吉川英治

短篇故事集

译言古登堡计划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吉川英治

短篇故事集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吉川英治短篇故事集·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日]吉川英治

译者:梁琼月 陈平 高振丽 徐莹 等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吉川英治(1892-1962)，被誉为“国民作家”和“百万人的文学”，工于历史小说，以通过独特视角改编史书闻名。吉川自幼接触中国古典文学，汉文学功底深厚，自20世纪30年代起，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志》、《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均备受推崇。其中尤以《宫本武藏》文学地位最高，吉川近二十年以笔修练的小说之道，加上广阔的人文角度，罗织历史人物的全真面貌，描绘出宫本武藏“剑禅一如”、至真至性的内心世界，既充分表达了大和民族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又在结构上暗合西方中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恢宏大气，被译为中、英、德、法、意等多国文字享誉全球。吉川《三国志》也成为日本人了解中国历史的启蒙书，根据吉川《三国志》改编的漫画和游戏在日本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三国热”。吉川英治全集一再出版，历久不衰，通过吉川的作品研究日本哲学思想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学者更是数不胜数，可见作品的文学价值之高。依照吉川英治遗志于1967年创立的“吉川英治文学奖”，是目前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之一，该奖作品都是历史题材，司马辽太郎、渡边淳一、林真理子等日本名作家都曾因获此奖而备受瞩目。

作品简介

本书收录了吉川英治的6则短篇历史题材小说，《酱油佛》、《下头桥的由来》、《侠盗治郎吉》、《大谷刑部》、《脚》和《鬼》。本书像是一幅壮观的浮世绘画卷，故事场景生动，人物刻画鲜明，情节更是跌宕起伏，读者可领略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更可体会武士们的快意恩仇，享受酣畅淋漓的文化体验。尤其故事结尾戛然而止，读者更能张开想象的翅膀，恣意书写自己专属的续篇。

译者序

作者：梁琼月、陈平、徐莹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本书是我们团队为各位真心呈现的作品，也许这不是最好的译本，但我相信，感动我们的文字，同样能够感动您！

先看《酱油佛》。赌吃东西不足为奇，可您听说过赌喝酱油吗？小说的主人翁左次郎为报家仇，离开故乡来到江户，以帮工过活，却碰上了擅长赌喝酱油的传公。本篇作品虽以“酱油佛”为题，却与玄幻无关。作者描述了一段赌喝酱油的传奇故事，又为家仇的始末埋下伏笔，结尾更是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下头桥的由来》主人翁岩公，堂堂武士却自愿成为乞丐，每天都在一座横跨石神井川的便桥下，向行人低头行礼千万遍。他行礼虔诚、热心助人，进而受人敬重，可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恩怨纠葛，危险陡然而至。故事中朦胧的恋情和血腥的仇杀相交织，短短数千言，道不尽唏嘘。

喜欢侠客风骨的朋友们都知道，各国文学作品里从来就不缺少侠盗的身影。《侠盗治郎吉》中的治郎吉是个多情而有义、虚荣却有道的大盗。治郎吉在大阪巧遇心上人，而后挺身相救，最后消失在暮色之中。文中采用生动的对话及动作描写，将“鼠小僧”治郎吉的亦正亦邪描绘得立体饱满。文章节奏紧凑，结尾更让人意犹未尽。

接下来《大谷刑部》一文带领我们走近战国末期的风云。作者以大谷吉继为主人翁，以关原之战为背景，讲述了大谷吉继受到刎颈之交、石田三成的起兵邀请，经过一番心里挣扎，最终决定为好友而舍命参战，文章运用了大量对话和心理描写，为大家塑造了一位忠肝义胆的英雄人物。

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让梦想变空想。《脚》的主人翁彦太是个热血青年，怀抱着做武士的梦想来到江户，却在伯父的反对下活成了一副空壳，梦想随着路人们形形色色的脚而褪色，败坏的社会风气最终让他幡然醒悟，夺门而出、追梦去也。文章巧妙地将幕末时期的大事件与主人

翁思想的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篇关于梦想与现实的文章。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年轻时的梦想，实现了吗？

最后请看《鬼》——标题党们又输了，本篇作品可不是神鬼传说——主人翁栋方与右卫门身为武士，因一念之仁辜负君命，一度被戏称为“米虫”、心怀武士之魂的他为完成治水大业造福一方百姓，与天斗、与人斗、与己斗，最终实现夙愿，却在最灿烂的时刻如同樱花一般凋谢。作者塑造了一个硬朗的武士形象，“铁石心肠便是鬼，不变成鬼不成事”的理念贯穿全篇，荡气回肠。

不论是辗转报仇、一心逐梦的小伙子，还是忠肝义胆、正直硬朗的武士，抑或是亦正亦邪的侠盗，吉川英治笔下的人物就这么生动地跃然纸上，演绎着不同的人生。

酱油佛

一

梅雨季节会要人命？……

聚集在帮工中介人铜锣店龟老板的屋子里的七个帮工，因为下雨，十天没能出工。大家都像婆罗门的苦行僧一样，饿得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

左次郎在角落里睡着。

他蜷缩在薄薄的被子里，眼里透着怯弱，听着大家闲聊，完全没有觉得厌倦。

在这间屋子里，大家的话题除了女人就是吃，尤其是，十天都接不到工的时候，一谈到吃就没完没了。阿勘、阿竹、由造、阿丑、阿六、三公，大家都一副饿死鬼的样子。

“说什么傻话，又不是怪物，一个人怎么可能吃得下三十碗荞麦面外加四十五个笹屋的鲭鱼寿司！”

“不，想吃的话，还是吃得下的。”

“拼命吃也吃不下啊。”

“不，吃得下！”

“吃不下！”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最终，话题由一开始的吃东西转向了赌吃东西。

这时，三公说道：

“在我老家，好像就有人赌过能不能吃下一筐橘子。”

“不就一筐橘子吗，我现在就可以在这儿吃给你看。”

“橘皮、筐子和绳子，也都要吃干净呐。”

“这、这也太乱来了，没法赌。”

“但是，有个人愿意吃还赌赢了，奇怪吧。不过他提出了个条件，就是不限吃法。”

“那，后来他吃了吗？”

“他在吃橘子之前，烧掉橘皮、绳子和筐子，再把灰搓成丸子一转眼就吃光了。和他赌的那家伙下注五两，输得倾家荡产。”

三公话音刚落，阿丑迫不及待地撅起了嘴，趾高气昂地说：“那算什么，说到赌吃东西，这个名册可没有假。”

独自睡在角落的左次郎，也像看稀奇一样地伸出了缩着的头，只见阿丑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袋，抚平了褶皱给大家看，上面写着“天下泰平鼓腹击壤，大江户大胃王名册”。

那正是用一小截写着名册的废纸做成的。

二

这几年，在柳桥[注]的万八和中洲[注]的芝清等地，虽没办过赌食大赛，却也举行过几次竞食大赛。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对外是驱逐黑船，国内则又是佐幕派、又是尊王派[注]揭竿而起的，搅得百姓不得安宁。尽管禁令不断出台，可烟花柳巷的私娼也不见减少，神社、寺庙发行的彩票还在暗中流行，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万年青，勒索欺诈在城中横行，淫画淫书继续秘密发行并且销量甚佳。

江户的世道人心不古，在铜锣店龟老板屋子里的帮工们虽净是聊着吃的话题，但箪食壶浆的生活实则与他们毫无瓜葛。

所以一看到名册上用勘亭体印刷的“天下泰平鼓腹击壤”这几个字，

就不由得想拍案而起——这种让人火大的名册怎么可信？

但就算不是因为怪人之间风靡的竞食大赛，赌食最近也在帮工们之间成了一大潮流。因而他们将废纸上的头几个名字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对于吃完十张米饼、二升煮红豆获得“大关”头衔和嚼完十六根腌萝卜获得“小结”头衔的人[注]，不由得心生敬意。

其中，有一个名字被做上了比赛中暴毙的记号。

“哎呀，这家伙，只喝了七合[注]酱油就死了。”

三公发现了这个带有点虚幻色彩的名字，看着它不由得笑出声来。

年长的由造则煞有介事地摇了摇头，说道：“不不，喝了七合酱油算了不起了。”

“有啥了不起，就七合酱油，当酒喝呗。”

“胡说，酱油与酒不同，喝下四合就会两眼发花，突然一下热血上冲便会不省人事。我也赌过一次喝酱油，喝到二合五勺[注]就流鼻血了，剩下的二合没喝下去。那要是喝下七合，不死才怪。而且要是喝其他的还好说，偏让他喝酱油，那裁判真是不明事理。”

“也是啊。”

大家都对由造的知多识广感到佩服。但是只有一人并非如此。那就是比较沉默的阿六。

“你不知道，我有一次帮工去过滨町的沙场，在那里有人可以面不改色地喝下一升。”

“喝酱油吗？”

“是啊。传闻有个男人，若是赌喝一升酱油，他一定会一口气喝下，赢得赌注，搞得谁都不敢跟他赌。”

“那真是奇怪了。他还活着吗？”

“活得好好的。他每天都会去沙场或深川[注]的佐贺町河岸边卸货呢，是真的哦。”

“骗人的吧，那可是酱油啊，喝下去一升还不得闹出人命来啊？”

“可现在确实有证据证明他还活着。你要觉得是骗人的话，就去和他赌赌看啊。”

“好，我一定会去的。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佐贺町，说到赌喝酱油的传公，没人不认识。但是赌小钱的话，传公是不会理会的。”

“赌一朱[注]二朱吗？”

“总之，工地里没有十五、二十人打伙凑出个二三两，或是钱凑不齐一捆，传公是绝对不会赌的。”

“传公夸下如此海口，万一输了怎么办？就靠在岸边卸货和在沙场帮工，他一个人拿不出二三两吧？”

“但是，听说那个叫传公的家伙，有不少钱呐。”

“嗯……”

“所以，不管谁都很轻易地输了，还直呼上当，有趣极了。”

“好过分的家伙。”

被大家的笑声引得，左次郎也不小心在被窝里偷笑了起来。

“哎呀，你在呀？”

“在。”

“好好的小伙子，怎么病快快的。雨过之后，明天就能开工了，打起精神来，振作些。”

“多谢关心。大概是休息了一段时间的缘故吧，身体有些痛……”

说完，左次郎又钻进被子里缩成一团，只露出干燥的刘海。

“左次”从隔窗那边传来了铜锣店老板娘的声音，“老板喊你呢，让你到里屋来一下。”

三

“你是武士家的公子吧？”

左次郎刚坐到铜锣店的龟老板面前，就被这么问道，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看上去这么像吗？”

“没错。”

说完，龟老板抽起了烟，等着正在打包典当物品的老板娘出去。

看来龟老板的米筐也空了——左次郎边想边盯着龟老板脸上被称为“铜锣”的麻子。

“冒昧问一句，你不是肩负着什么深仇大恨吧？”

龟老板突然压低声音问道，左次郎慌忙说道，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样的事。”

“但你是武士的儿子吧？”

“是的……”

“你多大了？”

“我十九岁。”

“看你这苍白瘦弱的身子骨，帮工的活儿负担很重吧。你到我这儿来差不多两个月吧，就算两个月好了，你干活这劲道让我很佩服啊。可我觉得若没有什么支撑的话，这是没法坚持下来的……”

左次郎拨着榻榻米上的灰尘。

脏脏的帮工服上随意绑着腰带，看上去衣衫不整，但衣襟深处露出的白皙皮肤，在这个帮工屋怎么也能算是鹤立鸡群。

“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更该说了，你告诉我其实也无妨。虽然我也帮不

上什么忙，算是江户人根深蒂固的脾性吧……就是忍不住想要问你。”

“那我就说了，老板，请对他人保密。”

“我怎么可能对外多言呢。”

“其实我是为了寻些东西，才告别主上，来到这里。”

“就说吧，我果然没看走眼。那你的故乡在哪儿？”

“在因州，侍奉鸟取的池田家。家父身为纳户方注，俸禄七十石注，但前不久过世了，家道也就这么没落了下来。”

“净说些没出息的话，难道不让你继承家业吗？”

“也并非如此，这要说到大约六年前，我的养母阿咲带着一名家仆去了京都，却一去不回。当时，他们保管了同乡重要人物的二百两金子，受托出发去换取乌丸注的某家答应转让的元赟烧的花瓶和越南绘的壶。”

“原来如此。”

“然而足足过了六年，养母阿咲和同行的侍者一平，非但没有回鸟取，还渺无音讯。这让贫困的家父很是为难。”

“那也是啊。”

“再加上家父天生体弱，又因此事而心力交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么说来，出金子那边和转让越南绘的壶那边，至今都没了结这件事吗？”

“其中一边是家父的上级，倒也没催得太紧。只是家中注议论纷纷，再加上，元赟烧和越南画的壶又是主上之前便得知、还说想要亲眼一见的艺术品。事到如今，养母没有拿到壶，也不敢空手而归了。”

“原来是这个缘故，确实是个麻烦事。这么一来，你也不能顺理成章地提出继承家业了。”

“就是啊。其实我也很为难。如果是亲生母亲的话，我还能知道些她的禀性。可我这养母只是从我十二三岁起，才一起生活了两年左右罢了。”

“家中都议论了些什么，多少也该听到了些吧？”

“他们说……”左次郎突然沉默起来，低下了涨红的脸说道，“阿咲夫人是不会回来了，她和家仆一平从前开始就关系不一般，已经超越了主仆间的那种亲密。而家父患病也有很长时间了，出现那样的传言也不是空穴来风。”

“嗯，嗯，大有可能啊。”

精于世事的铜锣店龟老板似乎也是那么想的，遂点了两下头。

“左次，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故乡呢？”

“那是因为有传言说他们在江户。”

“两个人吗？”

“是的。”

“但是，已经过了六年，就算找到了他们。他们一是不会随身带着越南绘的壶，二是万一他们说拿不出钱呢？到时候你又能怎么样？”

“武士是很讲究的，家中都说，左次郎你到了十九岁，就要去为父报仇，可不能放过那个没品性的养母等等。而亲戚们也说，反正追不回那二百两金子了，越南绘的壶那事又传到了主上的耳中。如果不能拿到壶，至少要带回家仆一平的首级，这样才好有个交代。于是，我就出发来江户了，途中盘缠用尽，又没打听到养母阿咲和一平的住所，走投无路，这才来投靠老板您来了。”

“是啊。比起价值二百两的越南绘的壶，还是找到那个叫一平的，取下他的首级回去更像是武士的做法。而且不要钱的东西更容易到手。”

“但真是不凑巧。”

“什么不凑巧？”

“可能是家父身子骨弱的缘故，老板您看看我，也是这么瘦弱。能不能报仇成功，我心里实在是没底。”

“喂喂，左次，即便是七十石的小俸禄，你也是武士的儿子。振作些啊振作些。觉得自己身体弱的话，就在帮工赚钱时，用扁担好好锻炼嘛。倘若对手是剑法高明的流浪武士，或许会有些麻烦。但你说，他以前是做家仆的。那甭管他多结实，也不会厉害到哪儿去。你要是知道他下落了，告诉我一声，我也来帮你一把。”

铜锣店的龟老板很是有干劲。

梅雨看着就要结束了，估摸着明天能开工，龟老板让从当铺回来的老板娘买来了酒。

喝了酒去了湿气，在鼾声起伏、横七竖八睡着帮工的屋子里，只有在角落里的左次郎还睁大着眼睛。

后来，刚以为他睡着了，却又不时地听到他在说梦话。

四

屋子里最活跃的三公有些垂头丧气。

每天都出去劳动，但既不去澡堂，也不去摊边吃寿司，只是叼着烟管，独自郁闷着。

“喂，你怎么了？”

阿丑和由造问他时，三公才道明了缘由。

“说实话，我被摆了一道啊。”

“被摆了一道？怎么回事？？”

“和传公赌喝酱油赌输了，之前预支的钱全没了。”

“你这家伙！”

有人从背后打了三公一拳说道。

帮工兄弟们笑道：“谁让你瞒着我们，一个人跑去赌，遭报应了吧。活该。”遂合伙为三公凑了点小钱。

于是，当场就凑齐了烟草钱。三公马上就精神了起来。那天晚上大家闲聊着，睡觉前三公讲到了赌酱油的事。

“前天，我在深川的工地做工，那个传公也在。要是没赌就好了。午休的时候，有人说，‘喂，传公，你能喝个一升五合的话，我就赌二两’。但阿传那家伙，爱理不理地说，‘喝一升五合的话就得赌五两’。最后折中赌喝一升三合，这赌局算是成了。可二两也不是小数目，提出要赌的这边，人数不够凑不足钱。于是，我也被拉去凑份子了。”

“那后来传公喝得怎么样？”

“碗里倒了比平常多三合的酱油，传公很漂亮地一口喝干了。还说‘今天二两已到手，我先走了’之类的风凉话，只干了半天活便走了。”

“真是可怕的家伙。”

“光是听听就觉得恐怖啊。真是的，也为我想想啊。真是咽不下这口气，今晚算是睡不着了。”

“算了吧，就当个教训，以后别赌了。”

“我还就杠上了，下次要赌个一升五合，不让那家伙喝吐血我不解气。”

“但是，好奇怪啊。”

还以为由造已经睡着了，但他冷不丁在背后嘀咕了一句。

“先不说输赢，他那样喝还能活着才不可思议呢。不管怎么说，他只是个普通人啊。”

打那之后，左次郎经常听到大家谈论赌喝酱油的话题。久而久之，他几乎每次出去帮工时，都会搜寻传公的身影。但尚未见到过一次。

这天轮到左次郎去滨町的沙场帮工。

因为这些劳动都是粗活，帮工们多是身强体壮。

因此龟老板在派活时总是袒护着左次郎，有意不将他分配到这儿来。但这次暂时没有其他的出工地，就让左次郎稍微将就将就。

用于修葺外城郭的玉川沙是从这个河岸打捞起来的。

负责修葺的工头在河岸边支了张折叠椅监视着整个工地。

沙场帮工们的工作就是每人挑二百担沙石。从船上向河岸每挑一担，就能从工头那儿取到一根竹片，作为日终领薪的依据。

体力好的人可以干一人半的活儿。

因为按工计费，大家都自顾不暇。

工人们拧汗水如柱的样子，砂石的声音，脚步声，号子声，所有的一切形成了一种律动。

“蠢货！你在搞什么！”

陆地上的沙堆处突然传出了粗暴的喊声。

“你这小子怎么回事，从刚才起就一直在我前面摇摇晃晃，都挡到后面的人了！”

“对不起，我还没适应。”

左次郎喘着气，脸色变得苍白。

“笨蛋！知道不适应，就别厚着脸皮来这儿赚钱了。你这没骨气的是哪里来的啊？”

“铜锣店的龟老板家。”

“铜锣店的帮工屋里也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家伙啊？明天给我好好地吃饱了再来！”

早上还只过了二刻[注]，左次郎的肩膀就脱皮了，并感到火辣辣的。他装作是在擦汗，其实一直不停地在抹着眼泪。

虽然已经很小心翼翼了，但连续四小时的劳动，早就让他腰上的骨头超过负荷。这次又咚地一声把扁担掉在了不知谁的脚下。

刚反应过来，就听到有人吼道，“你这瘦蛤蟆！”

随即左次郎就被人从沙场的箱斗上踢了下去。

一个男人看到了这一幕，朝着踢完左次郎就走了的帮工背后叱喝道。

“喂！喂！别这么不成熟。他还只是个孩子呢。多少包容一下啊。”

这个男子果然也是沙场的帮工。

他来到正在揉着腰、神情有些恍惚的左次郎身边。“这位小兄弟，我会帮你的，别泄气啊，继续干。你把竹篮的绳子这么绑着不好迈开步子，拿过来，我帮你重新系。”

说着，他将自己肩上的担子放了下来。

五

男子在那之后一直很亲切地走在左次郎的身后。

左次郎将扁担稍微往前一挑，男子在后面帮忙拉住后篮绳子的一端。这样一来，他觉得比刚才要轻松，脚也听使唤了。

“多谢你帮忙，这次轻松多了。”

吃午饭时，左次郎走到男子身边，又一次表达了谢意。

他抱着装有三人份午餐的便当盒，鼓着腮帮子，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说道：“你肩膀都成那样了，在沙场帮工太勉强了。”

男子的便当盒很大，人也健壮，长着强壮的肌肉。肌肉紧致健硕，骨架宽，身材高大。年龄大约在三十二、三左右。

左次郎觉得他浓密的腿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和炯炯有神的双眼，全都散发出一种亲和力，更显得他很可靠。

再加上交谈时听到男子略带因州口音[注]，就更使背井离乡还处于

此种处境的左次郎心生仰慕之情。

不经意看到男子吸的烟管，那是鸟取古市地区的特产漆革手工艺品。

“莫非你是鸟取出身？”

男子正用烟管扒着落到砂中的火星，听到这句话，突然抬起头：

“何出此言？”

“我看到你手上拿的是古市的漆革手工艺品。”

“啊，这个吗……”男子看着烟管说道，“这是四五年前，别人送给我的土产……这么说，你老家是鸟取的？”

“不是。”尽管是自己先挑起的话题，左次郎还是慌忙否认道，“我老家也不是鸟取……”

看到男子的脸色似乎稍有不快，左次郎就没有接着问下去。

但在下午做工时，男子还是对他很亲切。

从头到尾都帮着左次郎。

傍晚，男子说道：“喂，我把竹签分你几根，你拿到结账房去吧。”随即男子就把自己的竹片分给了竹片较少的左次郎。

虽然帮工很辛苦，左次郎却一天天地变得更加快乐起来。早晨，在去往沙场的河岸边，看到男子魁梧的身影，对左次郎来说已经是振奋精神所不可或缺的了。

就这样，正好在第十天，左次郎也渐渐习惯了沙场工作。

因为帮工屋在三筋町[注]，左次郎总是从大川端[注]到新堀[注]的那条路回去。但是这天受龟老板所托，绕道去本所的同行家传话，回来得稍微晚了些，刚走到被柳条的影子紧紧环绕的下水道边上。

“小哥……”

有人在低声呼唤着。

是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在柳树的阴影下招着白皙的手。

左次郎环顾四周，看到没人路过，就退了回去。在这一带，有夜鹰[注]出没。帮工屋里的人曾谈论过夜鹰的市价和夜间出没的女人们的各种传闻。当时左次郎虽然装作毫不关心，但出于好奇心，他都牢牢记着。

“小哥……”夜鹰吹着口哨勾引道，“小哥……过来。”

她向左次郎妖媚地笑着。

女人似乎有些年纪，很瘦，从左次郎饥渴又好奇的眼里看来，确实很漂亮。

左次郎的心比在沙场挑扁担时跳得还厉害，

他用干涩的声音问道：“多，多少钱？”

随后向被吸引了一样地走向女人那边。

但不知为何，突然间，“啊！”，左次郎惊叫一声，便全神贯注地、飞似得逃走了。

被左次郎的举动吓到的夜鹰，还以为有官兵来了，也咬着手帕，慌慌张张地朝附近的胡同跑了过去。

六

也不知是如何筹到的，铜锣屋的帮工们凑足了五两金子，抱着胳膊翘望着。

一看到左次郎回来了，

“喂，我们正等你呢。”三公马上来了劲般地说道，“你那一份也算进来了，知道吗？”

“我那份？什么我那份？”

“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发生什么事了吗？”

“因为太晚了，我一路小跑回来的。”

“那些都无所谓啦。这事儿不跟你说清楚就不好办了。”由造插嘴说道，“大家今晚硬是找老板提前预支了工钱，包括你的，一共七人份。钱就在这儿，你看看。”

“你们拿这钱准备干啥？”

“就当是同房兄弟间的应酬。”

“那倒是没问题。”

“从明天起，我们也会去沙场帮工七天。话说三公那家伙，怎样都咽不下那口气，说是要和传公再赌一次。所以大家都凑了份子，若是赢了，双倍返还。但是，若是输了可不许埋怨啊。”

帮工们兴致勃勃地说着赌喝酱油的事，可左次郎对此毫无兴趣。

听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钻进了被子里。

然后，在被子里，左次郎紧闭着眼睛，脑中浮现出先前那个夜鹰的脸。但是那张浓妆艳抹的脸在瞬间带来的强烈冲击，已经被各种疑惑给搅乱了，使他无法完整地回忆起来。

“不会吧！”

左次郎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一边对自己说道：“一定是认错人了，肯定是我多心了……再怎么说，养母怎么可能沦落成夜鹰呢？”

另一方面，他又马上想到：

“可是，还真像。尽管她浓妆艳抹，比六年前看起来还要年轻……”

七

左次郎始终想着关于养母阿咲、越南绘的壶和父亲临终时的事，结果那一晚整夜都没合眼。

到了次日清晨。

“我好像染上了风寒，想今天请假休息一天。”

左次郎对龟老板这么说道，便像只蓑虫一样又在被子里窝了一天。

屋子里的帮工们都陆续出工之后，铜锣店的龟老板也难得地顶着中风的身体外出了。

左次郎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考虑那些事情了。即便养母阿咲在江户，也不像是过得富裕的样子。而且就算在街上碰到了侍者一平，自己也无力报仇。左次郎对此心知肚明。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叔父面前再怎么辩解，也只会使自己更没有立场。

“干脆离开江户，一辈子都躲着叔父和鸟取的那些人吧。”

左次郎这么打算着。

可眼下又被卷进了喝酱油的赌局里，还从龟老板那儿预支了七天的工钱。除去手头的一点零花钱，可谓是身无分文，哪儿都去不了。

左次郎这人生性就是如此。他一个人闷着头想啊想。

不知不觉中，太阳西沉，从今天起去沙场帮工的那群人也陆续回来了。大家累得筋疲力尽，都没怎么说话。

“从明天起，我也和左次一样得风寒吧。不想再去工作了。”

不知谁大声地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像得了脚气症一样伸长了腿瘫坐着，连抢先去洗澡的人都没有。

这时，龟老板回来了，他慢慢地走了过来：“我有话说，大家围过来。”

说着，便一屁股坐了下来。

龟老板长满麻子的脸上露出严峻的神色，像闪电那样，不时地眨着右眼。

就像听到重整阵容的号令一样，大家一齐无精打采地端正了坐姿，只有左次郎没有起身。他也不是装睡，只是那时终于睡意袭来。

“怎么了，老板？”

“小子们，你们今天赌输了啊。”

一开始就被说中赌喝酱油输了钱，大家都像受到铁锤重击一样。

“是的。”

说着，六个人都沮丧地低下了头。

“怎么就这么老实，输了就这么一脸晦气，还去赌什么赌啊。”

“嗯……真是愧对您啊。”

“有什么愧对我的呀。你们真是的，都有胆量去赌了，哪有赌输了，跟蔫了的黄花菜似得，还紧咬着牙关默不作声的？”

“我们已经学乖了。虽然很不甘心，也只好作罢了。”

“别说丧气话了。要不明天，不，明天可能也太快了，过个四、五天我们再赌一轮去。”

“什么？……”

“我一定会让你们赌赢的。”

“说真的吗，老板？”

大家都跟复活了似的，“那老板，不好意思，这次用我们的苦力做抵押，请借给我们十两。然后，不管那混蛋愿不愿意，我们也要提出赌二升五合，看是我们饿死还是传公那家伙吐血。最后这一把算是赌定了。”

“好！就算是去当，我也给你们凑出这十两。”

“感激不尽啊，老板。”

“但是，按之前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那……有什么办法吗？”

“不妨跟你们说吧。看到你们无论如何都想支着五两，我就觉得有蹊跷。所以今天你们出工后，我也去沙场看了看情况。”

“那老板你也看到了午休时的赌局了？”

“嗯，看到了，确实了不起。那样下去，不管是赌喝一升还是一升五合，不用半天就会输光吧。”

“是吗？”

“我好歹是因为好赌吃过亏的人，年轻时的教训还没忘记。看到传公在赌赢之后，歇了半天工，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回去了。我就紧跟其后，向街坊问了些他平时的行径。所以今晚回来晚了，不过我带了土产。”

铜锣店的龟老板说着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他脸上的一粒粒麻子也像笑开了花一样。

那之后大约过了三天。

“左次，今天人手不足，就算你不依也给我去出工。”

龟老板这天也要准备去工地，一大清早就来到左次枕边如此说道。

八

因为工作的地点有两处。阿竹、阿六、阿勘、由造和龟老板五人在两国(注)转了方向，只有阿丑、三公和左次郎来到那个沙场帮工。

由于身材高大的关系，那个拿着漆革烟管、为人亲切的男子的身影马上映入了左次郎的眼帘。

看到左次郎和那名男子很熟，趁着干活的间隙，三公便问道，“左次，你和那家伙很熟吗？”

三公很不服气地盯着他。

左次郎想也没多想便点头答：“是啊，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亲切的人。”

“啧，你在说什么啊！”

左次郎以为会被踢倒，就急忙向后退了退。

其实，左次郎也知道不与同屋的帮工一起吃饭不合适。但因为发生了刚才的事，他就拿着午饭走到许久未见的男子身边，大口大口地吃着。

看到这一幕，正在吃饭的阿丑和三公是越嚼越来气。

“喂，传公，来赌个二升五合。”

说着便挽起袖子走到他们面前来。

“传公？……”

左次郎突然偷瞄了一眼身边男子的脸。

男子用手指夹着那个漆革的烟管，向说话的人脸上吐了一口烟，抖动着肩膀笑着说：“啊，今天就免了吧。”

“你可别想逃。之前你不是还放话说，赌五两、十两都行，但就算沙场的帮工们全都出钱，也凑不出那么多吗？。”

“愿赌服输，别输了就乱嚷嚷。”

“你，你说什么。我还就告诉你，不就五两小钱吗，输了就输了，赢了就赢了，我一点都不在乎。”

“哟，真是阔气呀。”

“这叫志气，看是你吐血还是我们饿死。来，赌吧！”

“不赌，我拒绝。”

“不赌？为什么不赌？”

“为什么？就凭你们两个耸着肩膀说大话，没有钱，我干嘛非得跟你们赌？赌喝酱油是要豁出性命的，又不是喝午茶。夸大海口要赌二升五合的话，先去把出钱的人给我找来。”

“你这个混蛋。”

三公脸涨得通红，将两手伸进怀里。

他一下子拉开衣襟，还以为是想给大家看浴火俱利迦罗注纹的刺青。

“你自己说的话可别忘记啊。我虽不是梅忠注，但这钱可绝不假，小心闪瞎你的眼。”

于是三公将从龟老板那儿筹到的十枚金币砸在传公面前。

九

左次郎屏住呼吸，真是坐立不安。

这个对自己很亲切的男子，竟然就是赌喝酱油的传公。

可即使他就是传公，也丝毫没有减少左次郎对他的好感。反倒是三公这装模作样的说辞，让左次郎有些厌恶。

“赌局又开始了！”如此喊着蜂拥而来的帮工们都是曾经在传公手上赌输过的人，看到三公模仿梅忠对传公说了些狠话，他们纷纷拍手助阵。

传公默不作声，突然从沙堆上站了起来。

“好，赌就赌。”

“那你也拿出来，现金十两，有吗？”

“哼……”

传公从烟管中取出十两，

“上面全是粘的烟粉。好好擦擦去吧。”

“可是赌二升八合哦。”

把传公逼得无路可退之后，阿丑在之前说好的二升五合上又加上了三合。

“好啊。”

传公毫不示弱。

真是了不起，就像武士在决斗一样——左次郎深感佩服，竟看传公那英勇的身姿给看入迷了。

马上就有人跑去了酒屋，也有人找来了量器，还有人招呼更多人过来围观。如此喧闹，使得在小屋负责修葺工程的监工、河边岗哨的看守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也朝着人群这边赶了过来。

“在我说‘好'之前，可不许喝哦。”

传公换了个坐处，在两块叠起来的大谷石上，悠然地坐了下来。

然后注视着大河良久不动。

到了这时，连喝倒彩的人也没有了，刚开始时还有人说，“无知也有个限度，赌喝酱油那种傻事，有什么好玩的。”

现在则是连苦笑着说出这话的监工们也变得异常紧张起来，眼睛一眨也不眨。

“好了，喝吧。”

话音刚落，传公就已经将脸埋进了大碗里。

咕噜，咕噜，黑色的液体似乎像波涛一般涌入传公的腹中。大家都无暇思考，只是膛目结舌地望着。

“多谢，今天又可以歇半天工了。那我就收下这十两了。”传公将二十两塞进了烟管中，对着还未回过神来的那帮人说道，“再见了。”

随后，传公露出了欣悦的表情。

十

传公也有家人。

他的家要走过铺满玄蛤贝壳的路，在高桥[注]附近的胡同里。

刚走下穿越大河的渡船，传公的举动就有些怪异。与之前悠然自得的样子截然不同。

他匆匆忙忙地径直朝自己家里走去。

家里似乎住着女人，但好像出去了，只看到那里放着平时穿的和服长内衬。

传公进门后马上脱下帮工时穿的衣服。然后，伸手取下挂着的浴衣和一条毛巾，大步走出胡同。匆忙赶到街角的澡堂，用手推门，只听到沉闷的声响，门却没开。

“奇怪……”

一看才发现，平时挂着的写有“千鸟澡堂”的门帘已经收了起来。

“啊！打烊啦！”

传公急得赶忙离开千鸟堂，又飞奔去了下一家澡堂。

但是，那一家的门帘也收了起来，大门死死地关着。

深川这儿住着很多帮工。中午和早晨，澡堂是不可能歇店的。他想起后街还有一家喜撰澡堂，一溜烟地冲了过去。

“打烊了！”

传公惊慌失措起来。

他脸色大变，一边不停地敲着澡堂的门，一边大声嚷嚷着，可是连小桶的哐当声也听不到。

“啧！”传公跺了跺脚，又向奔马一般地冲了出去。能想到的澡堂就

只剩附近的小町澡堂和丰风澡堂两家了。

“什么，又是歇店！”

他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到下一家一看，就像是事先说好的似的，这里果然也挂着歇店的牌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传公头脑混乱起来，他按着头思考着。今天可不是休息日！就算是澡堂的休息日，也不可能到处都歇店。

然后传公像失去心智一样，瞪着充血的眼睛到处走着搜寻澡堂。他已经忍不住头晕想吐了，两手抱着头，脸色变得苍白，刚一冲进自家门。

“呜……”

传公的身体就像紧绷的弓弦一样向后一仰，抱着柱子倒了下去。

十一

“那家伙，唯独今天，看上去特别慌张呢。”

在蛤蜊火锅店的里间，城内的头面人物笑着说道。

“真是感激不尽。多亏您我们才得以一雪前耻啊。”

铜锣店的龟老板带着手下四人，一齐向他道谢。

今天各澡堂的歇业，就是这位头面人物周旋的。当然拜托他这么做的正是龟老板。

要说为什么会注意到澡堂呢？那是因为打听到传公在赌喝酱油后，一定会歇半天工回家，然后马上去附近的澡堂。

在向澡堂的老爹打听时，“啊……”老爹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奇怪呢。每次阿传一冲进来，就跳进热水里浸泡很长时间，后来水就变得很脏，而且带有咸味儿。哎，居然是赌喝了酱油，原

来如此。”

关于热水的效能，老爹进一步解释道：“住在山上以蛇为食的人都知道。比如说，吃多了用蟒蛇做的酱菜之类的，就要坚持泡在热水中，把过剩的养分和盐从全身的毛孔逼出来。传公的那个办法一定是由这里来的。听说在万八的竞食大会上有人喝了一升死掉时，我还以为江户的人很没头脑呢。”

听了这些，铜锣店龟老板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拜托城内的头面人物出面周旋，让所有澡堂全部歇业四小时。

一帮人在那儿刚热热闹闹地喝了一杯。

“不好了，传公吐血死掉了。”

有人来报信说道。

谁都压根儿没想到这一赌会喝死传公。

“什么！”众人脸色大变，全站了起来。

“他死了，要尸检就麻烦了。总之，不能丢着不管。”

事到如今，头面人物和龟老板虽吃惊，还是沿着铺满玄蛤贝壳的路，去了胡同深处的传公家。

脸上的浓妆都已经花掉的女人，正伏在传公身上哭着。

虽说是自作自受，却也觉得可怜。听着女人缓缓道明事由，铜锣店的龟老板着实吃了一惊。那个女人，就是之前左次郎提到过的养母阿咲。

那么说，难道——想到这儿，龟老板就问到传公的事。原来赌喝酱油的传公是到江户后改的名字，他本是左次郎父亲的侍者一平。

但是，一平自从开始赌喝酱油之后，身体和容貌和以前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至于左次郎没有认出他来。

阿咲毫无隐瞒地交代了一切。

她说自己就是如今在下水道边勾引过路人的夜鹰。

要说为何两人又出卖身体又赌博地去赚钱。原来，两人是想换回元赟烧的花瓶和越南绘的壶。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再一次回到鸟取。

最初在家乡受托所保管的钱，途中阿咲一个不小心，便被扒手偷了去。侍者一平出于同情，就打算带阿咲去自己家乡想办法筹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等等全部都落空了，也失去了回鸟取的时机。

而且单单干苦力的话，花一辈子都很难赚足那几百两。一平就动了歪脑筋，便开始赌喝酱油。阿咲则抱着就算是出卖身体，也要赚足钱的心情，委身做了夜鹰。其实，换越南画的壶的钱早就赚足了，甚至还有结余。

但是，看到超出的钱越存越多之后，一平和阿咲突然变得再也没法回头，只是一心想着赚钱了。

后来，两人终于跨越了主仆的界线，成了夫妻。那是去年的事了。

阿咲说的似乎句句属实。

铜锣店的龟老板很想尽快告诉左次郎这次的奇遇。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喊了轿子赶回店里去。

但是，左次郎在白天劳作去过沙场工地之后就消失了身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回铜锣店的帮工屋。

1. 柳桥：日本东京都台东区南东部的地名，源于神田川与隅田川的交会处上游的一座桥名。江户时代之后，该地区发展成了红灯区。（译注）

2. 中洲：日本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隅田川西岸、新大桥南方处填海而成的陆地。于安永年间（1772-1781年）完成，发展为纳凉地和红灯区。中洲新地，俗称“三股”。（译注）

3. 佐幕派、尊王派：幕府末期出现的两大政治派别，前者继续支持江户幕府的存在，后者主张对天皇效忠。（译

注）

4. 大关、小结：原指相扑力士的头衔，此处用于大胃王的头衔。（译注）

5. 合：计量单位，一合为一升的十分之一。（译注）

6. 勺：计量单位，一勺为一合的十分之一。（译注）

7. 深川：日本东京都江东区西部地区的地名。（译注）

8. 朱：江户时代的货币单位。一两的十六分之一，一分的四分之一。（译注）

9. 纳户方：江户幕府的官职名。负责管理将军家的金银、衣物、日用器具，以及贡品、赏赐的管理。同时，各大名门下也设有该官职。（译注）

10. 石：用于表示大米数量的计量单位。1石等于10斗，约180升。也用于表示大名以及武士封地上公认收获稻米的数量。（译注）

11. 乌丸：京都地名。（译注）

12. 家中：江户时代指支配大名领地（藩）的组织，或侍奉大名的武士（或藩士），亦可指大名的领土。（译注）

13. 刻：江户时代的时间单位，一刻即为现在的两小时。（译注）

14. 因州口音：今鸟取县古幡市一带的方言。（译注）

15. 三筋町：日本东京都台东区的地名。（译注）

16. 大川端：隅田川下游右岸一带的统称。（译注）

17. 新堀：日本东京都江户川区的地名。（译注）

18. 夜鹰：在近代日本江户（今东京）以卖淫为目的站在街口揽客的妓女。（译注）

19. 两国：日本东京都墨田区、两国桥附近的地名。（译注）

20. 浴火俱利迦罗：俱利迦罗龙王，是不动明王的化身，它的形象通常为一条被火焰包围的龙，立在石头上缠着一把宝剑准备吞下去的样子。（译注）

21. 梅忠：歌舞伎剧目《梅忠》的主人公。（译注）

22. 高桥：日本东京都江东区地名。（译注）

下头桥的由来

饭桶

十八岁的阿次为了做个合格的新娘，去巢鸭村学习千阴流注书法已经有两年了。

两年来，每当出门的时候，她总会往腰带里放一枚有孔的宽永通宝，从未忘记过。

她每天如是，还在心里说服自己：

“没有那么拼命的乞丐了。”

乞丐岩公每天都抬起让人哀怜的双眼，在河滩上朝着路上的旅人拼命地低头行礼上百次，仿佛就是为了等着她的身影出现在便桥上似的。

“任谁都不会那样拼命行礼的啊。”阿次倒是期待着那样的行礼。

今天阿次也像往常一样穿过石神井川注，一边想着岩公应该在吧，一边向下张望。

虽然从没有说过一句话，可阿次心里却非常清楚岩公今天开心些什么，思考些什么，身体是好是坏。

——啊，小姐啊。

大概岩公也觉得向大家闺秀搭话很不礼貌吧，就只是通过眼神、行礼来和阿次打招呼。

咕咚，便桥下传来微微的落水声。

“哎呀。”

阿次慌忙抬手朝头发掠去，像要哭出来似的。

银钗沉到了河里。

母亲叮嘱过，那银钗出嫁之前都不许戴的呢——

这一段河流虽然是清澈见底的浅滩，河底的淤泥却非常松软，已经淹死过好多从便桥上不慎坠落的小孩了。

阿次只是悻悻地看着河水，但也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无精打采地离开了。原本在河滩上的乞丐岩公却慢慢朝着淤泥里走去。

“好深呀。”

河底很滑。

不过总算站稳了。

岩公像个挖藕人那样，上身沾满了淤泥，仍坚持不懈地寻找着银钗。

“怎么可能会没了呢，怎么可能会没了呢。”

他就这样一个人嘟哝着，连天黑了也不曾在意。

阿次练习完书法后抱着紫棉布包裹往回走，看到水獭似的身影哗啦哗啦在泛着星光的河里走动：

“呦，谁呀？”阿次睁大了眼问道，

“这不是岩公吗？在干嘛呀？”

“好奇怪啊，应该不会不见了呀。”

“什么？”

“小姐的银钗。”

“哎呀，你在帮我找银钗啊？那样的话就算了吧，河里那么冷，会伤风的啊。”

阿次再三劝阻，岩公只好一言不发地上了岸。

“谢谢啦。”

这是阿次第一次和岩公说话。

过了便桥，阿次回头一看，岩公在昏暗的河滩上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第二天，阿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吃惊道：

“岩公啊，你还在找吗？”

“应该不会不见了呀。”

岩公还是回了同样的话。

第三天、第四天，也都能看到他浑身墨黑，手脚并用地在淤泥里寻找银钗的身影。阿次见路上的旅人和当地人都觉得这实在有失体统，便说：

“已经够了，求你快收手吧。”

岩公并没有放弃，只是说着：“应该不会不见了呀。”

“我求你了，快收手吧，不然的话，明天开始我就不从这边走了。”

这么一威胁，第二天岩公终于又坐到了河滩上，身前摆着他的饭桶。

是贪欲驱使他那么做的吗？

不然的话，难道是脑子不好使？

阿次不知为何开始有点讨厌起岩公来了。

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了。冬去春来，萝卜花也开了。

练马[注]地区虽然盛产萝卜，当地却没有称得上泽庵酱菜[注]的批发商，而是由叫做樽屋[注]的世家兼营，她便是这一家的小姐。

暴雨一来，石神井川上的便桥就被冲走了。

新的便桥架到了离原来半町[注]远的地方。这段时间阿次过桥的时候都不再朝下看了，那天却不料听到河滩传来“小姐，找到啦！”的喊声，吃了一惊。

岩公拿着银钗跑上桥来。

“哎呀。”

“找到啦！找到啦！”

阿次不禁红了眼眶。

岩公把银钗递给了她，就满足地回到河滩边，坐到饭桶前，朝着后来的旅人身影低头行礼。

酱菜仓

岩公并非土生土长的乞丐，当地人对他知之甚少。可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见到他就会担心“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因为自从岩公流落到此地，就没再发生过偷盗和火灾。多亏他一直在石神井川旁，先后四次救起了落水的孩子。他还趁着人们熟睡之际，把垃圾都运到河滩边烧掉，再清扫干净。

“真是个奇男子啊，但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练马、板桥[注]一带的人们一有多余的食物，都会送去河滩边的拱形小屋。

岩公流落到此地也有十二三年了，不饮酒也不沾女色。大概三十四五岁的年纪，身体健康，相貌平平，个子不高，那圆脸笑起来让人觉得很是亲切。

村里的顽童们一边嚷着“臭石头——臭石头”，一边朝他扔石子，或是从桥上朝他小便。岩公却只是笑笑。此地是甲州大道[注]的后街，所以经过的旅人非常多。他们路过的时候见到岩公专心地低头行礼，心想“一文钱很便宜啊”，就从防雨斗篷的袖口投一文铁钱给他。

岩公数完上午收到的钱，就用稻草把它们串了起来。之后吃掉饭桶里的饭，伸长脖子喝几口河水。

那是个热浪阵阵、让人昏昏欲睡的晌午，便桥上站着一个旅人打扮的武士，一声不响地盯着桥下看，嘴里嘟囔着：“咦？”

岩公正仰着头“咕噜咕噜”地漱着口。

突然之间，那武士将外褂脱了扔到一边，在桥上大声呵斥道：

“呔，你小子不是佐太郎么！”

岩公口中的水“噗”地一下喷了出来。

“嗬，这么多年你销声匿迹，今天就拼个你死我活吧！”

说完之后武士就朝着河滩跳了下来。

岩公却像滚轮般朝桥上迅速逃去。

“懦夫！”

武士也赶紧飞奔跟上，但是街道上早已不见岩公的身影。

草鞋扬起白蒙蒙的尘土。

“老板，刚才有乞丐从这里逃过去吗？”

武士在居酒屋前气喘吁吁地问道。

“什么？没有？这畜生啊。”

武士折回头，朝着岔道里挂着苇帘的茶馆跑去。

“和你问个信啊。”

“嗯。”

在茶馆休息的町人[注]们附和道：

“武士老爷要问些什么呀？”

“刚才从那边河滩逃上来的年轻乞丐，你们知道往哪去了吗？”

“不知道呢。”

“奇怪……”

武士绕到茶馆背面一看，

“啊，在对面。”

武士把便桥的木板踩得咚咚响，一路追了过去。萝卜田里的白花散了一地，可以远远地看到岩公逃去的身影。

“嘿，佐太郎！”

武士急得跌倒了两次。

“你他妈还是个吃武士饭的男人吗？懦夫，给我站住！”

可岩公却头也不回地朝着练马的小村庄逃去。

水车停了下来，到处都是吵闹的鸡群扑腾着翅膀。

“胆小鬼！禽兽！给我回来！站住！杀我弟弟的仇人！害我妹妹的……”

旅人打扮的武士一边大声呵斥，一边愁眉泪脸。一路跑来满脸的汗水和尘土，那形象真够骇人的。

武士一直追到了看似世家的土仓，又莽撞地跑进了堂屋的前庭，右手提着白刃，随时准备见到岩公就砍。

樽屋一家因为阿次的婚礼在即，正在南廊下摊开已经做好的衣服。

“坏了！”武士慌忙逃窜。

“哎呀，快来人啊——”

一大群扎着缠头的年轻伙计从酱菜仓里跑出来大喊道。

“嘿，你个下等武士，疯了吗？”他们把武士拦了下来。

“我不是疯子，鄙人是小田原藩大久保加贺守注的侍从，叫冈本半助。刚才逃进那个酱菜仓的是邻藩秋山家的年轻随从佐太郎……啊，能给我杯水吗？”

“水是有的，就是你别瞎扯了。”

“岂敢——刚才有点语无伦次，那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我妹妹八重被那佐太郎所骗，竟离家出走。我弟弟想去把妹妹带回家，却被那混蛋所杀，妹妹耻于前非，自尽了。”

“啊？”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四处追踪弟弟妹妹的仇人佐太郎那混蛋。这次总算是找到了——藏在这地板下的叫花子，就是当年的佐太郎。有劳诸位，能钻进去帮我把他赶出来吗？”

无人应答。

阿次脸色苍白地躲在母亲身后，哆哆嗦嗦地听着。

“拜托各位了！一介武士，但求各位！”说完，报仇心切的冈本半助难堪地深鞠躬，双手垂至膝盖以下。

“可怜可怜我吧，请把他赶出来。”

但是，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诸位不答应的话，鄙人只好自己动手了，还请原谅我的无礼。”

“啊……”

阿次不由得踮起脚来。

于是伙计们回道：

“噢，且慢！”

“怎么？还要等什么？”

“那个乞丐，村里人都知道他不是那样的恶人。杀敌报仇是不足取的啊，还请饶了他吧。”

“住口！武士和你们町人是不一样的。你说佐太郎不是恶人，有什么证据吗？”

“因为，不管怎么想，他也不会——嘿！”

“好吧，既然你们拒绝，那我就只好守在这里，等那家伙爬出来了。”

“这也太乱来了吧。”

武士瞄到手边有根竹竿，抄起来就往仓库里一阵乱搅。

“佐太郎，给我出来！你死期到了！快出来受死！”

伙计们咂嘴道“大事不好啊！”，便上去抢夺竹竿。

“报仇雪恨是武士的天职，咱们虽不事稼穑却有天职在身。别碍事！闪一边去！”

伙计们故意推倒了一堆酱菜桶，想把半助赶走。

半助咬牙切齿的，怎么也不肯走。如果去附近的川越藩注出示复仇免罪状，办理正当手续，肯定能逮捕犯人，但要是佐太郎趁机逃走，那就前功尽弃了。

“要比耐性是吧？那家伙也不是铁打的。”

半助绕着仓库踱起步来，咬紧嘴唇，就好像要转上五天十天似的。

萝卜月夜

就算到了半夜，外面也还能听见半助“啪嗒啪嗒”的脚步声。

“阿次，这样的因果报应，你不高兴吗？”

樽屋三右卫门作为父亲，看到临出嫁的女儿如此消沉，既担心又有些不满。

仙山盆景、红白绉绸、柳樽[注]……客厅里摆满了她的贺礼。家里人依旧每晚都忙碌到深夜。

“没有。”

阿次故作笑颜，可笑靥里隐约透着几丝阴郁。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已经够好了啊。”

“有什么不满就说出来……哎哟……你怎么哭起来啦？”

“我……就是……和如此幸福的我比起来，他真是太可怜了啊。”

“谁啊？啊，你是说以后就留下祖母一人的事情吗？”

“不是，是……是岩公。”

“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乞丐岩公啊。哈哈哈哈，他可是个怪人呢。原来如此，岩公虽然也很可怜，但那也是恶有恶报啊。那个武士的顽强毅力，连我都佩服。到今晚都守了三天三夜了。”

“真是个讨厌的人啊。”

“作为武士，可是很了不起的啊。但是伙计们却赌气不愿交出岩公。你的好日子就快到了，真是麻烦得很啊。我打算明天就去说服伙计们交出岩公。”

“父亲可真是薄情啊。”

阿次装出要用袖子去打父亲的样子，摇着头抗议，

“不要，我不要交出岩公嘛。”

阿次哭个不停，三右卫门只当成是单纯的少女感伤，莫名地注视着女儿无尽的泪水，略为严厉地责备道：

“为何那般感伤？”

“但我就是有点难受啊——父亲大人，求求你了，救救他吧。”

“那可不行啊，武士老爷可是一直守在那儿呢。”

“但要是这样的话……”阿次撒娇着凑近父亲，将自己专心想到的好办法耳语一番。

“把庄吉叫来。”

没过多久，他在客厅里打了个响指。伙计庄吉和主人三右卫门窃窃私语了好久。次日早晨，庄吉和十来个扎着缠头的男子一起，把二十桶泽庵酱菜从仓库里滚出来。

“那些都堆起来，堆起来。”

“目的地是日本桥那里的大丸。”

大伙儿干劲十足地把酱菜桶堆到大板车上，再用绳子捆牢。阿次担心地从窗口看着这一切。

“那样厉害的武士都没有发觉，这下应该能成功了。”

“是啊。”

阿次凄凉地微笑着颔首。

阿次刚离开窗边，一直站在仓库背后守着的冈本半助便朝着路上追了出去，大板车在干燥的街道上跑着，扬起白蒙蒙的灰尘，半助一边追赶着一边大声呵斥道：

“仇人，佐太郎休走！”

阳光掠过刀刃，泛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伙计们大叫“追上来啦”，争先恐后地散开。

大板车的车把猛地坠地，半助提刀对着捆桶的绳子乱砍一气。一个空桶首先从像小山一样的桶堆上滚落下来。

那桶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朝前骨碌碌滚去，突然“嘭”的一声盖子就掉了，浑身是糠的岩公从里面窜了出来。

“混蛋——”

然后只听到奇怪的“咔擦”一声。

躲在田里偷看的伙计们不由得大叫出声的时候，岩公血淋淋的头已经不见了。

右手提着血刀，左手用力抓着刚砍下的头，冈本半助像疯子般一溜烟跑过田间小路。只留下那狂笑声在呆若木鸡的伙计们耳中回响——

“岩公被杀啦，岩公……”

村民们迅速聚拢来，极力咒骂那个武士。

他们把这无头尸体运回了河滩边的拱形小屋，有人说要留下来守夜。

这么一来，留在小屋中料理的男子有了重大发现，那是一个酒坊里用来挤酒糟的漆黑麻袋，袋子里塞满了岩公一直以来赚到的所有钱，那些他低头行礼挣到的钱分文未动，一串串的都在那里。

一数下来还真不少，竟然有七十四两多。袋子上有字，不愧是为武家效力之人所写，苍劲有力——

低头亿万遍以消罪孽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获得代官所(注)的许可后，村里很快将那七十多两铁钱用于修筑维护道路安全的桥梁工程上。

月色很美。

月光下的萝卜花和菜花也很美。

田里亮着一排灯笼，嫁去江户下町的阿次的轿子摇晃着到来。

“轿夫，停一下。”

原来是到了石神井川上。

在修了一半的便桥上，阿次叫停了轿子。叔叔姑妈们穿着带家徽的

和服围着轿子，阿次久久地凝望着萝卜花盛开的村庄。

“再见了。”

姑妈、媒人都跟在轿子后面悄悄落泪。

——岩公啊，永别了……

阿次从自己乌黑发亮的秀发中拔下了那根银钗，轻轻抛进了河里——银钗泛着微弱的月光沉了下去。

1. 千阴流：日本书法的一个流派，该流派视加藤千阴为鼻祖。（译注）

2. 石神井川：流经东京都的一级河流，是荒川水系的支流。（译注）

3. 练马：东京地区名，现在为东京都二十三区之一。（译注）

4. 泽庵酱菜：日式酱菜的一种，由萝卜腌制而成，据传由泽庵和尚始创。（译注）

5. 樽屋：江户时代最高级的三大市政官吏家族之一。（译注）

6. 町：日本古长度单位，约等于109米。（译注）

7. 板桥：东京地区名，现在为东京都二十三区之一。（译注）

8. 甲州大道：江户时代的五条大道之一，从江户经甲府到信浓国的大道。（译注）

9. 町人：江户时代住在城市的商人和手艺人的统称。（译注）

10. 小田原藩大久保加贺守：小田原藩，江户时代的一个藩，藩厅小田原城位于今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小田原藩藩主为大久保氏，加贺守是官职，守是日本律令官制下四等官中的最高级。（译注）

11. 川越藩：江户时代的一个藩，藩厅川越城位于今琦玉县川越市。（译注）

12. 柳樽：庆祝喜事和节日时常见的酒桶，酒桶上有两支长提梁，表面涂红色漆，刻画上喜庆的图案。（译注）

13. 代官所：江户时代管理幕府直辖地的机构。（译注）

侠盗治郎吉

立秋聊扰多情汉

澡池里不睁眼，也自知天下事。治郎吉这两个月来一直在有马的温泉疗养馆里装病掩人耳目，有道是“雁过留声，人行留影”，一旦从这里走出去，他便无所遁形了，这一点，他再明白不过了。

薄外套轻拂肌肤的触感，还有那初秋的风，会勾起与女人缠绵温存的念头，全都让治郎吉从乏味的世界里苏醒。

然而尘世纵然危险，他依旧眷恋不已，阔别尘世喧嚣的七十天后，他在一个清爽的秋日早晨离开了有马的槌屋。而和他在温泉疗养馆里熟络起来的澡堂女阿仙，则抱着他的一包行李送他，一直送到座头谷。

“就送到这儿吧。阿仙，明年再会。”治郎吉说道。

“不，还是送到武库川吧。”

阿仙紧紧地抱住治郎吉的行李，仿佛永远不肯交给他似的，走在长满鸭跖草的小路上。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但这样一来不是徒生依恋嘛。旅馆要是误会了可不行啊，就送到这儿，你回去吧。”

“所以说旅客都靠不住嘛。”

“退一万步讲，我也不可能一辈子留在有马不是？”

“请你把我也带到江户去吧。”

“你、你开什么玩笑？”

“我是说真的！好吗，治郎？”

走到看不见过往行人的地方，女人突然掉头扑到治郎吉怀里，紧紧

地拽着他薄外套的袖口。

“……好不好，治郎？”

“放开！”治郎吉冷冷地抬起女人扑到自己胸前的脸说，“真难看，有什么好哭的？”

“我也想去嘛。”

“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只要和治郎吉你一起就够了。”

“我可没答应过你哦。……哎呀，看人来人往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呐，你赶快回去吧。”

“不要嘛！……我现在突然不想回去了。请带我一起走吧，去哪儿都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看，我只要不妨碍你，带我走也无所谓吧。”

“说不行就是不行。”治郎吉无奈地说道。

这世上，澡堂女和客人的韵事还少吗？治郎吉心里开始有点后悔做出这等无聊至极、轻浮的事情来。

主要原因还是出在这个女人身上。像她这样的女人，留在身边只会后患无穷，纵然娇容月貌、倾心于他，他看也不看一眼。

“都叫你快回去了！”治郎吉一把抢过自己的行李，往前走去。

女人静静地尾随在他身后，一直走到能看见武库川的地方。治郎吉“啧”地咂了下嘴，说：“阿仙，你无论如何都要跟我走吗？”

“……”

“你啊，是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才会这么喜欢我。实际上，我可是偷遍江户的要犯，做的都不是什么好事，让人知道了不好，所以你和我之间的事，一定要守口如瓶，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我这可是为你

好。”

“这种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女人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什么？你已经知道了？”

“对啊，都不知道官差来过多少次有马，也不知道发了多少通缉令了呢。”

“哦？”

“每次官差来，我可没少被槌屋的老板探口风哦。有一次啊，我还被自身番[注]传讯问话，那次还挨打的呢。”

“那么，你明明知道我是个小偷还……”

“对啊，我就是喜欢你，喜欢你这个偷遍江户的‘鼠小僧’。”

“嘘……”

这女人嘴快，治郎吉突然握紧了她的双手。这时，从渡船上下来的旅客们，正络绎不绝地走上河岸来。治郎吉用身体推搡着阿仙，加快脚步，说：“上船吧，就是刚到的那艘。”

彩色头绳留心间

“啪、啪”的声音传来，好像是有人在屋里下将棋。

“啊，就是这儿了吧。”治郎吉停下了脚步，摸着长满胡子的下巴说道。

这是太左卫门桥的岸边。隔着道顿堀川，能够看到剧院茶点铺里间的桐木衣柜、红色的坐垫和长方形的火盆。秋天的阳光一照过来，就把理发店入口处的隔扇映得透亮，隔扇上画着一个留奴髻[注]发型的人，旁边写着“自雷也[注]理发店”。

“有人吗？”治郎吉“唰”地打开了隔扇，站得笔直，“现在能给我理吗？”

“您请坐！”帮工收拾好座位，又问道，“是理月代[注]吗？”

“什么？头发啊？发髻保持这样就行，我就刮个胡子。”

“您一位是吧，请稍等。嗨，您先抽杆烟，休息一下吧。”

帮工把烟灰盆递给治郎吉之后，就在水槽里摆上青石，咯哧咯哧地磨起剃刀来。二楼有些不结实，整座房屋都像遇到地震一般，晃动了起来。

治郎吉索性掏出自己的黄铜烟管，一边抽烟一边打量起屋里的情况。说到理发店，不论是江户还是大阪，大体都差不多。角落都摆上一副将棋棋盘。三座[注]的歌舞伎排名画，还有业余净琉璃[注]的宣传画，像公共厕所里一样贴得满墙都是，还有沾了油污的桐木梳妆盒、假发等物件靠墙放着。而现在正在给客人梳发髻的那位，看来就是理发店老板仁吉了。

老板大概二十七八岁，身材魁梧。能依稀看到纹身从胸口蔓延到两只手臂，像癞蛤蟆的表皮一样。他纹在背上的自雷也让他因此得名，经营着这家自雷也理发店。

“……一点儿也不像啊。若真是兄妹，就算同父异母，总会有长得相像的地方吧。”治郎吉在烟雾缭绕中暗忖。

在有马逗留途中，他多次听澡堂女阿仙说自己有个哥哥，在太左卫门桥边开了一家理发店，但今天治郎吉到这里来，却不只是让仁吉给自己刮胡子这么简单——他来还是为了顺便解决被阿仙纠缠的问题，但碍于还有别的客人在场，说话有些不方便。

“不过，到给我刮胡子的时候，其他人也都回去了吧。”治郎吉心想。可刚一坐下——

“让您久等了！”仁吉说完，这才回头看向治郎吉。

“已经到我了啊？我前面还有客人的吧，先给他们来吧。”

“啊？客官您说什么？”仁吉说道，不经意地露出了他的银牙。

“我还在看他们这一盘呢……”说完，治郎吉用下巴朝一盘将棋指了

指，露出一丝苦笑。

“这样啊，那您请便。”说完，仁吉便起身去给其他客人梳头去了，但实际上，对治郎吉来说，排在后面才好说话。

仁吉换好了洗头盆里的热水，接过帮工递来的剃刀，说：“客官，您是江户人士吧？”

“听出来了？”

“太清楚不过了嘛。”

“也是，江户的小子都很粗犷嘛。”

“哪有，是因为您说话简洁明了啊。大阪女人应该都很喜欢您这样的……您这次来是旅行啊，还是办事啊？”

“哎，算是旅行吧。我从金刀比罗宫[注]出发，走到有马稍微歇了歇，然后就和许多人一样，启程腹便便，返程肚空空啊。”

“我也想偶尔这么潇洒一把啊。您当时是在有马的什么地方落脚啊？”

仁吉低下头，又看了看治郎吉的脸。

治郎吉心想，就接着这个话茬，试着提一下阿仙的事情吧。话到嘴边，却还是觉得有人在不方便，又把话咽了回去。

因为阿仙的事被人听到了，对仁吉会比对自己更不利。听阿仙说，仁吉和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而这个做哥哥的却走上了黑道。

所以哪怕阿仙只是个澡堂女，他也经常伸手向阿仙要钱，而这一次据说因为急需一大笔钱，竟把阿仙的身体抵押给守口的一家叫“双叶屋”的妓院，借到了一百两。接着，他又让阿仙辞掉槌屋的工作赶快回来，因此，早在治郎吉启程的四五天前，阿仙的眼睛就已经哭肿了。

治郎吉是个多情种，从不作长远打算，他把从没想过要娶的女人稀里糊涂地带到大阪来了，接下来要告诉她实情的话，到那时，不光自己不爱的女人心灰意冷，他自己也不能置之不顾了。

“豁出去了，说就说吧。”治郎吉心想，正好胡子也长了，就假装随意地过来看看情况。不过，就算没有其他客人在场，一开始就和仁吉打开天窗说亮话，依他看，仁吉也绝非善类，他的齿间、舌面上可都长满了小混混的鱼刺，不可能随便用大拇指和食指抓起来就吃下肚啊。

“老板您好！需要买点头绳吗？”

旁边传来了年轻姑娘的声音。门外的阳光映在治郎吉仰起的脸上。

仁吉停下剃刀，说：“啊，喜乃啊，等了很久了吧？快进来吧，把门带上。”

“一直以来承蒙您照顾了。”

“现在客套话说得挺溜啊。”

“哪有，我还不习惯跑生意呢。”

“来，把担子取下来挂在那儿吧。不习惯的生意，就得多花心思喽。”仁吉把还在和治郎吉聊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对喜乃说，“我头绳也卖完了，还想买一点，另外还有点事要和你说来着，先等我忙完这位客人啊。”

“好的，您慢慢忙。”喜乃说着，把装头绳的箱子取了下来，来时迎着太阳，鬓角出了些薄汗，她轻轻地用怀纸按了按。

治郎吉安静地让仁吉给自己修面，眼角的余光瞟向喜乃——这一看，看得满心欢喜，喜乃大约十九、二十岁，不仅是貌美，她的气质、头发、嘴唇、眼角都很不错。

再看她的身高、胖瘦，完全符合治郎吉心中描绘的理想型女人的形象。他觉得阿仙完全比不上她。

“这是哪家姑娘？”治郎吉一边听着剃刀利落地刮落胡须的声音，一边开始好奇地想。

“这个年纪的姑娘家，还系着棉质腰带，真是可怜。和服也很朴素，头上插着便宜的小木梳，行为举止也不太讲究，不用问，肯定是个穷人。还有，虽然知道她专门卖头绳给理发店，但是根本不觉得她是在小

商贩家庭长大。”

“太可惜了。”

治郎吉这么想着。与此同时，他更觉得在有马的滥情实在太傻了，自己本就已经步步是险，还受阿仙之托来这种地方，他开始有些后悔了。

“不弄了……”治郎吉嘀咕了一句。

“让您久等了！”仁吉用手指抹掉黏在剃刀上的胡须，对帮工吩咐道，“阿松，端水来给客人洗洗。”

治郎吉摸着刮得光溜溜的脸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治郎吉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身后的动静。

隔开理发店和里间的暖帘随着他的目光晃动着。从暖帘下面能看到棕色条纹的和服下摆，还有涂漆刀鞘大小的装饰物一闪而过，转瞬即逝。

“哦，小伙计啊，反正我一会儿要泡澡的，就用不着你端水来洗了。”

治郎吉仿佛是把钱抛出去似的，草草结账，连自己也觉得阵脚大乱了。他唰地打开隔扇，走到大路上去了。

暮鸦呱啼辞门去

几次三番，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感觉路上的人们仿佛都在指着他说“鼠小僧、鼠小僧”。

他故意混到道顿堀的人群中，沿着小路一直跑到了千日原，这才扯出自己的豆纹手帕擦拭腋下的汗水，嘟囔道：“哎，吓死我了。”

夜市上，卖牙具的、卖旧衣服的……各式各样的小摊都摆出来了。治郎吉仍惊魂未定，留意着周遭小摊的情况，一边把手帕铺在草丛里蹲坐了下来，抱着双膝。

“真是奇了怪了……”

要是官差追来，必定会有随时准备拔刀、谨慎细微地巡视逃跑者身影的人。但现在，连一个眼光投向自己的人都没有，更没有长得像捕吏或捕快的人经过。

“哎呀，这笑话可闹大了。”治郎吉自嘲道，“难道是因为这两个月没赚钱，像烫酒壶似的一直泡温泉的缘故吗？我这手艺都退步了……但是，我一惊一乍也情有可原嘛。有个穿藏青色袜子、茶色条纹和服的武士就在理发店的里间，但凡是在江湖上混的，自然而然都会认为他是奉行所[注]派来的喽。”

不过他也知道，完全是自己误会了。治郎吉在为自己先入为主的臆测感到好笑的同时，也在思索那个武士究竟何许人也。倘若那人是个食客，用的刀太过高级，和服也太雅致。而如果那人是理发店的客人，又怎么会在里间待着呢？

对武士的身份感到好奇之余，治郎吉最关心的还是那个叫“喜乃”的、卖头绳的姑娘。他把喜乃与穿茶色条纹和服的武士，还有自雷也的纹身关联起来，沉思良久，并没觉得三者之间有什么异样的联系。

他就是有点放不下。哪怕只能打听到喜乃的住址，他也还是想知道。治郎吉生性多情，也许喜乃也是他的滥情对象之一，但他对喜乃的感情，无疑是所有感情经历中最坚定的。

“有人吗？”治郎吉说着，走进了另一间理发店。

理发店的老板看着他刚修过的胡须，感到有些奇怪，问道：“请问有什么事？”

“我从江户来。”

“哦，远道而来。”说完，理发店老板开始用草纸包上些零钱。

“等等。我可不是云游工匠来找你要钱的。其实我是来找人的，听说我朋友的女儿在给理发店卖头绳，想打听打听他们家住哪儿呢。”

“哦，叫什么名字啊？”

“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叫喜乃。”

“喜乃啊，就住在天王寺背后的铁浆大杂院里，这姑娘挺不容易的。听说他父亲好像是个浪人[注]吧。”

“对对对，就是她！哎呀，太感谢了！”

治郎吉的心头豁然开朗，准备回旅馆了。那是北久太郎町的铃木旅馆，他和阿仙已经在阁楼里一起住了十来天了。

阁楼下面就是东堀。隔着思案桥，河对面就是西奉行所。治郎吉常在这里一边和阿仙打情骂俏，一边看着停在奉行所屋檐上的乌鸦。

“您回来了啊。”阿仙洗好澡，悄悄地化了浓妆，端来了饭菜，还把火盆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完全就是一副贤妻的模样。

“我哥在那店里吗？”

“在啊。”

“怎么说？”

“我没说呢，”治郎吉盘腿坐下，“仁吉是在那个店里，但我又重新想了想，你的事还是不说好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不行不行，这样一来，不管我做什么，我哥肯定都会找到我的。要是不和他把话说清楚，恐怕我是出不了门了。”

“瞎扯，别说三个大城市了，就连乡下都发了通缉令要抓我治郎吉，这大白天的，我还不是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吗？……女人家真是没见识。”

阿仙的脸色稍微沉了下来。

治郎吉碰也不碰饭菜，靠在窗台上，丝毫不觉得需要抚平女人的忧虑，只是看着思案桥上人来人往。

阿仙突然歇斯底里地扑到治郎吉的膝盖上哭喊：“治郎吉先生！”

“哭什么哭，整天就知道哭。”

“因为……因为……一天不见，你就对我这么冷淡了嘛。”

“奇怪，我什么时候又对你热情过啊？我打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才不是呢，不是的。以前你还会说点温柔的话哄哄我，最近已经，不管不问了……”

“喂，你这婆娘一个人做什么美梦呢？你又不是我拐来的，你要不乐意了，随时回去好了。”

“你说什么？我、我对你太失望了！”

“什么？……你说什么？”治郎吉甩开阿仙，一字一句都像锥子一样，绝情地说，“我看你是发烧烧糊涂了。也不动脑筋想想，这世道有多危险，我都以身试险帮你问这问那了，你还和我斤斤计较，就算是你喜欢我，也不能这么胡搅蛮缠吧，等哪天腻了，就分手吧。”

治郎吉靠在窗边，一手撑着下巴，低头看着东堀的流水。而西奉行所那黑色的屋檐上，今天也有一只乌鸦站在那里啼叫。

“要怪就怪乌鸦叫……”

这时，房间的隔扇开了。

“客官，您辛苦啊。”

“啊，掌柜的啊？”治郎吉稍坐正了些，先开口问道，“来收房钱是吧？”

“对。每次都来问，真是不好意思啊，账房先生说，得麻烦您先结一次账。”

“啊，没问题。不过今天不巧，有点不方便啊。我正准备去拜访一个老朋友，不在家啊。”

“那么就拜托您明天务必结一次账啊。”

“不用提醒啦。”

掌柜的聪明地看看客人的脸色问：“今晚要不要给您来点儿酒啊？”

“哦，饭菜都备齐了啊？酒就不要了，旅馆的饭我也吃腻了，偶尔去外面找找什么好吃的填填肚子。”

掌柜的前脚刚走，治郎吉立刻换上自己最喜欢的薄外套，紧紧地扎好腰带。

“阿仙，我出门儿了。不好意思，这饭你就一个人吃吧。”

“你去哪儿？”阿仙说着，眼里浮现一丝不安。

“去哪儿？你动动脑，小偷还能告诉你他去哪儿啊？”

说完，治郎吉“咚、咚、咚”地下楼去了。

多金到手隐河畔

“都秋天了呀。我治郎吉居然为钱发愁，真是近年少有的秋天哦。”

治郎吉一边自嘲囊中羞涩，一边漫无目的地在夜色中穿行。

今晚之内，无论如何也要凑齐房费，要不很可能会被旅馆赶出来。但不论怎么凑，他也不想别人议论说，江户的鼠小僧居然在大阪赖人房钱。

治郎吉就是这么一个对女人多情、做事图虚荣的人。他喜欢潜入大名家里，一是因为必有现金藏在仓库里，二是因为可以偷窥到闺房里的淫乐事。而选择武家[注]或旗本[注]家里，是因为这个阶级相对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说，生活较为混乱，而且往往自恃权门，反而疏于防盗的缘故。

有这样一些盗贼，他们与武家阶级做斗争、有自己的思想，不可思议的是，社会不再同情被偷者，而开始对盗贼们歌功颂德，因此治郎吉也像那些盗贼一样，完全将自己的职业奉为信仰了。只需拿出一点找乐子、赌钱后花剩下的钱，到贫民街做做散财童子，他“鼠小僧”的名号就会被冠上“义贼”的美名……

但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吃遍江户却困在大阪，可天无绝人之路。既然已经对他下了通缉令，在大阪偷窃可享受不了在江户时的待遇，当

然也不会有人欣赏他鼠小僧的作风。

但正因如此，他才可以优哉游哉地双手插怀，在夜晚的街道上走着，却也让治郎吉感到一丝寂寥。

他穿着草鞋，发出特殊的“沙沙”声，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只有街灯灯柱的住宅区。

忽然，“洗心洞塾舍”的牌子跃入眼帘。

“洗心洞”这名字有所耳闻，“啊，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盐中斋家吗？这么一来，这一带看来应该就是与力町了吧。”

正在这时，来了三顶同一造型的轿子，治郎吉便躲到树荫下观察，轿子上都写着“新町”、挂着灯笼，在一家大宅门前面排成一排，偷偷摸摸地把人送了进去。

有一顶轿子送来的像是女人，不知是女招待还是艺伎，她们只是站在门外目送，之后就那样和空轿子一起回去了。

“好，就偷定这家了！”治郎吉自言自语道

这家主人刚从烟花柳巷玩累了回来，对他来说，这样的宅邸是块难得的肥肉，因为潜入这样的宅邸实施盗窃，他几乎从来没有失手过。

治郎吉把草鞋叠起来，塞在腹带和腰带中间，然后轻盈地翻骑在围墙的瓦顶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他想在宅邸里慢慢等候主人睡熟。

庭院里有泉水，有假山，还种有许多松树，布局相当简洁大方，面积也很广阔。

宅邸的大部分地方，好像都没有女人的气息，像厨房、浴室、会客室，都给人这样的感觉。治郎吉胸有成竹，准备在夜深人静时下手。宅邸里只有深处的一间会客室亮着灯，治郎吉便蹲在这间会客室的外廊下。

“嗯……好熟的声音。”他立刻辨认出来，并且还是最近才听到过的

声音。

那个男人在会客室里说："大人，醒醒，重松大人！您要是现在睡着了，可让小的怎么办啊？现在已经不是在新町了哦。夜已深了，仁吉还是先行告退吧。"

"……什么？你要回去？"这位已经喝醉了，口齿非常含糊不清，"仁吉啊，"

"在。"

"不许回去，不许。"

"可是，大人……"

"我说了你不许走。那女人真是不错。给我把女人带过来，快去！"

"女招待们只送您到门口，现在都已经回去了。"

"我不是说那些丑八怪。我说的是把喜乃给我带过来啊。"

"这，可不好办啊。"

"哪点难办了？你不是给我打过包票吗？给我带过来！"

"可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个雏呢，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啊。"

"屁话！"

说话人好像坐起来了。看来是个身形魁梧的武士，连地板上的灰尘也扑到治郎吉的发髻上了。

"你白天怎么说的？啊？你不是说今晚之内想尽一切办法让她点头吗？给那小姑娘一百两，你嘛，就给二十两作为谢礼。拿了钱，可是要办事的！"

"大人您息怒，您要这么计较起来，小的可就说不清了啊。傍晚的时候，小的确实是到喜乃家把金子交给她了，但这女孩实在纯洁得很，害羞得很，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茶室注去啊……还请大人您多多少少体谅一下这纯洁少女的心意啊。"

“所以啊，我才说让你带她到这儿来。”

“不管怎么说，现在也太晚了。而且她父亲身患顽疾，长年卧床养病，再等四五天，小的去探望探望。到时候小的就算拉她走，也绝不让她说个‘不’字。”

“此话当真？”

“还有个原因……那天小的与大人同去的时候，她完全误会了。”

“好吧，那就以三天为限。”

“三天时间太紧了。既然如此，我有个条件，那点小忙还请大人务必要帮哦。”

“帮什么忙啊？”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哦，町役[注]的特权[注]是吧？”

“正是。只要大人您一句话，给我配一把十手[注]，今后不管您有任何吩咐，我想，小的都能给办得妥妥儿的。”

“你就这么想要把十手？”

“这样在町内才能混得更好嘛。”

“我想办法给你配一把。不过，喜乃的事，你可得给我抓紧点儿！”

“看来，这小妮子可真如大人的意啊。”

“还行吧。”

“就‘还行’吗？”

“少啰嗦，滚！”

“小的这就走——那小的明晚再去喜乃家一趟，她一有回音我就立刻来拜访您。”

此人正是自雷也理发店老板仁吉。仁吉一走，仆人们立刻到卧房里去了，护窗板也关上了。

接着，才一刻[注]的工夫，治郎吉就大功告成了。所到之处，连个脚印也没留下。他就像木匠摆弄隔扇那般，轻松地卸下了门，又把它严丝合缝地嵌了回去，之后才离开。

都这个时辰了，回旅馆呢，太晚，可四处闲逛消磨时间呢，又太早了。治郎吉把沉甸甸的金子包在手帕里，双手插怀，捧在肚脐上方，随意漫步，走到了天满河岸，边走边看着河里的波光。

“来嘛……来嘛……小哥！”从桥下石墙的阴影处，不时地传来女人娇媚的声音，白皙的手召唤着他。

她们都是被称为“船馒头[注]”的妓女。治郎吉藏到一艘船的篾篷里去了，他没有一点兴致，只是包下了一个妓女，最后随河水荡漾，在船上摇摇晃晃地入梦，梦到了喜乃。

小巷暗处一相逢

一如昨日的黄昏时分，治郎吉再次撇下阿仙一人在铃木旅馆，没吃晚饭就出门了。

这天早上，阿仙因为发现他那蓝色细纹的薄外套上，衣领处沾了点香粉似的粉末，就生了一天的闷气。男人待女人越是冷淡，女人就越是着急、越是不松手，而后胡思乱想、精疲力尽。

“我啊，就是这种男人。”临出门时，治郎吉说道，“说什么一直都跟着我，这话真是无聊透顶。我在火盆的抽屉里放了一百两，你就把那些钱拿给你哥，至于今后你是回有马也好，自谋生计也罢，随你高兴。”

治郎吉出了旅馆就立刻叫了一顶轿子：“直接走，哪儿热闹去哪儿。”

治郎吉乘轿到法善寺的小巷开怀畅饮了一番，心情豁然开朗……

随后混入道顿堀的过往人群里了。

接着又踉踉跄跄走到了天王寺。一路打听铁浆大杂院的所在，在小巷里摸黑，酒也醒了不少。

小巷里又黑又窄，踏着污水沟盖走进去，路的尽头是草丛。穿过草丛过后，便是大杂院。

“就是这儿了吧。”

从角落的竹窗偷偷往里窥探，能看到屋里有病人躺着。座灯的纸罩被灯油熏成褐色了，灯下正是在自雷也理发店看到的那位姑娘，她正趴在枕边无力地咬着自己的袖子。

“……啊，仁吉已经来了。”治郎吉只看到一位背对自己坐着的访客，此人肯定是昨天也听到他声音的理发店老板仁吉。

“怎么样，喜乃？我也和你说过不少次了，我绝对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的，就去大人家宅邸里做四五天工，你看怎么样？”

仁吉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而其内容的实质，治郎吉再清楚不过了。

喜乃好像有些顾虑病人的感受，说：“老板，关于这件事，不论您问我多少次，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你还是不愿意吗？”

“不论对方是多么气派的武家，但要让我去做人家的小妾，我不愿意，况且父亲都未能点头，我就算死也……”

“喂，你可别想做傻事啊。……不过，我无意间听说，你需要一大笔钱，都答应给新町的红梅院做艺伎了，是吗？你自己掂量掂量，是做艺伎好，还是服侍捕吏、重松左次兵卫大人好啊？比较比较就好做决定了嘛。”

“可……您是听谁说的？”

“这个嘛，既然大人说要你，那我不把你的情况里里外外仔仔细细调查清楚，可怎么交差啊？红梅院答应借给你一百两吧？”

“老板，我父亲有病在身，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喜乃忙伸手求他不要继续说下去就快跪下了，仁吉便往她的手里硬塞了一包金子，里面全是五两金，说：“大人给的，拿好。”

“啊，这种东西，我不能收。”

“你就拿着吧，大人可是好心好意给你点安置费。”

“不行，我不能要。”

“总之，你就拿好吧。”说完，仁吉已经穿好木屐出去了。

“怎么能这样？老板！”喜乃说着，慌慌张张地拿着金子从屋里出来，“噔噔噔”地踩得污水沟盖直响，追到了大路上。

“让她拿就拿啊。”治郎吉说着，在暗处目送喜乃渐行渐远，又立刻目不转睛地从竹窗的间隙观察屋里。

病人瘦骨嶙峋，扁平得像鲽鱼干一样，昏睡着，枕边不见中药的影子。屋里仿佛只有料峭寒气和四面墙壁，厨房看上去连一粒米也没有。

他一下子从豆纹手帕里掏出两包一百两金，伸手穿过竹窗的间隙，把金子放在门框的横木上。而后走到小巷来了。

“……啊，对不起。”

天太黑了。

再加上喜乃也惊慌失措地跑着……

喜乃猛地撞到治郎吉胸前，拿在手上的金子顺势落在污水沟盖上了。

治郎吉捡起来，说：“是这些吧。”然后把金子递给了喜乃。

“谢谢您！”

“家有病人要照顾，还有不怀好意的人故意给你好处，你这小姑娘，还真是不简单啊。”

“什么？”说着，喜乃的眼眶湿润了，“您是哪位？”

“前几天才见过的。”

“我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哪位？”

“就是前几天，在自雷也理发店里遇到的。”

“啊，那时候修面的客人。”

“可别怪我多嘴，这个钱你不能花。”

“是啊，我刚才也想追过去还给老板的，可是一出来就看不到他人影了。”

“我来帮你把钱还回去吧。另外，我是不知道你怎么会需要那么一大笔钱，但是你要做艺伎的话，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多谢您提醒。”喜乃噙着泪水说道。

看，她是多么渴望得到呵护啊。治郎吉也想要说更多温柔的话语来安慰她，不知怎的，那些对阿仙或其他妓女说的冷言冷语，现在一句也说不出口。

“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如果是病人的药钱，数目也多了些吧。”

“遇到一点小事。”

“能让你下决心抛下身患重病的父亲不管，去做艺伎，想必这事不小吧。”

“其实是因为，每年必须还八十两，给父亲被贬为浪人之前的主人。”

“要还钱给以前的主人？他都是个浪人了，不还不就结了吗？”

“这钱不还不行啊。就因为父亲的过失，旗本大人、当时的领班和其他佣人们垫付了一千几百两，才勉强把朝廷账面的空缺给填上。”

“那这么说来，你们以前是在江户喽？”

“父亲以前是给丹后町的一位叫胁坂佐内的旗本大人做佣人。”

“那这位大人是把朝廷的拨款什么的，胡乱花掉了是吧？”

“不是的。胁坂大人是建筑工事的监工，他把准备在永代桥翻修好之后付给工人们的工钱，放在宅邸的仓库里暂时藏一晚，不料却大错特错。有个叫‘鼠小僧’的盗贼，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那晚潜进宅邸，把那些钱全都偷走了。”

“是吗……”治郎吉突觉一阵凉意，“鼠小僧？”

“听说是个很厉害的小偷。父亲那天当班，一夜没睡，可那贼偷走了足足一千多两啊，父亲却说没听到任何动静。”

“……哦？”

“抱怨了这么多，让您见笑了。”

“可是，就算每年还八十两，还十年也还不完啊。你今后作何打算呢？”

“父亲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去了堂岛，经商卖米，可世道维艰，本利都赔得精光，还落下了重病，今后，我想我也只好做个艺伎，能赚多少赚多少了。”

“开、开什么玩笑啊，不可以！”治郎吉惊呆了，喜乃竟如此不知世道险恶，但他话语间不带一丝嘲讽，

“区区一个艺伎，等赚到一千两的时候你都成老太婆了……算了，总之你先回屋里好好想想。然后是你手头这些钱，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亲自帮你还回去。”

“可是，由别人去还的话……”

“怎么，你不相信我？”

“当然不是啦。”

“那就不用担心，把钱给我吧。这么看来——”治郎吉没再继续说下去，他感到有些不快，也说不出什么安慰人的话了。

好冷。背脊梁异常的寒冷。

他斜穿到大路对面去，回头一看，小巷的角落有一张白皙的小脸，喜乃还站在那里。

兄妹同根不同藤

喜乃正准备关窗的时候，脚趾碰到了两包金子。

喜乃吓了一跳，嘴唇的颜色都变了。这是二百两——会是谁给的呢？喜乃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

“啊，一定是刚才的那位……”

喜乃不由得在心里向治郎吉拜谢。而对他刚才的一番话语，自然是暗生情愫。但她不会兴奋到叫醒父亲来告诉他这个消息，只是看了看病人睡着的脸，静静地靠在架子上准备睡了。

可是她怎么也睡不着，眼前一直是在小巷的暗处遇到的那个男人，还有那两包金子，睡意全无。想着想着，思绪太乱也就累了，开始犯困了。

——已是拂晓时分。

喜乃感觉好像被冰冷的手抚摸过似的，突然一睁眼，一个巨大的人影映入她那空洞阴郁的眼帘。那人用斑点纹的手帕蒙上了面，正在墙角爬行。

“啊？”

半梦半醒的她刚一掀开被子，那个男人突然站起身来，准备从后门蹿出去，不料却被病人的枕头绊到了，喜乃那刚强的父亲，不顾自己的带病之躯，抓住了盗贼的一只脚，大喊：“是谁？！”

突然，一道如幽蓝的铁丝般的寒光从盗贼的手边闪过，“唰——”，这辈子从未听到过的异样的声音，充斥在喜乃的耳朵里。

“啊！……爹！”

喜乃飞奔过去，等她紧紧抱住她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呼吸

了。温热的、痒痒的、像虫一样蠕动着的液体，不知从哪儿喷射出来，溅到她的手上、膝盖上、被子上，到处都是，令她几近晕厥。

“血啊！”她抱着父亲的遗体一起倒在地上，这才开始大声喊道，“快来人啊！邻居们！我父亲被杀了！我父亲……他……”

喜乃哭晕在血泊之中。

而第二天天亮之后一看，那两包金子不见了。

***

“金子会生金子吗？金子生金子了。”

仁吉把理发店交给帮工阿松打理，独自一人上了二楼。

他横躺着，一手抓着一包一百两金，用金子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就像猫在玩球那样。

“太不可思议了，金子生金子了。”他自言自语道，“之前的确是一包金子，过了半个晚上就变成了两包金子，难以置信啊。”

仁吉用牙咬破了包装的一个角，看看金币特有的棣棠花色，再用手掂掂分量，自己先是感到不可思议，怀疑是错觉，而后又沉醉在从天而降的幸运里。

吱嘎一声，梯子上传来了脚步声，他慌忙把金子藏在嵌在格窗上的匾额后面。

“谁啊？”仁吉觉得奇怪地尖声问道。

——结果，听到一个越说越小的声音，说道“是我。”

“谁？……啊，这不是阿仙嘛，我说谁呢。”

“哥哥，”阿仙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肩膀坐了下来，“……你好。”

“你这是怎么了？瘦了不少，我都认不出你来了。槌屋好像出了什么大事，我还担心你来着。”

“从有马传来什么消息了吗？”

“那当然啦。不是说你去送个旅客，送着送着就跟着那人跑了吗？他肯定背着你找别的女人去了，不要你了，你这才来找我的吧？”

“哥哥，我逃走可并不只是因为那个客人。你难道就不过分吗？你把人家的身体当成什么了？”

“哦，你是说我把你卖到守口的事儿啊？……其实，这件事嘛，我稍微找了别的路子凑到钱了，反正目前是没问题了。”

“就算目前没问题，你哪次手头紧的时候不是把我拿去做抵押的？——今天我把你要的一百两给你，从今往后，我们断绝兄妹关系！”

“什么？你带来了一百两？”

“对，绝缘钱。”说完，阿仙从腰带中间拿了出来，又问，“这关系，你断还是不断？”

“傻婆娘，兄妹关系，你要真想断，随时断啊！”

“好，那我这钱给你了，从今往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她把钱甩给仁吉，眼中的泪水早已泛滥，正在她转身正准备下楼的时候，仁吉说：“喂，阿仙，等等！”

“干嘛？”

“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仁吉说完，手里仿佛捧着一掉到地上就会炸掉的炮弹，双手捧着百两包的金子，仔细地看着纸封的棱角和折痕，一寸也不放过。

“快说，这金子是从哪儿来的？——哎，你坐下，不说清楚，这金子我是不收的。”

阿仙又坐了回来，“当然是人给的啦。这世间也不全是吃你妹妹身体的魔鬼啊。”

“谁给的？”

“除了客人，还会有谁？”

“这么说，就是带你一起逃走的那个男的啰？”

“是啊。”

“真奇了怪了啊……”仁吉抱着胳膊，直勾勾地盯着阿仙说，“你是不是叫那个男的到我这儿打探过情况啊？”

“有也说不定啊。”

“可恶！”

仁吉一下子推开平时用的小橱柜，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找到一幅折了四折的通缉令，铺开了问：“阿仙，你男人是他吧？”

“……”

阿仙瞟了一眼通缉令上的画像，倒吸了一口冷气。脑海里立刻浮现这个男人的声音，他的冷漠，他的强势，五味杂陈，涌上心头。

“就他没错了啊！好，我知道了！”

仁吉说完，看了看妹妹的脸色，喝道：“你要敢回去我就不客气了，哪儿也不许去。”

“我都和你断绝关系了，我要去哪儿，还轮不到你来管。”

“笨蛋！”仁吉一下子按住即将起身的阿仙，“你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哪有喜欢盗贼的？”

“不劳您费这个心！”

“你休想下楼！”

“让我回去，放开我！”

“阿松！”仁吉对着楼下大喊，“来帮个忙！快上来！把这个色情狂给我绑上，关在壁橱里别让她跑了！”

失意乘轿赴新町

“快去把二楼的护窗板关上！你可不许可怜她哦！”

仁吉吩咐完帮工阿松，又好像有什么要紧事似的，急急忙忙出去了。

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天王寺背后的小巷。他装作一脸疑惑的样子，看着大杂院里的人们都默不作声地走来走去，邻里之间还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站在喜乃的家门口。

“哎呀，发生什么事了？”说完，把头探了进去。

屋里聚集了七八位大杂院里的人，有的在换草垫，有的在摆做法事的用具。

“啊，是自雷也理发店老板啊。”

“喜乃呢？”

“在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一边慢慢脱鞋进屋，一边问，“是不是，昨晚病人的病情又加重了？”

“哎，要是那样，也不会放着不管喽……”说完，大杂院的人们都沉默地低下了头，“太可怜了，这么穷的家里也遭小偷了，结果她父亲被小偷杀了。”

“啊？她父亲被杀了？”

“是啊。”

“哎哟，是真的吗？”

“喜乃这丫头，可真是命苦啊。怎么说呢，是个不走运的小姑娘啊。”

气氛凝重，众人都呜咽着——仁吉也突然握紧放在膝上的拳头，眨着眼睛，说：“是吗——”然后深吸一口气，“我想想啊，那应该是昨晚我回去之后了。”

“听说是已经快拂晓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大块头。他居然连病人也杀，真是活该千刀万剐的畜生！……啊，但仔细想想，这事可能是我埋下的恶果啊。事已至此，也不瞒各位了，其实有个武家，平时就特别佩服喜乃的坚强，给了她许多金子。我昨晚给她送过来的，也许就是那时被盗贼给盯上的吧。”

“在这大杂院里，谁都想把这法事做得体面点，但不管怎么凑，大家都是穷人，连天王寺的香火钱都没有呢。”

“不用担心，”仁吉立刻解开钱袋，“我这儿有一两金子，还有些一分的金子，给你们凑凑，应该够了。”

“啊，老板……”伏在棺材前痛哭的喜乃匆忙地收下了这些钱，“真是劳您费心了。”

“喜乃，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知道你很难过。”仁吉挤出几滴眼泪，低声地说，

“但你可要坚强点。虽然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今后不管任何事，还是可以来找我帮你出主意的。”

“真是位热心体贴的老板啊。”大杂院的人们仿佛都在这样称赞仁吉。

“还请多多关照啊。”喜乃说道。

“验尸了吗？”

“刚调查完。”

“盗贼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可以做证物呢？”

“只有一样，小偷在窗外掉了一块手帕。”

“手帕？”仁吉的手不由得伸向怀里，很快又放回到膝盖上，问道，“什么样的手帕？”

“豆纹手帕。”

仁吉松了口气似的，说："手帕本身并不是大的线索，但豆纹手帕嘛，说不定这事是鼠小僧做的啊。"

"鼠小僧是谁？"

"偷遍江户的大盗，最近听说已经逃窜到大阪来了。每座桥边最近两三天应该都张贴通缉令了。"

"啊，听你这么一说，倒是听到不少人议论呢。"

"总之，今后任何事你都可以来找我出主意，现在呢，一切就有劳诸位邻居了。我今天正好还有些事要去城里一趟，拜访西町与力[注]重松左次兵卫大人，就先走一步了。"接着，一边穿上木屐一边说，"到时候我会顺便拜托重松大人早日捉拿犯人归案，尽上我的一份力量。"

一出小巷，仁吉便慌慌张张地走得很急，叫了顶轿子，火速来到与力町，拜访重松左次兵卫。

"大人，大事不妙啊！"

左次兵卫神情阴郁地叹了口气，看着庭园，问："什么事不妙了啊？"

"喜乃的父亲被杀了。"

"被杀了？不是因为病重吗？"

"是被强盗所杀。昨晚我硬把一百两金子给了喜乃，谁知道反招来了祸事。不过，在这种情况对她示好，不是更有效吗？"

"你是说再出一百两吗？"

"当然啦，之前那一百两都被人偷走了啊。"

"没了。"重松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等下个月吧，现在不得不上交禄米，鄙人一文钱也没有了。"

仁吉脸上非常不高兴，闭上嘴说了一个"嗯"便低下了头。

"家丑不可外扬，不瞒你说，鄙人家也被盗了，放在文卷匣里的金子

被悉数盗走了。”

“啊，您府上也被偷了？”

“对，就是你送我回来的那天晚上。”

“大人，这可与小的无关啊！”

“谁说是你做的了？总之，目前我手头也紧啊。”

“的确是损失不小啊。您怀疑是谁偷的了吗？”

“不知道，那贼好像还用抹布擦干净了脚印再走的。”

“那——喜乃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还准备再给一次钱吗？”

“你给我想个办法，让我不给钱也能得到她。到下个月了我再想点办法。”

“那，只能把她推到新町去了呢……对，只能如此了。先让她做了艺伎再说，以后就由不得她自己做主了，只要有钱，有客人捧场，她不得不从。”

“还是让我做点什么吧。”

“就算您不管不顾，事情也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等她父亲的法事做完，我会试着让事情至少进展一步的。”

“你这小子，没想到，还挺有办法的嘛。”

“承蒙夸奖。今天您看上去心情不大好。”

“走，去喝一杯！”

目的地又是新町。轿子载着失意的重松，飞奔而去。

别于十三月朦胧

有许多赏月船从天保山山脚的茶室出发，船上堆了些酒，载了些妓女，悠悠地漂荡到下游的航标附近。

这天正是阴历的九月十三夜。水面上凉意阵阵，都能看到呼出的白汽了。

又有两艘赏月船驶离山脚茶室了。是茶室的客人——与力重松左次兵卫和自雷也理发店老板——以及几名女招待和新町的妓女，趁着清亮的月光，乘船赏月去了。

赏月途中，仁吉和左次兵卫两人使了使眼色，带着一个妓女单独和他们上了另一艘船，准备从末广桥驶向大海。

“啊，船夫，请往同行的那艘船的方向开，麻烦掉个头啊！”

这艘船开得越来越远，大概这个妓女怕水吧，她是颤栗着踮起脚尖上的船——这个神情落寞的妓女，是今年秋天红梅院才推出的新人。

“喜乃啊，你不要怕。赏赏月，今晚啊，我们就在住吉的黎明院过夜了。我们已经跟红梅院打过招呼了，你不要有顾虑了啊。”

喜乃这才知道自己掉到陷阱里了。额头无力地靠在扶着船舷的手上，肩膀微微抖动，她哭了。

“大费周章，总算是等到今晚了。反正你都是靠身体吃饭的人了。好歹也识相点嘛。来，喝一杯，换换心情，给大人斟上一杯。这一次你要再不照做，让我仁吉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

“喂，听到没？”

“……”

“喜乃……啧！”仁吉快发火了，但还在隐忍着，“你可真是刚烈啊。喝点酒啊。快，把眼泪收起来，拿个杯子也好呀。”

喜乃挣脱仁吉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酒杯叮地一声，在船舷上弹了一下，掉到水里沉了下去。

“真是的……”仁吉翻了个白眼说道，接着又回头望向左次兵卫说，“大人，她打起精神来了。”

左次兵卫只管咕噜咕噜地、一个劲地喝酒，困难地抬起眼皮，领会了仁吉的意图，朝着船尾喊了一声：“船夫！”

“在！”

“可以先在附近靠岸，稍后再启程吗？”用手帕蒙着脸的船夫一言不发，缓缓地划着桨，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

“你是说让我靠岸吗？”船夫说道。

“没错……有点事要说。”

“我不干！”

“什么？”

“我才不划过去呢！”

“你就是个船夫，哪有不听客人要求的道理？快划！”

“可笑至极。”

豆纹手帕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河面上。

这船夫正是治郎吉所扮。

“喜乃快过来，掉下去可就危险了。快到船尾来，紧紧抱住我的脚你就安全了。”

“呀！”仁吉吓得直往后退，“你是，是鼠小僧啊！”

“嗯。”治郎吉露出盗贼们根本不会有的笑容，说道，“真感动，你居然也认识我啊？这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大爷的厉害！”

话音刚落，左次兵卫便脱下外褂，从船上跳进了河里，游向了岸。

“真是的。”治郎吉咂了咂舌头，“速战速决吧。喂，自雷也！”

不知从哪里拔出一把短刀，说时迟那时快，治郎吉把短刀举过头顶：“纳命来！”

唰地一声，短刀迎风划过。

仁吉的膝盖随后发出仿佛石头裂开时的声音。第二刀向他的肩膀砍来。仁吉吓得屁滚尿流，举着匕首在月光中胡乱挥舞着，大叫：“呜，杀人啦！”

仁吉的惨叫，从泛着月光的安治川传到了海面上。

“嗬，像个女人似的胡喊乱叫什么？没有比你这个杀了病人而后逃逸的小气鬼更可怜的贼了。要做贼，至少也要像本大爷这样，看这就送你投胎！”

五刀、六刀，治郎吉用刀猛砍着仁吉，最后仁吉的身体就像鱼的内脏那样，趴在船底，没有一丝动静。

白色的月亮，河面泛起的波光，还有喜乃的银钗，都在微微颤抖。

治郎吉在船舷边洗过手，说：“啊，他们已经过来了啊？”然后系紧了腰带。

因为附近就是船番所(注)，官差来得比他料想得更早。捕吏们举着灯，穿梭在稀疏的芦苇丛里，开始巡视河岸了。

“此地不宜久留，”说完，治郎吉便把仁吉的尸体踢下了船，划起了船桨，问：“喜乃，我送你到哪儿去啊？”

“……如果……”喜乃突然冲动地拽着治郎吉的和服下摆，“去哪儿都行。”

“诶？”治郎吉心花怒放、心满意足地脱口问道，“真的吗？”

——但是他立刻又改变了想法。

“不行，不行。我是个善变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觉得腻了呢。等到我在刑场仰天闭目迎接死亡的时候，回想我的一生，却连一个美好的

回忆也没有，未免太冷清了。就让我永远记住这十三夜，我们就这样分别吧。”

“……”喜乃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如同封在冰里的花朵，被冻住了一般。

“我不会说话，”

——这是九月十三夜，九月的圆月，而治郎吉觉得自己自出生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月亮——

“我暂时还死不了。对啊，我赚的不是钱，赚的是自己的命啊——我也一定会还一千两给胁坂佐内，放在他家仓库里的，算是我给你父亲上的香吧——好了，再会。”

“啊，等等！”

水花溅在喜乃身上，她扑在船板上哭着。这时治郎吉已经潜入水中，水面上只见一条波纹，向北岸的方向延伸。

小偷仍在行动。

就在仁吉葬身安治川的那天晚上，仁吉家里被偷了。

仁吉的帮工阿松当时还在楼下和棋友下将棋，小偷便从晾衣台打开并没锁好的门，进了二楼，轻松得都想和屋里人说声“晚上好”了。

这小偷不用说，正是治郎吉。蓝色细纹的薄外套，衣襟和衣角都浸湿了。他先是打开小橱柜的抽屉，翻箱倒柜地找，后来从格窗上的匾额背后，找到了还没开封的三包金子，大吃了一惊，用手捂住嘴，说：“看那家伙的穿着，成色不算好，这些金子一定是暂时放在这儿的，肯定还有。”

他一边咳嗽，一边把手伸进壁橱，壁橱门打开到四五寸的一瞬间，看到里面居然有个人，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啊，治郎吉！”

“嘘——”像要把关在壁橱里的阿仙勒死似的，他死死地捂住阿仙的嘴，问：“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您是来救我的吗？我好开心！啊，真开心啊！”阿仙喜极而泣，脸伸向治郎吉的膝盖，好让被绑住的身体从壁橱里爬出来，“嘿，快带我逃出去吧！”

“等一下，我并不是来救你的。我是来和这家主人算总帐的。”

阿仙却对这一番话充耳不闻，只是说：“这都无所谓，请为我松绑，放我出去吧。我在这个世上可以依靠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好吗，治郎？”

“你还没吃够苦头吗？”

“多辛苦都值得。”

“原来如此啊，看来你也是有优点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扔下你，也不会让我觉得太内疚。我肯定还会再抛下你不管的。”

“别抛下我啊，不要啊……”阿仙一边说着，一边抖落治郎吉解开的绳子，又从晾衣台不畏一切地爬向屋顶，但后门已经是一片火红，捕吏的灯笼包围了这里。

“啊，治郎吉。”说完，阿仙便穿过房间，打开正面的窗户向外张望，但也没见到治郎吉的身影。

可不论是太左卫门桥上，还是河里，都只有灯笼和那些轻装上阵的捕吏身影而已。

1. 自身番：江户时代在江户和大阪等大城市（即町人地）所设的番所（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译注）

2. 奴髻：是江户时代流行于武家仆人和奴隶中间的发型，特征为头两侧月代宽大、发髻粗短，发尾整体朝上扎起。（译注）

3. 自雷也：一说“癞蛤蟆的嘴”，一说是虚构的忍者，骑在癞蛤蟆上施展忍术，亦写作“自来也”。（译注）

4. 月代：日本成年男性的发型。将由前额侧开始至头顶

部的头发全部剃光，使头皮露出呈半月形。因其便于士兵佩戴头盔，镰仓时代、室町时代的月代主要是在战场上使用；战国时代之后则成为日常发型，尤其在江户时代，成为习俗。（译注）

5. 三座：江户时代中后期取得江户町奉行所许可的三大歌舞伎表演剧场，分别是中村座、市村座和森田座（后称守田座）。（译注）

6. 业余净琉璃：净琉璃是日本传统音乐的一种说唱故事，通常在三味线的伴奏下进行说唱，包括义大夫调、常磐津调、清元调、新内调等。业余净琉璃是指弹唱义大夫调的业余爱好者，以及他们所唱的义大夫调。（译注）

7. 金刀比罗宫：这是位于香川县仲多度郡琴平町的神社，供奉着被称为“金毗罗”的海上守护神。（译注）

8. 奉行所：江户时代指为幕府及其下属权力服务的机关单位，集行政、司法、立法、警察、消防和工商等职责角色于一身。（译注）

9. 浪人：离开（或失去）主家而失去经济来源、四处流浪的武士。（译注）

10. 武家：主管军事、拥有贵族阶级管制的家族的总成，江户时代时多指拥有武家官位的家族。（译注）

11. 旗本：一种武士的身份，主要是指江户时代直接隶属于德川将军家的家臣，俸禄不足一万石，在将军出席仪式等场合中拥有面见将军或以上资格的家臣。（译注）

12. 街灯：特指江户时期，立在街头番所门前的方形座灯。（译注）

13. 洗心洞塾舍：“洗心洞”是1825年（文政8年）由大盐平八郎（字子起，号中斋）开办的私塾学堂，而“塾舍”是指私塾的学生宿舍。创始人大盐，曾是大阪町奉行与力（见注释 [14]），同时是一名阳明学者。（译注）

14. 与力町：“与力”原指名及上层武士属下的下级武士，到了江户时代则成为辅佐町奉行的一种官职，类似于现代的警察署长，执行江户城的行政、警备任务。

15. 瓦顶：为防止灰尘或雨水污染墙面，或损伤墙面，日本传统建筑的围墙上都会铺设瓦片，形成像屋顶那样的瓦顶。（译注）

16. 茶室：江户时代也指客人在烟花柳巷召艺伎或妓女游乐的地方，妓院的一种。（译注）

17. 町役：向町内居民收取的课税，是町的各项经费的来源。（译注）

18. 特权：原文为“株”，江户时代指小工商业同盟成员所拥有的特权，某些官职世袭和延续的特权，特权后来也可买卖。（译注）

19. 十手：江户时代捕吏所用的一种小型武器，主体为铁制或黄铜制的金属棒，木制手柄（通过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职务），手柄前端、金属棒底端有一个钩状设置。（译注）

20. 刻：江户时代的时间单位，一刻即为现在的两小时。（译注）

21. 船馒头：指水上的私娼，以前这些女人以在船上卖馒头为生，后来成为私娼。（译注）

22. 分：江户时代金子的度量单位，一分金子等于四分之一两金子，俗称“小粒（金）”。（译注）

23. 西町与力：江户时代的大阪为东町和西町奉行所各配备了30骑与力，文中的重松左次兵卫是隶属于西町奉行所的与力。（译注）

24. 船番所：江户时代设置在主要港湾、河岸以及其他要地检查通行船只，征税的机关。

大谷刑部

译者序

这是一篇历史小说，比起德川家康、上杉景胜或石田三成，刑部少辅大谷吉继的名字有些耳生。这段历史讲述的就是大谷吉继参与日本战国史上著名的战役、关原之战（1600年10月21日）的始末，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本篇故事的背景。

丰臣秀吉临终之前建立五大老制度，让五位大名主持政务辅佐其子丰臣秀赖。但秀吉临终后，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却露出篡权野心。此时，秀吉的第一忠臣石田三成隐居佐和山城，暗中煽动上杉景胜和直江兼续与家康对立，家康反以谋反罪为由发起了攻打上杉的会津讨伐（1599年）。三成则联合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等其他反对家康的诸侯进攻伏见城，家康得到消息后立即折返，没能与上杉交战，关原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本应顺从家康旨意参与会津讨伐的大谷吉继，途中受到刎颈之交石田三成的邀请，明知没有胜算，还是加入了三成的阵营。

关原之战最终在美浓国（今岐阜县）关原地区展开。对战双方分为东西两军，以德川家康为首，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松平忠吉、藤堂高虎等组成东军；以石田三成为中心，宇喜多秀家、大谷吉继、小西行长等组成西军。由于西军将领小早川秀秋中途叛变，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整个战役历时仅一天，而大谷吉继也在关原之战中壮烈牺牲。

病马哀兵弱女子

时值七月上旬。玉米秆嘎啦嘎啦地摇曳着，布满层积云的高空像烧焦了的铁板一样，火热的阳光直射下来，地面腾起黄色的尘埃。

身着甲胄的骑兵队、粮车队、行李队、炮队和火绳枪队等一行从淀

注出发，昼夜不分地沿着东海道干燥的道路而来，马不停蹄地从江州路经过关原，前往遥远的奥州方向，到今天已连续行军七天了。

“夏天出征真是受不了。”

“但是，冬天也一样难熬。”

“要是下雪，马还耐得住，但是太热的话，连马都撑不住。”

“夜里有豹脚蚊，白天又像火炉。”

“会不会来一场雨？”

“看这天象——”

“倒不如撞上敌人，一旦开战的话，也无暇顾及炎热了。”

“敌人是上杉景胜啊，我们离白河、会津注还有几百里呢。”

“热得难受啊！”

“干脆扔掉甲胄算了，但是光着身子又没法打仗……”

“哈哈哈！”

骑兵队里的部将在马上相互说笑着，连声音都很干燥，像是咽下了尘埃。

尽管路途艰辛，部将级别的武士骑着马在行军途中还有心思谈笑，步兵们可是连话也说不出了。

他们不停地喝着竹筒里的水，竹筒喝干了，只要看到泥田里有水或是经过小河，他们就像饿鬼一样咕咕地喝，等到手握缰绳牵着驮行李的马匹、背着火绳枪和长枪的部将一呵斥，他们又马上归队，喘着粗气，心想：

“啊，这一带还只是美浓注——离上杉的领地白河、会津还很远。”

路途遥远，步兵们身心俱疲，他们用手肘擦着混着泥的汗水，继续

行军。

“这个畜生，又停下不动了——走！走！滑头的家伙！”

行李队中突然传出步兵发狂般的叫嚷声——又有两匹马因为中暑倒地不起——步兵用缰绳抽打着马肚子，马却口吐白沫、眼睛反应迟钝、怨恨地看着抽打它的人，一动不动。

“丢下它，别管了！”

听到部将的命令，步兵们从病马背上卸下行李，转移到其他的粮车和马背上，这时队列已经走远了。

尽管如此，有四五个步兵实在不忍心丢下还有呼吸的病马不管，便留下来照顾病马，给它们喂水喂药。

住在附近村子里的淘气鬼和背着小孩的老婆婆在玉米地和桑葚地看到这一幕，像蟋蟀一样络绎走出来念叨道：

“哎呀，马死掉了吧，都吐白沫了……”

“还没开始打仗呢。”

“好弱的马。”

“这么弱的兵马，还说什么去讨伐上杉呢，反而会被打败吧。”

步兵们已经落伍，马又倒地不起，他们淌着汗满心焦急，大喊：“你们这些人！说什么呢？”

说着就用枪杆推倒玉米秆子，结果反而被哇哇大叫着逃跑的孩子们撞到，在桑树林的小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痛得快哭出来的年轻女人突然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步兵们正想着“哪儿来的姑娘?”仔细一看，女人刚才被踩到了脚，她拍了拍脚上的土，旁边掉了一个方形的盒子，像是包着盛饭菜的套盒。她拾起包裹抱在胸前，朝步兵们走了过来。

“打扰了……我想打听一下。”

“啊，什么事？”

步兵们看到美人都觉得神清气爽，连汗也干了似的，歇了一口气。

“刚才从这儿经过的大军，是大谷刑部[注]大人的军队吗？”

“不是，”其中一个步兵摇了摇头说，“我们是小笠原秀政的手下。”

“那在你们之前经过的是……”

“哎呀，今天打头阵的是本多忠胜大人和榊原康政大人的军队。”

“那大谷大人的军队呢？”

“嗯……听说大谷刑部大人从越前的敦贺城[注]出发，这次讨伐上杉，应该会跟着德川内府大人的军队一起出战，话说几时会经过这里呢？”另一个步兵答道，“之前经过垂井[注]宿驿时，好像看到过写有‘大谷刑部少辅吉继大人宿舍’的门牌。”

“那大概傍晚就可以走到垂井了……姑娘，不如你到垂井去打听一下如何？”

“好的，多谢你们。”

女人说完，也顾不上天气炎热和尘土飞扬了，匆忙踏上被烧焦的道路，朝着垂井方向赶去。

步兵们忘了照顾病马，只顾转头看着女人的背影，议论道：

“她既不像是平民女子……也不像是做买卖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美人啊！”

“或许与她定下娃娃亲的年轻武士在大谷刑部大人的营中呢，是不是去找他了？”

“好心烦啊！……啊，喂，这匹马已经没救了。”

一个步兵拉着濒死之马的马嚼子，无情地摇晃着。

麦糕送予故人尝

层层大树环绕着布局宽广、地势平坦的庭院，树荫下已有夜色飘荡，蚊子在耳边嗡嗡地叫个不停。

那里正是垂井的宿长的府邸。

印有“大谷刑部少辅吉继”纹章的竹帘，悬挂在土坪和中门注，马厩里马嘶阵阵，不绝于耳。大谷刑部的亲兵分住在不同房间，道路上升起了篝火，几乎能烧着月亮一般，扬起滚滚浓烟。

“这已经是我洒第三次水了。地面完全干透了，不管洒多少水都被喝下去了啊。”

还未来得及脱下甲胄的小兵嘀咕道。他正拿着桶和勺子，给庭院洒水。

待小兵回到庭院前的水井边时，看到一个头发和衣服下摆都沾满灰尘、但透出几分清秀的年轻女人，正从门口向里张望，怯生生地站在那儿犹豫不决。

“你是谁？是宿长的佣人吗？”

“不是，我……”好像等着人来问一样，女人马上说道，“我想见大谷平马大人……”

“平马？”小兵们互相看了看，“平马是谁啊？这儿没有叫这名字的人啊。”

于是女人慌忙改口说：“我说错了，是大谷刑部吉继大人。‘平马’是他的乳名。”

“唉，你想见大人吗？”

“如果告诉大人说是丰前的乳母之女前来拜访，我想，大人一定还记得的。麻烦您通报一声。”

“这个……我可说不准。总之，你先等等，我去禀告头儿。”

小兵向内里奔去，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位身穿黑革胴、个头不高、因长着兔唇而其貌不扬的武士一起出来了。

“你是阿筱吗？”

“是的。”

“大人也还记得你呢，说想见你，请往庭院门口来。”

说完，武士便亲自引路。

阿筱带着一路上呵护有加的包裹，端坐在庭院的草席上。

“自幼便听娘念叨着的平马大人，不，是当今敦贺城的城主、大谷刑部吉继大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阿筱战战兢兢地想象着，等候大人出现。

昏暗的书院里只听得见蚊子嗡嗡声，近侍们轻手轻脚地点着灯，书院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叫阿筱吧？”

刑部问。

阿筱只是开口回答了“是”，却怎样都不敢抬头看刑部。

“乳母还好吗？……今年多大年纪了啊？是啊，我今年都三十八岁了，乳母更是上了岁数吧。”

刑部随后继续嘘寒问暖，阿筱却一言不发，只是迫不及待地解开母亲嘱托她带来的包裹，从套盒里拿出麦子捣的糕点，递上她们去关市[注]拜观音求的护身符说：

“家母日夜都说希望能一睹大人长大后的英姿，但自从中风之后，家母连路都走不动，我便代替家母前来拜访。这些麦糕，是家母亲手用麦子捣的，她一边捣还一边为我们讲述大人幼时的趣事呢。而这个护身符，是我背着家母到关市求观音保佑大人武运亨通，在寺里斋戒了七天求来的。家母嘱咐我来交给大人，如果大人愿意收下，家母定会欣喜万分。”

阿筱战战兢兢地说着，这时，她总算能看清坐在书院上座的刑部的模样了。

虽然刑部刚才说自己三十八岁，但看起来像是四五十岁了。左手缠着白布，挂在脖子上，脸也包着白绢，像包头巾似的。他还身着白色单衣，侍童为他扇着风……阿筱一眼望向刑部，瞬间感到背后一凉。

“这个人就是母亲经常提到的刑部大人吗？”她怀疑道，心想，“幼年时吮吸过我母亲乳汁的刑部大人，听母亲的说法，似乎是更为和蔼的人啊？……”

阿筱的母亲在还未生她之前，曾在丰后[注]的偏远村庄里一户乡士家做乳母，给乡士的儿子哺乳。那个穷乡士的儿子就是现在敦贺城的大谷刑部。阿筱明明从母亲那儿听说刑部端庄美丽得像白璧一般，如今一见，哪还谈得上端庄美丽？若是怯弱的人在这蚊子嗡嗡作响、昏暗的书院里不经意地看他一眼，或许会吓得昏厥也说不定。

刑部罹患的是顽疾。早在十几年前就凸显征兆了，现在一看就知道他患上的是麻风病。

他的头发几乎掉光，脸色暗红，直叫人害怕，肿起的嘴唇两边出现紫色的斑痕，而嘴唇更是肿胀得畸形，几乎有一般人的两倍大。当然，他的眼睫毛也已经脱落，眼睛更是只能依稀看到灯火，视力范围似乎仅仅只在眼前五、六尺之内了。

“嗯……嗯……乳母她……为了我……”刑部喃喃自语。

他点了几次头，不经意地眨着没有睫毛的眼睛，听着阿筱说的话，后来朝庭院的方向郑重地低下头说：“请转告乳母，我感激不尽。我这就来品尝这麦糕，还会随身带着这枚护身符出战。”

他让近侍接过套盒，马上伸手拿了一个麦糕，边吃边问：

“阿筱，你是乳母的第几个孩子？”

“我是四女儿。”

“是吗，那乳母现在的生活起居如何？”

“我二哥住在宿驿附近的乡下，教人习字。母亲住在二哥那儿养病，毕竟母亲年事已高。”

刑部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近侍唤道：“喜太夫！”

刑部对当班的近侍三浦喜太夫耳语了一番，喜太夫便进里屋取来一个小箱子，拿出十枚金币摆放在白纸上包好，随后走出屋，亲自将刑部的心意传达给阿筱。

阿筱怕拿那么多金子回去会被母亲训斥，左右为难，扭扭捏捏地推却着。

此时，刑部已从书院的坐席起身来到通往里屋的走廊。刚才有人通报说，当初他一到达垂井就派去佐和山城寻访石田三成(注)的使者，现在回来复命了。

因为三成之子隼人也会参战讨伐上杉，刑部想邀隼人前来商谈，便派使者前往。但不知为何，三成的家臣樫原彦右卫门代主前来，与使者一起进到里屋，这让刑部很是费解。

要说石田三成和大谷吉继，两人可是莫逆之交。尽管佐和山城和敦贺城相隔甚远，两人却心若咫尺。

竹帘悬挂在撑开的三方柱上。植物刚得到井水滋润，树荫下传来令人倍感清凉的虫鸣，烛台上的灯火也随着微风时不时地闪烁。

来客若非是关系亲密的好友，刑部总是秉持隔帘接见的礼节。他坐在竹帘前问：

“是彦右吗？”

“是……”樫原彦右卫门说完马上双手伏地行礼，仰望着竹帘对面的白色人影说，“酷暑当头还要行军，真是辛苦刑部大人了。”

“嗯……打仗终归不是好事，你看，夏天行军，那笨重的甲胄，光是穿上都不容易呀。何况我又拖着这样的病……”

虫鸣切切，打断了刑部的话。

“说来，治部大人隐居之后状况如何，身子骨还硬朗吗？”

“治部大人过得悠然自得。”

“本次德川内府为平定盘踞东北的上杉景胜、直江兼续等人的叛乱而举兵一事，对于曾经得罪过内府的治部大人来说，是个难得的翻身之机。鄙人念及此，才想到邀请治部大人之子隼人大人赏脸光临此地。治部大人不是又在坚持自己的原则吧？”

刑部低沉浑厚的声音充满了忧郁——这是为了石田三成，为了他年轻时的刎颈之友而忧。

阔别多日未曾见

彦右卫门磕头说：

“其实，今天治部大人本打算让隼人少爷也一同前来，刑部大人所料不错，治部大人确有思虑萦绕心头，得知刑部大人行军至佐和山城附近，他想借这次难得的机会与刑部大人面谈。在刑部大人您长途跋涉、艰苦行军之际，实乃不情之请，还劳您大驾绕道前往。主人让我如此转告。”

“要我……去佐和山城吗？”

“正是。”

彦右卫门透过竹帘观察着刑部的脸色，心想：“无论如何都要让刑部大人去主人的居城一趟，否则就有辱君命。”

“嗯……”

刑部并没有轻易点头，想想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的关系——自己已经行至垂井却停止行军、绕道去了佐和山城，这若是传入日夜兼程赶去讨伐上杉的其他诸侯耳中，他会遭到何等怀疑——这些后果当然也不得不考虑。

“嗯……三成这么说吗？……嗯……”

刑部口里不断重复着这句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回复的话，最终他的

心逐渐倾向于那蛰居佐和山城、怀才不遇的好友。

“那我去吧……明日傍晚动身。”

“那，大人是说愿意前行了？”

“不可声张。”

“那是当然。”

彦右卫门回去后，近侍三浦喜太夫绕到庭院前，说：

“大人……我让先前那位女子收下了您所赐的金子，她欣喜万分，刚才在那儿远远地拜谢过大人，已经回去了。”

“有派人护送吗？”

“有，因为要走夜路，派了两个小兵护送前行。”

“不错，挺细心的嘛……有蚊子呢。”

“再熏一熏吧？”

“熏吧。”

喜太夫取了榧树叶，从边缘点起，叶子散发出来的烟蹿到房檐上，镰刀似的新月发出柔光，正照耀着那里。

刑部抬头看向月亮。脸上凸凹的痕迹就像涂了油一般，反射出幽蓝色的光。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瞬即逝……乳母应该也上年纪了，离开乳母有三十年了，与治部相识也有二十二年了。”

熏蚊子的榧树叶静静地燃烧着，时而有火星扑哧扑哧地飞散。

“喜太夫。”

“在。”

“把放在书院的麦糕拿来，再上碗茶。”

侍童刚把麦糕和茶端来，刑部一边说着“真是怀念啊”一边将麦糕捏小，放入口中说：“喜太夫，这是我幼时最爱吃的东西……好久没有尝到少年时那熟悉的滋味了。你也吃一个吧。”

喜太夫刚答谢完，注意力又转到其他方向传来的声音。那是马蹄“嘎登嘎登”地踩踏地面的声音，接着，又听到墙外雷阵雨般嘈杂的士兵的脚步声。

“啊？……怎么回事？”

喜太夫刚从蚊香旁站起来，长枪队队长汤浅五助就前来报告：“毫无异常。”

喜太夫诧异地问：

“但是，刚才的声音……”

“没事，那是在我军之后出发的京极高知和佐佐行政的人马，他们正争先恐后地连夜行军。”

刑部装作没听见，用白布捂着流出脓水的脸颊，苦笑着说：

“真是贪功之人啊。听说这几天光是从淀和大坂出发的，就有七十多位大名和五万多名兵卒。只是去攻打上杉的会津一城而已，就如此大张旗鼓。反正要先到江户开作战会议，时日尚多，如此马不停蹄地连夜赶路，除了贪功之外还能为何？只想博得德川内府眼熟而不惜连夜赶路，那些目光短浅的大名打的如意算盘，一眼就能看穿了，还真是可怜啊……啊哈哈哈哈，想想就觉得热。”

心耳心眼战沙场

“左近，他们还没到吗？”

石田治部少辅三成在佐和山的房间里，见天色渐暗便等得不耐烦了。

岛左近，已过世的太阁殿下丰臣秀吉甚至说他“跟着石田真是大材小用”，今天则是三成安排的唯一一名近侍，在隔壁的宾客房里答

道：“啊……刑部大人来了。”

说着便起身前去迎接。

湖水仍旧很明亮。琵琶湖北面的群山，对岸的比睿山、四明岳等都已被夜色缠绕，湖水反射出的蓝色暮光倾泻在城郭大走廊的木板上。

“居城很不错啊。”大谷刑部一边称赞，一边让侍者牵着手指的前端，走了过来。

“这里背靠伊吹山的要害，同时占据北国街道和东海道这两条要道，若是驱舟而去，转眼便可入京——而且这绝佳之景，很适合享受宁静和悠然自得的生活啊。”

好像看得见一般，刑部先面朝湖边，接着又缓缓转向城楼的庭院，问，

“是这儿吗？”

说着就坐了下来。

很快三成也来了，说：“刑部，好久不见啊。”

“是啊……”刑部面向来声处，“治部吗？久违了。”说着，微微低头示意。

三成凝视着好友这被白绢包着的头，问：“你要坐阵后方啦？”

“何出此言？”

“你还带着病呢。”

“打仗，靠的不是肉搏，是气势——要是认为自己不行的话，我吉继也不会有今时今日了。”

“哼……你还是老样子。”三成的微笑爬上了脸颊，端起了一杯酒，“喝一杯吧。”

“我喝茶吧。”

“酒呢？”

“戒了。”

“堂堂刑部也战胜不了疾病，竟然连酒都戒掉了吗？”

“不是……是因为这个。”刑部用手指着自己像贝壳肉一般红肿糜烂的双眼说，“一喝酒，这个就会恶化。就算不喝，最近也看不大清楚了。”

“……看不清吗？”

“嗯……你离我这么近，我也只能看到像用墨笔勾画那般模糊的影子。真想再看一次治部开怀一笑的容颜啊。”

“如此严重吗？”三成痛心地皱着眉头，刑部的病情比他想象中的更严重。仔细一看，刑部的身体都还活动自如。虽然从刚才开始他就没动过左手，那是左手被白布挂在脖子上的缘故，刑部的容貌可是走了样了，似乎连灯火都不忍心照亮他的脸，。

为好友伤怀的三成脸色暗淡下来，像是很气馁。

“唯一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友，如今拖着这副病体。”三成在心中长叹了一声。

湖边的夜风，吹起了阵阵凉意。两人毫不在意摇晃的灯火，沉默了一阵子。

“……但是刑部。”

“嗯？”

“你刚才所说的气势，要是之前自然如此，可现在你都看不清楚，即便是上了战场，又如何杀敌呢？……还是因为内府声讨，才不得不勉强出兵？”

“内府的……”刑部听出了言外之意，“治部，你是在讽刺我啊。”

“世人这么想，再自然不过了。”

“外人我不管，刑部我这人从不求荣华富贵。而且我对秀赖公[注]是忠心耿耿，无心追随德川内府——盼只盼秀赖公健健康康的、早日长大

成人，祈求天下在秀赖公成人之前一片太平——因此才听命于德川内府，没有拒绝此次出征。”

“是吗……但我担心你能否上战场啊。”

“说这话可不像你。两人刀锋相向，用的不是剑，而是精神。说来，打仗是用眼吗？用眼能指挥吗？要是有个只会根据肉眼所见阵型和军情打仗的傻瓜，早就溃不成军了——也就是说，大将指挥作战，靠的是洞察秋毫的活眼，所谓活眼，就是指心之眼……我的心之眼还没有瞎。”

“原来如此。”

“不止如此，”

听到刑部血气方刚的语气，三成的眉头突然舒展开来。

“还有耳朵。这对耳朵，若将它用做心之耳，足不出户也能听到天下的变动、军队的脚步声，就连火药枪的子弹声也不会错过，还可以很好地掌握三军的配备。人就算是被堵住鼻子、蒙住眼睛，也不会像常人所想的那样不便呢。”

“我明白了。”

“但是，我不惜戒酒，心有迷恋地珍惜只看得到四五尺范围之内的眼睛，还有其他理由……像拿筷子，上厕所之类的生活起居中的琐碎小事，也不能总是麻烦近侍们啊。”

想到这位好友也曾拥有过的风华正茂的青春，三成几乎落泪。

湖心漫话夜渐浓

“说来，”三成重新端坐着说道：“这次德川内府讨伐上杉一事，刑部有何看法？”

刑部应声而答：“治部，”然后向治部又靠近了一些，“原来今夜想要见我是为了这件事啊。”

“嗯！我想听听刑部的意见。”

“听了我的意见又能如何？治部一定也自有高见吧。”

“我的真意，之后自会言明。”

“那我就先一表拙见了。上杉景胜造反那是迟早的事，直江兼续此次举兵也是势在必行。当下，敢与德川内府直接对抗的勇者，普天之下只有二人，其中一人是直江，另一人近在眼前，就是治部你啊。”

刑部似乎没有看到三成的苦笑，他拿出白布，不时地揉着发痛的眼皮，

“但是直江此番举兵，正可谓是‘昙花一现’啊。要预计这次战争的结果嘛，我敢断言，很遗憾，纵然他是北国第一的英杰，不出多日，也一定败下阵来——因为他相信的是猛将强兵，却不知人心所向何处，也不知诸侯是否拥戴上杉和直江，虽拥有雄韬武略却不能洞悉天下风云变幻。”

三成抬头直盯着天花板，他沉默着，一动不动地听着。

“本来，已故太阁殿下出征朝鲜就已经改变了当时的局势。此后日本就脱离了乱世，同时，人们对于征战心生厌倦，之后的战争都是为了消除战争而战，不过是为了确定真正的统治者而战。然而，太阁殿下过世后，不论是兴修大佛殿，乃至诸多大工程，丝毫没有引起民众的不安，因此，民众不知从何时起也愿意服从德川内府的政策，诸侯争相造访德川幕下，否则大坂城和德川家的领土也不会出现七三分的状况。此次进攻会津，内府一声令下，当日就有七十多名诸侯挥军东下就是证据。诸侯们畏惧家康的一颦一笑而争先恐后之态，固然可耻……但是，那是时势所向，不容小觑。直江兼续视内府为敌，却没意识到这是在与时势为敌。”

“但是，刑部，”

“干嘛？”

“直江也不是为了私人恩怨而举兵——至少，他的内心也是为已故的太阁殿下尽忠啊。”

“非也。”刑部将手从膝盖上稍稍抬了起来，做出摆手的姿势，“治部，想要看清他的真意，太难了。直江也是个人物。”

“旁人我不知，但是我三成相信他。直江兼续无疑也是一个为丰臣家着想的人。家康转眼就背叛了在已故太阁殿下灵前立下的誓约，逐渐将秀赖公的天下揽入自家手中，他是无法对此卑劣行径视而不见的好汉。”

“可能是吧……”刑部说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若真如此的话，就算是战败，我也会为他感到欣慰。”

“随你怎么想吧，刑部！”三成气得耳朵涨得通红。

刑部将榻榻米窸窸窣窣地移向三成，三成则坐直了身体说：“直到昨天，各个诸侯国的大名小名，武士和平民都还在赞美已故太阁殿下的恩德，如今，他们便仿佛非德川内府不服似地拥戴他——人心薄如纸——这世道，刑部你不感到愤慨吗？”

“我感到恐惧。”

“何谓恐惧？”

“人们的喜新厌旧，使得人民拥戴的统治者说变就变，民众的这种力量及其善变的性格都令人恐惧——武家或许会认为天下是靠自己的武力打拼而来，其实不然，天下的归属是靠民众决定的。”

“不，那也不一定——他们不知如何正确选择——比如说，像德川内府这种老狐狸，我们决不能把天下交给他！若是不顾秀赖公，如内府所愿，乖乖地将天下献上，我们死后哪还有脸去见已故的太阁殿下呀！”

“那么——治部真意为何？”

“我认为现在正是天赐良机。”

“现在？”

“今年秋天，直江占据了北国和东国，内府的援军又都正从远方赶来助阵的路上，我们请求秀赖公发文书，让西边的毛利辉元和岛津义弘也起兵。”

“且慢！”刑部压住了三成的声音，忙问，“你早就与直江取得了联系啊——上杉的举兵，也是你的计谋吗？”

三成正等着刑部开口问这句话，应道：“正是！”

“嗯……”

“刑部……”

“……”

“刑部！既然我已和盘托出，你可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啊。”

“这些话——除了我，你还对谁说过？”

“安国寺惠琼注。”

“安国寺？……嗯，你想拉拢毛利辉元啊。”

“他一定会起兵的。”

“这个可难说了。”

“不会的。”

“不，我不是说毛利，而是这个计划。我怎么想都认为没有胜算……你真是让我为难啊。”

刑部的肋骨动了动，喘了一大口气，他那没有肤色的皮肤，因为担心好友而充满了忧郁。就像脖子上的筋被挑断了一样，他久久地没能抬起头来。

遥想当年品清茶

对于三成的企图，刑部并没感到意外——但是，他苦口婆心地劝着三成，说他的计划毫无胜算。

假使这次计划能够成功，结果真能如三成所愿吗？

再来看三成试图拉拢的毛利家，现在像毛利辉元这样的人不足为信；说到直江兼续，搞不好，大有可能已经与德川联手了——因为上杉背后的伊达政宗没有起兵——倘若伊达发兵，当然会与德川联合。三成想同时假借伊达和上杉两家之力，不论是从地形上看，还是从两家世代恩怨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而其他计入盟军的人，他们的耐性如何，可信度高吗？比如说小早川秀秋和宇喜多秀家——其次，不，首先——

治部少辅三成本身的声望尚不足以成就此等大事，论为人处世，他又总将太阁大人挂在嘴边。对于他的才智、诚意、清廉，以及所行之事皆有道可循的这几点，世间都承认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德望又是另外一回事，是否可靠也另当别论。比起内府，三成过于年轻，而且在南征北战的武士眼中，他头脑敏锐、身材纤瘦，看上去就是所谓的文官，和武士们性情不合，太阁在世时就是如此。

其次、再次、再者——刑部又列举出了几个理由。

“治部，拜托你放弃这次的计划吧。”

刑部满脸诚意，接着又咬着牙根说道，

“我不明白，既然你都与安国寺商谈——至少在动员直江兼续之前，为什么没派人赶去敦贺城告诉我一声呢？这让我懊恼极了，都怪平时疏远了。”

三成似乎被说中了痛处，沉默不语。

但是对他来说，木已成舟，就算现在停手，事情也终将向前发展。

而且，家康和三成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不和，双方一直处在斗来斗去的宿命般的立场。

为知己者而死——从武士道精神说,受了太阁殿下的恩惠，就算这只是对轻薄的人心敲响警钟也甘愿——由此也可见三成决心之坚定。

“伤脑筋……伤脑筋啊……”刑部只是反复地如是说。

“要干就搏一搏吧，若是直江他们还未行动的话，想取得家康首级，还可另想其他办法……事到如今。”刑部叹了口气，接着又说，“为难啊……”刑部整个人都陷入了困惑之中。

将真意和信念告知好友后，三成心平气和地静静从房间的角落起身，走向煮茶的风炉釜(注)旁。

听着风炉釜中咕噜咕噜烧水的声音，就像远方传来的波涛拍击礁石

的声音，意识到夜色已深的两人，久久地背对着对方……

但是，两人相互揣测着对方的心意。

“他是会答应，还是会拒绝而归呢？”

三成如此揣测着，将汤柄杓[注]伸入釜中。

刑部则在心里喊道：

“算了吧！放弃吧！你要是现在死了，大坂城怎么办！”

想要怒吼的冲动就迫在胸口。

这时三成端起自己沏的茶，用帛纱[注]垫在茶碗下说：

“刑部，我茶艺不精，但今晚已经吩咐近侍们下去了，你就勉强润润嗓子。”

说着便将茶碗递给刑部。

黑色的茶碗中漂浮着绿色的泡沫，显得很鲜艳，刑部闻了闻茶香，突然回忆起一段往事。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年正值太阁殿下统治的盛世年华。茶会也流行了起来，不论在大坂城还是醍醐，秀吉都多次举办茶会，茶会上，诸侯和侧众也经常同席而坐。

从那时开始，大谷刑部的皮肤上已经显现出麻风病的征兆了。有的大名不愿坐在他旁边，就连在大走廊里与他擦肩而过，大家都敬而远之。

然而太阁却对此毫不介意，甚至还很自然地将佩刀交给他保管，使得多愁善感、年纪轻轻的刑部热泪盈眶——后来，在一次茶会上，他遇见了另一个温和的人。

那就是石田三成。

刑部和三成从十六岁起就认识了，三成因欣赏刑部的才能，便向当时居于姬路城、尚未改姓“丰臣”的羽柴秀吉引荐。刑部这个丰后小村庄里的乡士之子，得以和秀吉这样的大人物结缘，实际上就是三成促成的。

然而，当刑部后来也受到秀吉的恩宠、扬眉吐气了之后，他并不认为带自己出人头地的三成是优秀的人才。虽然他认可三成的才气、正直和廉洁，但还是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太过于冷酷理性。他将三成看作前辈和恩人，对三成以礼相待，却再无好感——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深交了。

但是，在那次茶会上，三成坐在刑部旁边。然后，盛着浓茶的茶碗从太阁开始顺次传递着，一人喝一口，刑部张嘴喝茶时犯了个大疏忽——说起来，可能是因为那时已经患病，鼻腔变得松弛的缘故吧——有一滴清水鼻涕落入了茶中。

“啊……”刑部似乎都能看见自己脸色变了。

此时，坐在身边的三成说：

“到我了。”

刑部这时是惊慌失措。

其他人眼中也带着复杂的神情，静静地看着。

“哎呀……这……”

刑部无可奈何地说道。

见状，三成温和地笑着说：

“我来喝完它。”

三成接碗的手指蕴含着力道，刑部局促地放了手。三成若无其事地喝干了，按照茶道的规矩放下了茶碗。

自此之后，刑部明白，三成的性格看似冷酷，其实灰烬之下蕴藏着谁都不知道的热情在燃烧。

后来，刑部心中认定“可为这位好友两肋插刀”，主动去找三成与其

结为刎颈之交。三成也知道自己的声望不足，只要是刑部有事，他必定奋勇当先。

奈何失算盟军叛

“今晚我先回去了。”

“要走了吗？”

“嗯……”

刑部最终口头上没有答应，也没说拒绝，只是沉默着。半夜时分从佐和山城乘轿回到垂井。

轿上颠簸，刑部心里仍想：

“要阻止治部！……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

虽然一心想要阻止，但是他也明白三成已经不会回心转意了。

“如果阻止不了呢？”

刑部现在一思及此，便烦恼不已。

到了第二天，本应从垂井出发的大谷军队，仍然滞留在宿长的府邸。

刑部病情突然加重的消息在宿驿里不胫而走。

刑部的房间里，实则有一股阴郁之气弥漫在竹帘间。白色的寝具铺在榻榻米上，昨天铺了一整天，而今天才入夜就铺上了。

刑部仰卧在被单上，几乎失明的眼睛望向天花板思考着。

“我已经不再犹豫了！”

多亏那一碗茶，让刑部下定了决心。人又不是非当英雄不可，只为胜利和大局而行动可算不上武士。

“三成！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但是刑部迟迟未将答复送往佐和山城，因为天下分裂已成定局，他如何才能支援三成呢？他是出面游说去帮三成扩大盟军队伍，还是上战场助阵呢？既然要开战就一定要赢——即使毫无胜算。

刑部在心中盘算着：“首先，小西行长肯定会听三成指挥，前田利长也会出于情理起兵，而增田长盛、长曾我部盛亲、丹羽长重、宇喜多秀家、岛津义弘也是如此。

真田昌幸才是不论兵力多寡都绝对要拉入己方的一人，三成到底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

“喜太夫！”

刑部唤近侍道，此时已是半夜。

“在……”

“让五助带着这封信，秘密前往佐和山城。”

“几时写的……”

三浦喜太夫感到惊讶，刑部竟然写好了信。汤浅五助刚带着信，匆忙赶往佐和山城，刑部马上就接到即刻从垂井出发的命令。

但是——不是让他去往东海道。而是家康得知刑部少辅的病情，让他撤回越前敦贺。

***

天际露出鱼肚白，就快天亮了，但是，今晨大雾弥漫，咫尺之外的事物全都看不清。

当天正是九月十五，雨从前天开始就下个不停，今晨又大雾茫茫，不时还会来阵倾盆大雨。

关藤川、牧田川、相川、杭濑川……滔滔江水蜿蜒流淌在关原的旷野和盆地上，泛着浑浊的红色，拥着泡沫，奔腾而去。

黑云压城——乌云消散——

不时还会射出一道阳光。

环绕着旷野的丘陵、山岳和峰岭都显露出黑黑的山体。在各个要塞都可以看到城防栅栏，插着湿漉漉的军旗，放眼望去兵马遍地。这里是西军阵营，有石田三成麾下的小西行长、小早川秀秋、毛利辉元、长束正家、安国寺惠琼、长曾我部盛亲、宇喜多秀家、大谷吉继等号称八万大军（一说是十余万兵马）驻营在此。

各处战火已经陆续点燃。

满身泥泞的东军蜂拥而至。

东军的总帅德川家康将大本营设在了桃配山。

放眼一望。

除了松尾、南宫[注]和大平原之外，到处都充斥着战火的喧嚣声。

“不如趁此之机——”

三成盘算着，

“现在进攻家康的主阵，一定会旗开得胜。”

他站在笹尾的主峰上，心系刑部：

“刑部呢？”

凝视着刑部阵营所在的方向。

此次开战实为乾坤一掷，他最信赖的就是大谷刑部。刑部的大军已经渡过关藤川，与东军藤堂高虎、京极高知、织田有乐的军队展开浴血奋战。

轰——

嗒嗒嗒嗒——

分不清是山崩还是炮响的轰鸣声、兵将们的厮杀声、马匹的嘶鸣

声，还有金属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源源不绝地涌入耳膜。绑着头盔的头不时会感到阵痛。

“刑部正在杀敌……”

三成朝着在远处杀敌的好友微笑着，脸上弥漫着欣慰的表情——刑部派人送来佐和山城的最后一封信突然映入眼帘，信上说毋须承诺，本次战役就将生命托付于三成。

“狼烟！狼烟！”

三成对着大本营的士兵们喊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股黄色的浓烟直冲云霄。按之前的约定，以狼烟为信，己方阵营的小早川秀秋将派其手下一万五千兵马和吉川广家率领的大军下山从背后包抄敌军。

“怎么回事？五助，你去看看！”

三成感到焦急，让汤浅五助前去岛左近阵营。

左近也跺着脚——不管发多少次信号，可秀秋和广家就是不按约定行动。

就要错失良机了！

大谷刑部和小早川隆景也派特使前去催促。但是，秀秋军营派出一老臣，不得要领地回答着，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

同时，大约正午十分，家康也派了人前来，说：

“现在关原之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请遵守之前的约定，倒戈吧。”

如此催促多次仍不见他们有所行动，家康便说：

“被那小子算计了吗？”

他站在阵地里，咬着手指，而秀秋和广家的向背正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便下令：

“向秀秋阵营开炮。”

秀秋本就在观望形势，见东军的大炮便铺天盖地向他的阵营袭来——作出决定的时刻到了。秀秋的一万五千大军举旗倒戈，齐声呐喊着冲下山，突然六百门大炮一齐开火，从侧面袭击了大谷刑部的军队。

山丘永别心坦荡

“果不出我所料。”

大谷刑部听说小早川秀秋背叛后嘟囔道，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事到如今，大势已去啊。”

刑部说着，就从四面撩起的轿子里探出身子。见状，士兵们忙说：

“哎呀，这里离敌兵实在太近了，我们这就带大人您转移。”

士兵们抬起轿子，朝着山丘的高处奔去。

步枪的子弹打到轿子的竹竿上，弹了出去。刑部便说：

“向南前进。”

侍者们已经故意将轿子藏在灌木丛的阴影里了，但这是刑部的命令，他们只好把轿子停在敌军一目了然的地方。

刑部在轿子里一动不动地用他所说的心之眼和心之耳关注着东军和西军纵横关原一带的激烈战斗。

再看刑部当日的装束——贴身穿着练绢[注]制地的双层小袖[注]，外面披着直垂[注]铠甲，上有墨绘的蝴蝶纷飞图做点缀，没有戴头盔，青蓝色的丝制袋状头巾连着红色的护颊，绳结系在颚下。

……看见了！……听见了！

刑部心中像有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时势的风云变幻。

现在，刑部身边只剩下五六十人。其他的部下与叛将秀秋的大军展

开了交锋，杀敌三百五十人，己方也伤亡百名以上，后来整支军队便被打得四散了。也有兵将看到刑部的身影出现在山丘上，就气喘吁吁地聚拢而来，但那只是极少数。

他们一齐在刑部面前磕着头说：

“平塚因幡大人也战死了。”

“富田重政大人也壮烈牺牲。”

传来的都是己方悲壮的战败之报。

“嗯……嗯……”

刑部的脸上流出了脓血。家臣们眼里，这脓血好似血泪。

部将们几乎全军覆没，如落叶般飘零四散。而刑部，却还是沉默地坐在轿子里。

“……治部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可惜了一位英雄啊。”

刑部轻声念道，周围的人依稀能听见。

失明的眼睛这时突然看向旁边。在乱战中，发现了什么吧。

“是五助吗？”

刑部问道。

“是，五助见过大人！”

汤浅五助回来了。

刑部正等着他的报告，急切地问：

“成败如何？”

“事到如今，已经回天乏术了。”

刑部听到五助冷静的回答，应道，

“也许是吧。”

一如往常。

然后，静静地说，

“大家都上前来。”

刑部将众人集中起来，充血得睁不开的眼皮看向家臣们，

“难为你们了……有我这么个残疾将领，不能让大家凯旋，各位一直以来都尽忠职守，我刑部真是无以回报啊。”

“……”

兵马的杀戮声轰隆作响，在这让天空也在悲鸣、大地也沸腾的死亡旋风中，只有此处的刑部和兵将们静静地像呜咽的父母和婴儿一般。

“而且这份忠诚，延续到了这最后一天……”

终于，连刑部的声音也哽咽起来。家臣们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主人的容貌。

“……我这双眼睛要是看得到的话，真想与你们一同驰骋沙场，浴血奋战，像武士一样死得其所，但是我看不见。我决定自行了断。你们也自便，想要名垂千古之人不用在意我，去英勇杀敌吧。若是想回故乡的，或家有老人的，你们就逃走吧——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不管大家的选择如何，现在终将一别，至少让我再听听你们的声音，大家都上前来报上姓名作为永别，然后再走吧——”

“这……”

一时间，谁都没有出声，但是已经能够听到山丘附近的河滩边有叫喊声和打斗声传来，那是敌军和仅存少数的己军。

“别犹豫了！”

刑部叱喝道。

四五十名家臣分别报上了自己平时的官位和姓名，然后告别刑部，拿起长枪，冲下山丘朝敌军杀了过去——连刑部不知姓名的牵马小兵也报上姓名杀敌去了。

“……只剩这些人了吗？”

“五助还留在刑部身边。”

“嗯，五助你先留下。”

刑部说着，像是冥想一般，在轿子里低头沉思着，突然莞尔一笑——那是同情那些趋功逐利、为功利变节、为功利打仗而呐喊的众人的讽刺之笑。

“好啊。不管何时何地，治部一直都是我的良友啊。我这身体就算是没有参战得以苟活，最多也只能撑五年或十年吧……我做了应做之事……至少不是受功利驱使而行动。这也是多亏了治部啊，偿了我想交挚友的夙愿。”

话音刚落，五助就看到了从山丘背后冲上来的敌兵。

“准备上路！”

五助对刑部喊道。

刑部答：

“来！”

说着便将身体探出轿子。汤浅五助看着刑部的脖子，“咻”地一声挥刀而下。然后，他抱起主人的首级，用袖子抱紧，脸上的表情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愤怒，冲向环绕着乱军的白雾之中。

1. 淀：京都府京都市伏见区西南部的地名。（译注）

2. 白河、会津：上杉景胜的领地。白河，今福岛县中部以南的城市；会津，今福岛县西部地区。（译注）

3. 美浓：今岐阜县南部和长野县木曾郡地区。（译注）

4. 大谷刑部：即大谷吉继，时任“刑部少辅”，相当于正常官阶“从五位下”。江户时代之前的律令制度，五位是国司、镇守府将军或与诸大夫相当等第的官位。五位以上的

位阶为贵族，从五位下以上为“通贵”，而从三位以上者则称为“贵”。（译注）

5. 敦贺城：今福井县境内，时属越前国。（译注）

6. 垂井：今岐阜県西部不破郡。（译注）

7. 中门：日本古代的寺院和贵族宅邸做成包含空地和走廊的外院和内院时，将其中内院的门称为中门。（译注）

8. 关市：位于今岐阜县中部。（译注）

9. 丰后：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领土约为今大分县北部（宇佐市、中津市）以外的大部分。（译注）

10. 石田三成：是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丰臣秀吉的家臣，时任治部少辅（从五位下）。治部长官为治部卿（相当于正四位下），负责管辖外事、户籍、仪礼。石田三成的居城是佐和山城（今滋贺县彦根市）。（译注）

11. 秀赖公：指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丰臣秀吉病逝后，时年6岁的丰臣秀赖继承将军之位。（译注）

12. 安国寺惠琼：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任安国寺住持，为毛利辉元负责交涉等外交事宜。（译注）

13. 风炉釜：日本茶道中用于煮茶的茶具之一，上部是釜，即煮茶的锅，下部是风炉，盛放烧炭给釜加热。（译注）

14. 汤柄杓：用来舀热水的有柄长勺，与中式餐具中的汤勺不同的是，通常茶具中的柄杓以竹制居多，杓呈圆柱形，柄的一端在杓中部与之相连。（译注）

15. 帛纱：又称袱纱，是一块丝绸制（长约27厘米、宽约

29厘米）的方巾。现代日本茶道中，帛纱（袱纱）指用于清洁茶具的帛纱，而端茶及欣赏茶具时所用的帛纱则被称为古帛纱。（译注）

16. 松尾、南宫：依次是松尾山（小早川秀秋据点）和南宫山（毛利辉元据点）。（译注）

17. 练绢：经纬线均用生丝的纺织品经煮熬变软后的熟丝纺织品。（译注）

18. 小袖：日本传统服饰之一，是现代和服的原型，因袖口开口较小而得名。（译注）

19. 铠甲直垂：直垂是一种上衣下裙式服装，上衣交领，三角形广袖，胸前系带。此处的铠甲直垂指直垂样式的铠甲。（译注）

脚

饥饿山河

一

“彦太，你知道了吧？”

“嗯，我会去的。”

“二十日的集会，你可一定要来啊。你可是咱们青梨村的骨干啊。你有能力，口才也好，还有学问，不管怎么说，青梨村就数你彦太最行啊。”

大村长的儿子、两三名老百姓，还有组织集会的乡士[注]家的小伙子，悄悄地从米仓回来了。

彦太在自家后门口望着风，目送来者们在这早到的寒露中穿行，消失在黑魆魆的、满是枯叶的桑树林中。

四岁小儿轻比糠
稗粮小孩一般样
小儿尚且无乳养
苛捐杂税需上交
头扎稻草
勒紧裤腰

这是一首村民们耳熟能详的炖酱菜歌，一个佃户家的小孩哼着走过这块贫瘠的农田。彦太两只胳膊抱在胸前，仿佛在咒骂这片贫瘠的土地和村民的宿命。一个穷村子，即使天黑也不点油灯。

彦太心想：“即使百姓们心一横，扔了锄头做苦役、做木匠都要交劳

役税；卖油卖酒也要先付株钱，去摇船谋生吧又要交船运税，连去河里捕鱼都要交钱。真活不下去了，逃到其他地方，一旦被抓就是砍头。生孩子就要付胞衣钱[注]、死了还要给寺庙交法事钱……百姓们到底该怎么办？”

刚才一行人窃窃私语说“一起抗议！一起造反！总比饿死强啊！”这愤恨的话语和他们那拼命挣扎的眼神，都紧紧地揪住了彦太的心。

“看来二十日那天的集会，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参加了。既然参加就不说丧气话，我这团火有可能点燃几十个村子的火啊。”

想到这，彦太对自己这种刚烈的脾气感到恐惧。

如果牺牲一人能够拯救几十个村子的饥荒，那倒也好。但在真由伊贺守的领地里，已经相继爆发了茧丝起义和千曲川船运骚动，还有因领主向百姓收取苛捐杂税来满足他所痴迷的御庭烧[注]而爆发的须坂陶工起义。彦太仔细回想，挑旗造反的数不胜数，但却没有一个成功。

正如地方志记载，自古以来，信州[注]人虽聪明智慧，但有好斗、不团结的缺点。而土地贫瘠，藩里的官员靠着十万石[注]粮饷苦苦经营着藩中财政，他们精于兵法，巧于偷奸耍滑，擅于镇压造反。因此，骚乱之后，主谋总是成排地被砍头，连千曲川都被染红了，百姓仍就什么也没得到——

小儿尚且无乳养

苛捐杂税需上交

——只有无奈地唱着炖酱菜歌来表达无限的愤慨了。

二

真田伊贺守的一个家臣，名叫佐久间修理，百姓们这些年对他简直恨之入骨。佐久间修理，号“象山”，传言是位学者、炮术家，还是一位经世家[注]。他曾经被任命为监督员兼检查官，对千曲川进行修整，在山上种植丝柏，在低洼处种植苹果苗。他还研究温泉利用、火药制作及葡萄酒酿造，大胆地施展他的才学。这本无可厚非，可百姓们本就要去

宿驿注服例行徭役，家里的劳动力每天还以“帮忙”名义被征去植树，进行其他的无偿工作，这让百姓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终于，佐久间被藩主派到京都和大阪去了，百姓们犹如驱赶瘟神一般，说着“驱赶佐久间”进行庆祝。可好景不长，正是他象山献计，松代藩明明没有钱，却不断地购买大量的大炮、步枪、弹药及科学器材等物品，在千曲川每天都有演练士兵在“砰、砰”地大练射击。

当然，这些钱都来自于百姓们上交的税金。自从百姓们知道那些四斤炮一发值多少钱，一听到“砰”的枪炮声，就好似射出的是自己的心血，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每年购买武器的花销都是一笔巨款。“国家正处多事之秋”的谕令虽已颁布，可“多事”到什么程度呢？“尊王攘夷”口号在京都、江户一带闹得沸沸扬扬，百姓们虽有耳闻，却并没有认识到其必然性。

与其饿死不如起义造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动荡的局面周而复始，让几十个同样饱受土地贫瘠之苦的村庄隐隐作痛。

彦太的家是户数相对较少的村子的小村长，世世代代性格刚烈，所以只要胆小怕事的百姓遇到什么事，他们都会热心帮忙，因此，受到藩里的特别关注。

就算有传阅信送来，彦太也借故托辞“老爹过世还不过百日”不参加集会，但这个责任是他无法退避的，已经身不由己了。而他心里预感到，一旦参加，就会如三代之前的列祖们那样热血沸腾，点燃造反之火，拼死战斗。可是，一想到自己祖先们的牺牲到底给后来的百姓带来了什么，就不得不冷静下来。百姓们现今仍在挨饿，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唉，我不想白白地搭进去一条命啊。”彦太犹豫了。

这时，有人在屋外唤道：“小彦。在吗？”

“谁啊？”

“我，中野宿驿的茂作啊。”

“哦，进来呗。”

“诶呀，不进去了，我是来接你的。延德冲酒馆老板的儿子要助啊，离开家乡七年了，才回来，说想见一面来着。去吗？”

“哦，要助啊……是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我们可是铁哥们啊。去见一面也好，这就出发。”

星星已经出来了，去田里劳作的人还没回来。彦太离开这又大又黑的房子，出门去了。

三

彦太小时候的铁哥们要助在中野宿驿的川鱼茶店里准备了酒，等着彦太。

彦太一见面便大吃一惊：“嚯！你成了武士啊！”

“嗯，一直在京都。这次兼任佐久间先生的随从，到松代藩办事才有机会回家乡呢。你过得还好吧，彦太？”

“嗯。”彦太哼唧了一声，突然无法用平等的口气说话了。

他家小酒馆在当地俗称“铁板店”，客人主要是牛马贩子。现如今，看他腰佩双刀、身穿裙裤、头挽发髻，再看他的谈吐，和当年那个小酒馆家的儿子简直判若两人。彦太很是羡慕，又很抵触，同时又感到很羞耻。

“我们俩，当年每天晚上都会去中野宿驿的练武场，那位只会挥棒的剑术老师还在教剑术吗？”

“人还在，只是现在中风了，教不了喽。百姓们一手要拿锄头，一手要拿镰刀，哪还有手拿筷子啊？都是那大量的苛捐杂税，徭役什么的闹的。”

“又在抱怨年贡的事啊，村子一点也没变嘛。”

“都怪那个佐久间修理不好。”

“佐久间先生可是一位达观之士，百姓们不懂他的伟大。因为大家不了解现在的政治形势。

“是吗？你也成了亲象山派了吗？”

“嗯……嗯……是啊，我那时还在村子里，也是个愚昧的家伙，所以也曾愤怒地向先生那张马脸扔过石头，等我到了京都之后才明白先生的用意。这次正是为了购买高岛秋帆先生的大炮才回家乡的。”

“像那样花费大量金钱在大炮之类的武器上面，到底是打算做什么？根本没有用的东西。”

“哈哈哈。很快你就明白了。”

“很快？你说很快？很快就要造反了。百姓们早就被榨干了。”

“造反？”要助面带怜悯地笑着说，“你想造反吗？”

“我倒也没想过。”

“家里的小打小闹，差不多该停了。现在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不能再这么闹下去了。”

“日本……外患……”

彦太的脑子里满是信州这几个村子的存亡，听要助这么一说，才发觉自己的眼界和知识都与要助差了一大截。

“也许吧。”彦太的语气软了下来。

英、俄、法等各国黑船[注]正在日本沿海窥探，觊觎着日本这块肥肉；主张迎击外敌的朝廷的攘夷派，和幕府的开放港口政策相对立；能人志士、各藩的动向——水户学[注]的学习热潮——还谈到了中国的鸦片战争与日本国情的比较。要助口若悬河，接连讲了大约两刻[注]的时间，彦太听得头都大了，晕晕乎乎地出去了。

“也许吧。”

彦太莫名地感动了，恍惚间考虑起超乎百姓的世界和生存问题。在回青梨村的路上，他想通了一个道理：“无论是自己安身立命，还是救助他人，区区百姓是做不到的。”

接着他环视了一下这片连牲口和家禽都活不下去的贫瘠之地，嘟囔

道：“要助说，我们这是家里的小打小闹，也对，领主也没得吃了，才会来吃百姓的。要是老毛子想要吃掉日本，没有大炮怎么行？这样，如果说造反比饿死强，那么与其造反被砍头，抵抗外敌战死沙场会更值当。第一，死得爷们儿；第二，还可光耀门楣。”

末代百态

一

“连狗都有吃的，江户这样的地方，无论拐到那里，都有很多的野狗。要是我们村的粮食能有这狗食那么多，也不需要造反了。”彦太心想。

他在黑魆魆的批发店町里摸黑走着，在街角处几次被狗吓着。虽然还未到半夜，但没有一家有灯光。大概是从刚才走过的窄桥下面翻滚上来的吧，黑暗中弥漫着潮水的腐臭味。

“啊，就是这里。”

他记得小时候见过一次。艾店的门面宽为六间(注)，卸下了拉门，屋檐下有个漂亮的大锅放在牌子脚下。他还记得那是一口锅。

彦太正站在那个大锅艾店的斜对面，一家专营外送便当的饭馆“政右卫门”的店门口。

“晚上好，”咚咚咚地敲了几下门，彦太大喊道，“我是青梨村的彦太啊。伯伯，我是信州的彦太。开门啊，有人吗？”

彦太心想：“我敲得这么大声，睡得再死也该听到了吧。”

屋里有人回应道：“哪位啊？”

仓库的铁丝窗上看到有灯影晃动，前来的两个人误把彦太当作坏人了，窃窃私语说“好像不是强盗哦。”这才回答彦太：“马上就开门，等一下。”

主人弁政正在里屋与刚扶正的后妻喝着睡前小酒，很吃惊地说：“唉？来的是我信州的侄子？那个叫彦太的小子到底还是来了啊。”

这时彦太已经跟在店里的小帮工后面，进屋了。他圆圆的脸，透着羞涩，孤零零地、拘谨地站着。明明才二十四岁，可看上去已将近三十岁了，身材稍胖，个子矮小。外面穿着劳作时的条纹衣裳，里面穿着剑道服，下穿妇女劳作时才穿的深蓝色女式裙裤。一开始还笑嘻嘻的，一坐下来马上就严肃地闭上了他的大嘴，橡子似的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伯父的脸色。

弁政的表情仿佛在说："真是个难缠的家伙。"沉默地打量起侄子来了。这侄子淳朴木讷，犹如从山里乘风而来一般，正坐在那里，头发绑得像用散了的掸子一般垂在后脑勺，身穿剑道汗衫，却仿照最近壮士的打扮，把领口向外翻——这既不像百姓又不像武士的装束，幼稚天真得让弁政不由得想笑。

"嗯，总算是从山里出来了啊。"

弁政强忍着笑，故意作不悦状说道。

彦太满脑子的的野心和羞涩，使他满是青春痘的脸憋得通红。

"是的，出来了。虽然伯伯您在信上反对我来江户。"

"来了也行、来了也行……你到底把乡下的房子怎么处理的？"

"我把田地、马、家产都变卖成了钱，总共七十两，然后带着这些钱来到这儿的。您在信上所说的我都明白，但就是无法放弃自己的想法。我发誓，我一定会成为一名武士光宗耀祖的！所以恳请伯伯，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当上一名武士啊。"

"蠢货！"

"诶？"

"你啊，简直是笨到家了！"

"……"

"你虽说是个山里人，从小无忧无虑、无病无灾的，再笨也得有个度啊。现在这世道，江户到处挤满了浪人[注]和闲杂人等。就连幕府也没办法解决，要么把那些居无定所的人安排在越中岛的收容所[注]里，要

么像台场收容所那样，编造个工作招收浪人，给这些无赖浪人点儿饭吃，然后把他们弄到京都去了。”

“好了，老爷。”后妻阿村同情地拦了一下，但是弁政使劲摇头，就好像在赶耳边的苍蝇似地继续说：“明白吗？这就是江户。而且，一过了八刻，把拉门卸下，就只看到那些个御用党呀、攘夷党呀、浪人之流擅闯民宅强取豪夺，搞得个乌烟瘴气。太可惜了，你说你，老老实实地待在乡下，做你的小村长，在炉边喝点土产酒，沏点茶品着，聊聊水稻收成什么的不挺好的吗？就这你还不要，偏要来江户——哎，真是笨得出奇的野小子。”

“伯伯……您……我根本不是您说的这样。”

“不是又会是哪回事啊？去年开始就给我寄那些奇奇怪怪的信，你想当武士？真是开玩笑，你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你那个汗衫是咋回事？”

“这个呀，因为怕在国境被藩里人抓住才穿的。我见着村子附近铁板酒馆家的儿子要助，去了京都后成了一名优秀的武士，我也觉得我可以当一名武士啊。”

“原来你的出发点就是学人家啊？”

“还真不是那样。乡下不像伯伯所想的那样清闲，现在都站在要么造反要么饿死的悬崖边儿上了。只要还在村子里，如果有百姓来向我求救，我就算知道会白白送死，也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如果这样能够救得了百姓还好，之前也有人造过反，可每次到最后都出了叛徒，正义的人被斩首示众，到此结束。领主还是领主，百姓还是百姓，这些不过是咱穷旮答的小打小闹而已。与其让我做造反的马前卒在河边被砍头，我更希望能当一名武士，想法子安身立命、救助他人。我觉得只有当上了武士，才能有这样的能力。”

彦太心中异常激动，想说的事却说不出口。他鼻子一热用拳头擦了一下扑簌簌流下来的眼泪。阿村明白弁政既是亲戚，又有江户人的通病，刀子嘴豆腐心，忙打圆场说：“好了好了，还有什么话留到明天再说吧。小彦，待会儿要穿棉袍，你先解了绑腿之类的吧。我想，你肚子也饿了吧，你就趁着做饭时间去泡个澡，我让店员带你去——来人啊，带彦太去一下町里的澡堂。”

说完，硬是让彦太站起来出门去澡堂了。

二

彦太坐在弁政店里的账房。

他将变卖乡下所有家产所得的七十多两原封不动地交给伯父保管，自己在店里当会计，给小帮工打下手。

令彦太吃惊的是，在乡下常说“没的吃”，在江户得说“吃不下”，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被扔掉的餐盒里剩着白白的米饭，基本没动过筷子，剩菜几乎全部倒掉。“这能不养野狗吗？”彦太心想，“为什么，江户浪费到这个地步了还不景气？”甚是迷惑。

在彦太看来，批发店町附近的商人们，生活过得比松代藩的武士、甚至身处居城里的达官贵人们更奢侈、更放荡。彦太心想正因为生活在这里才会如此吧，可他们从来不谈奢靡之事，河岸边的人或附近的商人们一聚起来，总是兴奋地嚷嚷黑船如何如何，尊王攘夷党如何如何。有时，周围会有人张贴讽刺时政的打油诗，瓦版印刷的小报上登载着京都志士的地下活动，或是市井街民有谁家又遭强盗了之类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

“京都的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内，还有其他京都志士，都在小塚原被杀了。”

听到这样的传言，彦太心中汹涌澎湃。他多少明白了，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为了建设新社会，正在积极努力推翻幕府政权。而他也明白了，百姓们没的吃，不仅是因为藩主不力，最根本是由于幕府制度造成的。

“要助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我决定当一名武士、既可安身立命又能救助他人的志向并没有错。”

彦太在账房空闲之时，就去学习击剑。

在枫河岸住着伊能一云之子、伊能矢柄，是德高望重的一刀流剑士。

“你的底子不错，加以苦练，定会提高。你就耐心地练习吧。”代教练说。

彦太在农村多多少少下过地、干过活，更何况，他把无论如何都想成为一名武士的热情全都倾注于那柄竹刀上，所以很受伊能矢柄的喜爱。

“怎么样，那小子还是不死心吗？”弁政时不时问阿村道。

“别说死心了，他还经常去伊能老师的道场，最近的行为举止仿佛就是一名武士，都有人传言说弁政的店里有个浪人在记账了呢。”

“真拿他没办法啊。”弁政苦笑道，但他也挺喜欢侄子的这份热心的，“我得为他做点什么。”

“给他买个御家人[注]家格吧。武士的家格最近已经跌价了，想卖的人满街都是。只要给他弄两把刀别在腰间，就满意了吧。”

“我是在考虑拜托谁引荐呢。”

“退位隐居在阳沟[注]的旗本[注]大人怎么样？”

“你说笹本大人啊，他的话，肯定认识很多人。”

“今天收到了大人办歌会的邀请函，我就带着彦太去看一下。”

“带着那种粗鲁的小子，会被其他人嫌弃的。”

“那他也不会总是个没见识的乡下人啊，就包在我身上吧。

彦太被伯父叫到房里，正襟危坐地问：“伯伯，请问有什么事吗？”

“你和阿村一起，去旗本笹本金十郎大人家里一趟。里面不要穿什么剑道服，好好拾掇拾掇。表现得好的话，也许他能从中周旋，给你弄个武士家格呢。”

“谢谢伯伯。事成之后，我也会……”

彦太好像已经看到了希望一般，很是激动，忙向伯父伯母磕头道谢。

“别谢得这么早。他是我们店里的重要客人，退隐之前可是个旗本大人哦，不得有什么闪失。”

“知道了！”彦太坚定地回答。

三

南阳沟的溪流缓缓流淌着，街道上的人稀稀疏疏，刚发芽的柳树成排地立在阳沟边。

“这里是本所[注]吗？”

彦太是第一次从大川来到这里，觉得稀罕。

阿村嘱咐说：“这附近到了晚上会有夜鹰[注]出没，可不是小彦你该来的地方哦。”

“夜鹰是什么呀？”

“呵呵呵！你还不知道啊？”

话音未落，阿村停下脚步，扬了扬下巴。

这是一座宏伟宽敞的宅邸，有围墙和树木环绕，那扇生了铁锈也丝毫不减威严的冠木门[注]，看得彦太不由得咽了咽口水，问：“就是这里吗？”

阿村驾轻就熟地走进那扇足有六尺之高的侧门，彦太则是忧心忡忡。他们走到玄关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三味线的水调子[注]，彦太更是感到意外了。

式台[注]下面，摆满了精致的女式木屐、日和木屐、驹木屐[注]和草鞋。他们跟着门房，沿着长一间的走廊走到书院时，一道洪亮的高音传来：“哦，这不是小网町的老板娘吗？稀客啊。”

一位五十岁上下、气定神闲、仪表堂堂的老旗本武士倚靠着扶凳如是说。

“今天我们同好相聚，疏络疏络，探讨几支新曲。你们好好地玩。”

“您一直订购本店的便当，总是店员们招待您，许久未到府上拜访。”

“好了，今天我们不谈生意。”

“您瞧我，大家都聚齐了。”

“传言弁政夫妇是存钱的能手。你们也加入我们之列，要是不在曲艺上投点钱的话，我就变身御用党去你家抢啦。”

“哎哟，老爷，您可真会开玩笑。”

接着，挤满了书院的众多男男女女围着旗本笹本金十郎，一齐附和着拍起手来。

“哎哟，阿村呐，我们也是蒙着脸和这世道横行的勒索犯一起出门的哟，是吧，各位？”

“今晚，你就加入我们吧。”

“在列位之中，”有人模仿演员的音调，嘲弄道，“有一些不顾时势险恶无法无天的有钱人，擅自调用军用资金，谁要说个‘不’字，‘唰’——就会给你飞来一把刀，立在你家榻榻米上哦。”

“哈哈哈，是啊，是啊。”

女人们轻佻的笑声交织在一起。

有的像中央街[注]的老艺伎，有的仿似辰巳羽织艺人[注]般美艳，有的如贵妇般僵硬，还有小镇姑娘的笑声融于其中，好不热闹。

至于男宾客，也是三六九等皆有，既有武士，也有留着本多发型[注]的老板；还有庸俗的小商贩，穿着唐栈条纹[注]和服，手拿有银链的烟盒，得意洋洋地笑着；还有江湖郎中，更有指节粗大的工匠，正在毫无顾忌的嘎嘎地笑。

宾客房里铺着红色的毛毡，摆放着小书桌和两个华丽的坐垫，前面还放着一个细杆的三味线。

“旗本？这就是旗本吗？”

彦太看得是目瞪口呆。

这时，笹本金十郎张口问道：“阿村，跟在你后面的是谁啊。”

“我忘了给您介绍了，这是我丈夫的侄子，叫彦太。有件事要特别恳请大人帮忙，所以带他过来。不知您……”阿村话都快说完了，彦太才回过神来，连忙鞠躬。

笹本金太郎明白了他们的来意，问：“想拜师学端歌[注]吗？”

“不，这孩子完全不行，笨手笨脚的。”

“哦，是吗？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

笹本金十郎爽郎地点点头，从众多男女中挑出榻榻米店的老板寅右卫门，说：“日本堤，来一首吧。”

寅右卫门用烟管指着自己身边数第三位男子，“薪梅，还是你先吧。”

接着，那位男子立刻向对面一位身穿外和服裙裤、正襟危坐的武士行礼，“出渊大人，我不知何时，从家中[注]冈村的主人那里听说，您新作了一首咏叹宝井其角[注]的俳句，还让藤七谱了曲。不知可有耳福欣赏啊？”

“哪里啊，那个还不至于拿来给大家听的。”

“真是谦虚啊，是吧，各位？”

“我还真想听一下呢。”

笹本金十郎也一起附和道：“出渊，众人所望。”

“我唱得不好，今天身体啊，就是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哪里啊，”身旁的老艺伎说，“姬路侯的留守居[注]是留守居里少见的低沉嗓音，在平清和两国一带很有名气的。”说着还不忘征求旁人的附和：“对吧，小秀？”

“这可不敢当哦。”出渊连忙答道，可又突然被像是他带来参加歌会

的年轻妓女推了出去，那张不显年龄的脸涨得通红，可是内心似乎又很得意，“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啦。”出渊说完，便坐在了宾客房的小书桌前。

“学艺不精，献丑了。”老艺伎说，坐在了出渊旁边，把细杆三味线放在膝上，调好丝弦。

姬路侯的留守居、出渊惣次舔了舔嘴唇，然后闭上了眼睛。刚才老艺伎说的并非客套话，他的嗓音实为多年在酒席间磨练出来的、具有沧桑感的美音。

孤身轻如伞上雪

肩担爱恋沉甸甸

彦太茫然的看着留守居的脸。无论是精炼的端歌，还是细杆三味线演奏的曲调，在他听来不过是物体所发出的一种声音而已。他脑海中浮现出了乡下那贫瘠的田地和百姓的身影，转念一想，松代藩的江户藩邸里应该也有留守居吧。

“太好了！”人们啪啪地鼓掌。

接着，榻榻米店的寅右卫门，还有其他宾客们，也都你一歌我一曲地开始展示自己的歌喉，不知不觉已近黄昏。

彦太后来才知道，隐居的老旗本、笹本金十郎率领的这个同好会，给江户端歌带来了变革，创造了一种叫“歌泽”的短歌，歌颂悠闲、出世的情调，并且热衷于此。成员不分贫贱贵富，比比看谁的歌喉动听、谁的谱曲精妙，在中央街、柳桥、辰巳等地已经小有名气，春风得意。

点起灯之后，酒宴开始了。今天大概是弁政特别款待吧，派厨师专程从平清过来，还用豪华的配菜和温热的木碗来搭配美味佳肴。

彦太从自己的地方站起来，小声对阿村讲：“我得去伊能老师的道场了，就先走一步……”

阿村还不得脱身，她面前已摆了好几盏斟满的酒盅。

“那么我等各位散席之后，再好好拜托大人。”

彦太已经觉得无所谓了。他走出门外，仰头看着柳芽上的星星，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感觉又活过来了。这时从树荫里走出来一个女人，抹得像白墙似的脸上带着淫荡的笑容朝彦太走来。

“哎哟……”女人一把扯住了彦太的袖子娇嗔道。

彦太吓了一跳，说：“干什么！”

“喂，有什么关系嘛。”

“你要做、做什么啊？”

“一块玩嘛……来呀……”

固执的彦太胳膊不小心撞到了夜鹰的胸脯，袖子撕破了，呼扇呼扇地开着口子，他浑然不知，只是飞快地逃得没影了。

江户新娘

一

白雪皑皑的江户在刚破晓时被染上了血迹，发生了骚乱。

“井伊扫部头(注)——大老在樱田门被水户的浪人杀害了。”

收便当盒的小帮工兴奋地向账房的彦太、学徒和屋里的人们大喊道。

彦太抬起忧郁的眼睛，漠然地望着三月里堆满白雪的街道。

弁政系上绑腿，在店门口一边穿草鞋一边问:“彦太，不去看一下吗？”

彦太摇了摇头：“您自己去吧……”

社会突然动荡了起来。人们聚集在一起尽是讨论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大老井伊直弼被杀的事件还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这次又是对马守安藤信正(注)，光天化日之下在坂下门遭到袭击。到了第二年，在大和国和京城已经开战了的流言在江户漫天飞。

久世大人、留守居宅邸订购便当七十人份

滨町家、外送汤主料十七人份

清风亭、赏月宴会便当一百二十人份

彦太每天就在账簿上记着这些文字，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沉默，店里的人都说他变了。

“得赶快想想辙啊，他之前交给我保管的七十两，现在该不会不是想拿回去吧？”

“没那回事。”

阿村和弁政也注意到彦太常在账房盯着街道的眼神，有时也不免担心。

彦太用胳膊肘支着账房的栅栏，正全神贯注地望着街道的地面。夜里的街道空荡荡的，白天却有无数的脚来来往往，看那浪人穿得快磨破的草鞋，女人白皙的脚后跟，裙裤被整整齐齐折进去的白袜子，再看那和服下摆的花样、是娇媚的艺伎，还有小贩们走累了的脚。

接着就是野狗、野狗、野狗。

彦太心想：“地面在流动，社会在变迁——我呢？”

有时他会突然在账房神经质地站起来。但是他无法判断，到底应该如何置身于这纷杂的乱世才是正确的。

从账薄上看，昂贵的外送菜肴、豪华的套盒饭菜在源源不断地运往租船港、藏小妾的私宅、赌场等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什么不景气？哪里开战了？这些数字展现的反而是和平盛世。

彦太的口头禅成了“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与已习惯地震的感觉一样，江户的另一面也可视为是享乐。

因此彦太有时也像在叹息似地自言自语道：“到底是怎么了，这个社会？”

二

伯父弁政和阿村都生气了。

“到现在你才说不行，这让我们夫妇俩如何面对南阳沟的笹本大人？这样一来，岂不是在戏弄大人吗？”

“彦太，你是不是嫌这事拖得太长就生气了啊？我们夫妇俩的性格啊，但凡是答应下来的事，虽然不吭声，但粉身碎骨也会做好。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卖御家人的家格，越往后价格越便宜，不仅如此，笹本大人也在用心地考查对方的家境，有女儿的家庭连女儿的情况也一起打听，尽量给找个好的，所以才这么费时间——你非但不感恩，还整天阴沉着脸，不知所谓，成天抱怨，也太任性了吧。让我们左右为难，是想报复我们吗？”

两人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彦太一个劲地道歉。随着时间流逝和彦太的沉默，这次的不快逐渐消散了，伯父夫妇也仿佛忘却了曾经发过火似的。

但是，伯父夫妇与南阳沟的笹本大人的进展却是十分顺利。笹本的歌泽同好、租船港的船主薪梅今天突然提出交易。士格的卖主是一位世袭小普请目见得[注]家格、名叫小牧甚三郎的御家人，他家是独生女，如果以招赘的形式让彦太继承家格的话，条件是再好不过了；而彦太的身分已经全部告知，在弁政夫妇的交涉下，家格的价格也从最初的一百二十两一直降到七十五两，最终双方进行密谈。

“这事儿成不成，就看你接不接受那家的姑娘了。”好事将近，弁政兴致勃勃地说，“不是吹牛，还真是淘到宝贝了，是个美人，并且歌泽的同好也能牵个线搭个桥。反正，你先见一面再决定，好吧，彦太？”

周围的形势已不容彦太再犹豫了。彦太已暗自下定了决心。

“伯伯，不用看了，总之怎么都可以啦。”

“那可不行，你既然知道了，和小牧父女见一面不更好吗？”

就这样，彦太被带去见面了。

那家女儿叫小缝，年方二十二。彦太只是单纯地觉得她是个美人而已。但是，当着美人的面，拿着七十几两金子与她又脏又臭的御家人父亲进行交易时，他还是别过头去了。

回家的路上，与伯父分开之后，彦太顺便去了击剑老师伊能矢柄的道场。今天，比起训练，他更带着一肚子疑问，想直接质问矢柄老师。

但是，彦太依旧笨口拙舌，坐在老师面前更是像块石头。矢柄一听到他将要继承御家人的家业、成为一名武士，便对他说：“这不错，你的武艺已经是一位优秀的武士了，配得起双刀。对，不必如此谦虚。总之恭喜你了。”

彦太空虚地回家了。选入赘的日子、张罗喜事的准备全由伯父夫妇操办。彦太咬着指甲从账房看着街道。

“我的安身之所，既不是那带着女儿的御家人的房子，也不是江户，应该是其他地方。”

他一直盯着人群往来的地面。红色绉绸、福草鞋[注]、八幡黑[注]的木屐带、乞丐的黑脚……野狗、野狗……在时间的流逝中，各种人的脚络绎不绝。

“没错，我要让这些人的脚像野草一样，从烧光的荒原上重新长出来。”彦太紧咬自己的嘴唇，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这个身体能做的，除了进千曲川的刑场，应该还有更合适的地方。反正七十两已经给了那对迷途的父女，就当是抚恤他们吧。”

入赘的日子到了，彦太成了御家人的上门女婿。

伯父夫妇身着华丽衣裳，为了这一夜的到来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就如举办神田祭祀一般。阳沟的笹本大人带领歌泽同好会送来贺礼，堆积在连地板的托梁和地基都将要腐烂的御家人的旧房子里。伊能矢柄老师及同门也送来了装满酒的柳樽[注]。

“恭喜啊！”大家都来向他道贺。

带着女儿、卖掉祖传士格的老御家人也从稀疏的牙缝里挤出：“哟，恭喜恭喜。”

只有彦太不知好歹地低着头。他那至今仍未消失殆尽的百姓气质使他感觉那些白白浪费掉的酒和贺礼很是可惜。但不论是送礼人的好意，还是伯父夫妇大手笔的散财，他却根本不觉得可怜。

因为他认为反正事已至此，这些东西都算扔到火坑里了。

三

入席宾客有的酩酊大醉，有的乘兴而归。新婿彦太和刚过门的新娘，自然是进了洞房。

“这样的经历也不坏嘛。”彦太心想。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静夜的灯光下、金屏风[注]的环绕中，与女性面对面地同处一室。

新娘小缝一动不动地趴在灯旁，宛如冻住的小叶山茶一般，彦太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后颈。

这一生从没想踏进这个家的彦太，从下定决心时开始，就打算避免对这不过只是卖出士格附赠品的姑娘行夫妻之实。这想法直到今晚的婚宴也尚未改变。

但是，彦太无法抵抗她的体香和那后颈的诱惑，突然改变了心意。

“我付过钱的，父母也都同意。而她呢？就算我走了，又会被当作卖地的附属品卖给其他男人，有什么可怜的？即使把她当作站在阳沟边的柳树下拽男人袖口的女人也不是缺德的事。”

彦太想归想，身体却在发抖。

小缝一直趴着，连头上的发饰也坠得很低。

彦太无言地摸着新娘的手，什么说不出来。

这下小缝的脸彻底地贴在了榻榻米上。接着,她嘤嘤地哭着说：“请、请原谅我，我只想把父亲从困境中救出来，才、才答应这桩亲事。其实，我与一位御直参[注]的二公子早已私定终身……”

“诶？”

“还有，即使你对我怎么着，我也不会说出去，是我欺骗您在先，恳请原谅。如果您不原谅我，我就只有在这里以死谢罪了。”

她的脸贴着榻榻米，胸前藏着一把匕首，抽噎着。

“哦，是嘛。”

连每天看着街道上来往的脚的彦太，也没有想到江户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户外，成群的野狗开始一个劲地狂吠。犬吠声中好像还有人的声音——是游走的小贩——正在拼命地大吼：

“呀，大事不好了，瞧一瞧来，听一听！新鲜出炉的小报啊、小报！大和五条[注]的天诛组看似盛极而衰、这又兴风作浪了啊！平野国臣、泽主水正，此外还有京都的志士浪人们在生野银山[注]起义了啊！说不定这火将要蹿到江户来喽！详细消息读了就知道——快来买啊，小报啊，小报！”

彦太静静地打开了后门，穿上了草鞋。

身后依然能听见哽咽的哭泣声，他便从门外低声说：“不要再哭了。我突然担心起国家的未来。再过几年，我会带着枪从西方过来与你相见。请也这样转告小网町的伯父还有阳沟的老旗本大人……好了，你安心睡吧。”

关上门之后，拂晓时分的夜空中只有星光点点。

彦太翻过院墙时，“哎呀！”一声，一只野狗从他脚下蹿过。

这时，一位提着灯笼的町里官差从路口跑过来，差点被野狗绊倒，大喊：“嘿！你这小贩，给我站住！混帐东西，又在卖禁报！别跑，说你呢！”

野狗蹿得快，小贩飞奔得更快。

“哈哈哈！哈哈哈！”

彦太就好像在看滑稽的皮影戏似的看着这一幕，捧腹大笑。

1. 乡士：乡居的武士或获得武士待遇的农民。（译注）

2. 胞衣钱：“胞衣”即指胎盘。日本有个习俗，将初生婴儿的胎盘和几枚硬币放到胞衣壶里，埋在堂屋门口或泥地房间的地里，以祈求孩子的健康成长、扬名立万。（译注）

3. 御庭烧：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官窑器，通常由对烧制陶器、瓷器有兴趣的藩主在所住城堡或宅邸内建窑烧制而成。（译注）

4. 信州：日本古代信浓国的别称，今长野县。（译注）

5. 石：用于表示大米数量的计量单位。1石等于10斗，约180升。也用于表示大名以及武士封地上公认收获稻米的数量。（译注）

6. 经世家：江户时代指广义的政治家，“经世”即“经世济民”，也是“经济”一词的词源。（译注）

7. 宿驿：江户时代主要为旅行者住宿而在各地设置的投宿点。（译注）

8. 黑船：指幕府末期造访日本的欧美船只。（译注）

9. 水户学：指在日本常陆国水户藩（今茨城县北部）形成的学问，宣扬“爱民”“敬天爱人”思想。早期主要贯彻尊皇思想（大义名分论），后期开始成为融合儒学、国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的综合学科。（译注）

10. 刻：江户时代的时间单位，一刻即为现在的两小时。（译注）

11. 间：江户时代的丈量单位，6尺合为1间，约1.8182m。（译注）

12. 浪人：离开（或失去）主家而失去经济来源、四处流浪的武士。（译注）

13. 收容所：江户时代幕府所建的收押轻罪犯人和居无定所之人的设施，因这类人士会参与（建筑工地或港湾的）劳动改造，后引申为短工、临时工募集地。（译注）

14. 御家人：将军直属的家臣，职位低于“御目见”。江户时代农民和商人等庶民可从御家人处，以御家人收养养子的形式买取家格。（译注）

15. 阳沟：江户时代起，于东京墨田区本所挖掘的下水道，分南北两条。（译注）

16. 旗本：一种武士的身份，主要是指江户时代直接隶属于德川将军家的家臣，俸禄不足一万石，在将军出席仪式等场合中拥有面见将军或以上资格的家臣。（译注）

17. 本所：此处特指今东京都墨田区地名。原指对庄园持有实际支配权的庄园主，江户时代后，全国组织各阶级（身分）集团的朝臣也称为“本所”，后也指代庄园主支配的土地。（译注）

18. 夜鹰：在近代日本江户（今东京）以卖淫为目的站在街口揽客的妓女。（译注）

19. 冠木门：两根木柱上搭一根横木、没有房檐的门，多用作各大名（即诸侯）宅邸的外门。（译注）

20. 水调子：三味线的曲调之一，琴弦松弛，弹奏出的调子特别低沉。（译注）

21. 式台：在玄关门口铺设的地板，也供客人来访时坐着脱鞋用。（译注）

22. 日和木屐、驹木屐：日和木屐指鞋底横着安插两根木条、适用于晴好天气穿着的木屐。驹木屐也同样在鞋底横着安插两根木条，但鞋底中央的木条较宽较粗、鞋跟处的木条较细，晴好天气和阴雨天气都适合穿着。（译注）

23. 中央街：指贯穿吉原游郭（江户著名的花柳街）中央的街道。（译注）

24. 辰巳羽织艺人：指江户深川的艺人，卖艺不卖身。（译注）

25. 本多发型：江户时代明和·安永（1764～1781）年间流行的男子发型，因本多忠胜留此发型而得名。头顶剃发部分多，发髻高高挽起，以前七后三的比例立于头上。（译注）

26. 唐栈条纹：产于印度San Tome岛的棉布和纺织品成品的名称，黑底红色或淡蓝色细纹的纹样居多，在江户时代流行于民间。（译注）

27. 端歌：三味线曲调之一，与“长歌”相对，一首曲约为3分钟左右，幕末时期广为流传于民间。（译注）

28. 家中：江户时代指支配大名领地（藩）的组织，或侍奉大名的武士（或藩士），亦可指大名的领土。（译注）

29. 宝井其角：江户时代前期的俳谐诗人，师从松尾芭蕉门下。（译注）

30. 留守居：职位名，当藩主不在江户藩邸中时守护藩邸，即使藩主在藩邸，仍要留守江户，掌握幕府阁僚动向，领会幕府颁布的各项法令或给出解释，起草向幕府递交的书面材料等等。（译注）

31. 井伊扫部头：井伊直弼，近江国彦根藩第13代藩主，江户幕府的大老。在幕政问题上主张开国，与其他各派对立，最终于安政7年（1860年）3月3日被水户藩浪人在江户城樱田门附近暗杀，史称“樱田门外之变”。（译注）

32. 对马守安藤信正：安藤信正，陆奥国磐城平藩的第5代藩主，幕末时任若年寄，后官及老中。文久2年（1862年）因天皇之女和宫下嫁幕府一事，招致尊王攘夷派的水户藩浪人忌恨，在坂下门附近遭暗袭而受伤，史称“坂下门外之变”。（译注）

33. 小普请目见得：俸禄在三千石以下、不担任幕府职位的旗本或御家人称为“小普请”，有资格面见将军的职位即为“目见得”。（译注）

34. 福草鞋：用灯心草编织而成，草鞋带很粗，其中卷上了白纸。（译注）

35. 八幡黑：起初由住在山城国（今京都府）八幡的神职人员制作，是染黑的软皮革，常用作木屐的木屐带。（译注）

36. 柳樽：庆祝喜事和节日时常见的酒桶，酒桶上有两支长提梁，表面涂红色漆，刻画上喜庆的图案。（译注）

37. 金屏风：专指立在新郎新娘所坐的主座后的金色屏风。（译注）

38. 御直参：直属德川将军下、俸禄在一万石以下的武士，即旗本和御家人的总称。（译注）

39. 大和五条：大和国五条藩（今奈良县五条市二见），于元和2年加封移入肥前岛原藩，遂废五条藩。此处应指原大和国五条藩地区。（译注）

40. 生野银山：位于今兵库县朝来市，自日本战国时代起至近代，为日本境内为数不多的银矿开采矿山。（译注）

鬼

一

“主上已经恭候多时，不必更衣了，快到庭院入口去吧。”

栋方与右卫门在侍卫的催促下，三步并作两步地走着，心情也变得沉重。

果不其然，走出大会客室的藩主，脸上写满了焦躁。

与右卫门手伏地跪了下来。

“杀过人吗？”藩主开口就问，见与右卫门没抬起头，又接着说，“给我把福原主水的狗头取来！”

藩主此次大怒也是为了整顿藩里的士气，理应如此，并非乱发脾气。

皆因他的家臣福原主水，为了一个女人还是什么荒谬绝伦的理由，竟暗杀同僚，还谎称藩中需求，向城下町的商人们借钱应急。这天拂晓，福原主水携款潜逃，离开津轻藩(注)了。

藩主遂下令：“追杀福原主水！”

当然，受领君命的不仅仅是与右卫门，担任步卒队长的他正巧这天一大早就带着队员来到弘前城的外城，藩主看在眼里，便吩咐道：“你也去立个战功回来。”

这句吩咐可谓“君恩”。要不是出现这样的突发状况，现在可是连十石俸禄也涨不了的时候，不在此时充分发挥武士的力量，让藩里认可自己，更待何时？

与右卫门斗志满满地追讨着设法流窜到南部藩(注)的福原主水，终于在出羽古道上的碇关(注)的山林里发现了福原主水的行踪。

与右卫门大喊："福原主水！奉君命取你首级！"

直到这时，他也还是准备自报家门，然后杀了福原主水回去领赏。

二

从弘前城追至碇关的途中，与右卫门可没少走山路，其中有好几里

注都杳无人烟。就连追堵到福原主水的地点，也是一片只听得见三宝鸟叫声的树林。

与右卫门心想福原主水应该是一副穷凶极恶之相，可主水竟然不慌不忙，也根本不发怵，反而先开口道："把事情闹这么大，真是对不住。"

接着主水又说明了杀同僚的理由，还说那笔谎称藩中需求借来的钱，其实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因为弟兄们如今都吃不上饭了。俸禄根本就不够吃，奈何现实如此，有太多弟兄因此变得自暴自弃，他也是其中一个。考虑到世道艰难，就找大商人借钱，悄悄分给吃不起饭的弟兄们了。

听了主水的讲述，与右卫门也杀意全无了。主水非但对与右卫门没有一丝恶意，还很眷恋地说现在的藩有多困窘、武士道与实际生活的矛盾、以及因矛盾而起的不正之风……最终与右卫门也不由得频频点头，不想打断他。

人迹罕至的山林里，不时传来鸟叫声。

与右卫门回到藩里之后才后知后觉，现在再看藩主的脸，幡然醒悟自己犯下了大错。一想到这，他就怕得打颤，但已经于事无补了。

而关于放走福原主水一事，他也没有完全捏造，只是回答藩主说，自己在碇关附近发现了主水行踪，与之交锋不敌，令其逃走。藩主听完，更是怒其无能，贬斥他道："没用的家伙！恬不知耻！就算是和平时期，你们祖祖辈辈也照样有俸禄可领，你以为是为了什么？你这样还配做食禄的武士吗？"

藩主身边的重臣和侍卫见状，也跟着痛骂起与右卫门来，而与右卫

门秉持武士风范，不为之所动，脸上仿佛在说："你们也受领君命去追讨看看啊！"

不用说，与右卫门后来被罚闭门思过五十天。大家都说这处罚算轻的了。

三

"从来没听您提起过，居然还有这样一段遭遇。"

阿珠那被炉火烤热的眼睑仿佛受伤了似的，她一看向父亲的脸，便有眼泪闪着红光、簌簌地滴落在膝盖上。

"那年你才十岁、十一岁呀。"

与右卫门看到女儿这般伤感，捡起木柴扔进炉火中，后悔不该讲这些令人唏嘘的往事。

炉子很大，是平常人家炉子的两倍，再加上炉火日夜燃烧，这间小屋的木材都渗出了树脂，墙角的烟灰也像漆似的油亮。

大风呜呜地呼啸而来，有时还会刮断小屋的木材。感觉就像在船底听着怒涛一样。

门外那凛冽的暴风雪，肆虐了整个冬天。

"只是苦了你了。一个姑娘家，早早地没了娘……正值花样年华，却被送到这样的山间小屋里来，冬天有暴风雪，夏天还要去工地干活。"

"父亲，您快别说了……比起我来，您才是，自从到山里来了之后，就老了许多。"

"胡说，我是自愿搬到这儿来的。明知会让我年纪尚轻的女儿也成为牺牲品，却还是来就任了。"

"不，您可别这么说，我现在干得可起劲了。不管多少年，只要还在劳动，我就和您一样，满心期待着成功。"

“不不不，连我这个男人有时都会无助得想哭，何况你还是个女儿家，肯定很委屈……在山里住了四年，你也满二十五岁了吧。”

“嗯，不知不觉就四年了啊。”

“现在连婆家也找不到了，原谅我吧。”

“父亲，今天我烧个鲱鱼，您也喝点酒，唱唱平时总唱的那首歌吧。”

“有酒？”

“有啊。”

“那就给我温上一壶……再把我堆在桌上的那些图纸和资料都拿到这儿来。”

图纸有大大小小好几幅，大的铺陈开来足有两张榻榻米那么大。这些图纸和资料，全都与五所川原的治水工程有关，而这工程正处于津轻藩中部和南部之间的咽喉地带。

与右卫门一边研究着图纸和资料，一边用手掌托着腮、手肘支在膝盖上冥思苦想。阿珠则一边让一个仆人凿掉小屋水槽里的冰，一边为劝慰父亲和做好晚餐而发愁。

四

津轻家的表高[注]为四万六千石，可早在前任藩主时期就已经穷困潦倒，到了这一任，更是快走投无路了。

津轻藩的领土南至佐竹藩[注]和南部藩的国境，北至津轻海峡，面积已然广袤，半岛中央有陆奥山脉纵贯其间，西部也全是山地，山地间虽有津轻平原绵延数十里，可又有无数条河流从山地奔流而下，平原完全被侵蚀成了不毛之地。

仅在以藩厅弘前城为中心、东至黑石支藩[注]地区的这一小片区域，能够零星看到产业和文化的兴起。因此，即便表高四万六千石，土地的实际收成却只有六千石。

在邻藩——佐竹藩和南部藩——有人甚至还唱起了这样的民歌：

津轻总说我们穷
穷就穷，我没烦忧
不愁洪水过家门
俸禄虽少，不被扣

藩主以身作则，粗衣淡饭厉行节俭，却仍旧收效甚微。

家臣们都甘于减俸，百姓们连祭典仪式也都推迟了，挤出了一些税款。

但到了夏天，岩木川河水一泛滥，全藩上下都被耗尽。再过两三年，形容枯槁的百姓们越来越多，更别说让他们交税了。

天灾当头，士风也好，民风也罢，也是每况愈下。杀人、嫖娼、偷盗、无意义的家中[注]内斗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样世风日下的时代，与右卫门成了长年被耻笑的对象。

“他啊，在当年的福原主水事件中，主上问他配不配吃米饭呢，无能至极啊。光吃饭不成事的武士，不就是米虫吗？”

在粮食至尊的时代，“米虫”的称谓，是对人最大的侮辱。

与右卫门任人鄙称，几年来，他连吃饭的时候也在思考“我能够做点什么？”

有一年，他跟随勘查员到岩木川实地调查水灾，当时他留下来继续调查，最后雄心万丈而归。

他来到家老[注]的宅邸，悲壮地说：“恳请呈给主上过目。不情之请，还望大人多多包涵，在主上面前美言几句。”说完便递上了一部建议书。

这是一份津轻平原的治水方案，重点治理岩木川的主河道。他废寝忘食写成的这部建议书，足足有四册之多，每册都由七十张半纸[注]装

订而成。

所需工人几千人、总费用多少、预计完成日期多久等数字，以及他的计划全都详尽地记载在这部建议书里了。

但是却石沉大海，未得启用。

就连传话的家老也哂笑与右卫门：“那个无能之人死不甘心，每天到我家求一次，真是吃不消。”全城都把他的举动当笑话看。

但是与右卫门热情不减，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他正式以勘查员的身份，奉命出差。终于在两年之后，藩主看到了他的建议书，夙愿实现了一半。

由于与右卫门提议的计划涉及的工程量过于庞大，原计划的规模缩小到三分之一，藩主任命与右卫门担任五所川原部分地区的开垦役。

“怎么能让那家伙负责呢？”

“要是让米虫混在百姓中间，百姓们可就叫苦连天喽！”

与右卫门带着独生女阿珠，踏上了去往不毛之地的行程，可身后只有嘲笑声“恭送”他们离开。

五

五所川原宿驿(注)向南一里处有座御月山，与右卫门在它的半山腰上，搭了个小屋住在里面。

监督治水工程的开垦役所设在御月山的山麓，可由于地势低洼，一遇上骤雨，就很可能被淹。于是，与右卫门尽量将重要的图纸和资料存放在小屋里。

在这里搭建小屋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真是太宽广了。这么宽广的平原，能种多少稻子、收获多少粮食啊！”

可是从这么高的地方眺望过去，那些像人体静脉那样无数多的大大小小的河流，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宽广平原上奔驰着，几乎看不见人工的

痕迹。

小屋建成之后，他每天都带着一个仆人，带上便携笔墨和纸张，在这荒芜的平原上进行实地考察。然后造访各村的村长，跟在老农身边，听取他们的经验之谈。

可当地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嘛，您的想法是不错，但是不管出多少人力、出多少钱，规整出来的田地也产不出一石米哦。我们呐，祖祖辈辈都为泥石流啊、洪水什么的伤透了脑筋，至今也没能解决，不知道祖先们都做过多少努力了。就说领主大人吧，以前也设置过奉行所注啊、开垦役所什么的，但投入的钱都打水漂了，役所建起来都空在那里四十年了呀……您这次恐怕也只能留下个漂亮的空壳子喽。”

经验丰富的老农如是说，而五所川原的地方官们更是竭力劝谏与右卫门三思而后行，说：“哎，难得主上有心治水，事到如今也不能中止了。那您索性装病，向主上申请延期好吗？现正值藩政穷困之时，治水只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之举，主上大概也是心存侥幸吧。老臣们本来手头也不宽裕，这么大的花销，也是有心无力。要是您能够装病，把这事搁置了，主上身边的重臣们也可以宽心了。”

但与右卫门心意已决，是年治水工程开始动工。

与此同时，他事先取得了藩厅许可，可奉令对围绕津轻平原一带的一百几十余座村落征发徭役——所谓徭役，便是按月对每户征调数名劳动力，当然，劳动是不给报酬的。

六

“真是岂有此理！”

“那个叫栋方与右卫门的开垦役，居然以前是个步卒队长呐，步卒哪懂得百姓的艰难啊？”

“我们连稗子都吃不上了，还让我们服什么徭役，真是想把我们的血都榨干吗？”

一时间，百姓们怨声四起。

即便如此，夏去秋至，在各村村长和长老的安抚下，虽不情愿，被征调的人还是去工地劳动了。

但是，大自然何其辽阔，就连像蚂蚁挖洞那么一丁点的痕迹也看不见。本以为工程如期有了些进展，可暴雨下个一整天，就把劳动成果全都冲刷干净了。

这里冬天无法开工。原定的两年早已过去，整个津轻藩充斥着喧嚣的责难声，大抵意思是："现如今财政困窘，怎么能启用那无能之人，拱手送去这一大笔金钱和物资啊！"

这话说得其实也在理。就为了治水工程，百姓们的口粮减了，一家老小的生活都被迫过得极其拮据，大家都面有菜色。老百姓过着这样的生活，自然会怀疑这个工程是在浪费藩里和自己的钱了。

但是藩主近来对与右卫门的信念愈加坚信不移。

重臣哪怕见机向藩主不时地透露家中的抱怨说"您看要不还是让工程停了吧……"

藩主仍答："就让他继续做吧，反正现在停工也好，照常进行也罢，都改变不了本藩财政困窘的事实。"

就算重臣说得出只要工程停工、本藩财政就会有起色的理由，藩主仍不为所动。藩主已开金口说让与右卫门继续，重臣也回天乏术，只能袖手旁观。重臣心里恨恨地想："那家伙居然不好对付。看他总是不停地给主上送报告，主上一定是被那些报告迷惑了。"

盖有"五所川原开垦役所"大印的快信每每送到藩厅，藩里人们茶余饭后就会谩骂米虫栋方与右卫门。

就这样，最初的两年计划，因工程进度缓慢而改为三年，其后与右卫门又亲自向藩主汇报实际进展，三年计划再次更改为五年计划了。

当然，津轻家的经济后来枯竭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藩主就向城下町的大商人借钱，一直借到不能再借为止，而不论是商人还是百姓，要是没有关卡，都想逃离这片饿鬼横行的土地。

藩主还向江户、京都和大坂附近的商人借来了钱，一半用于应急，

一半送去支援治水开垦工程。

与右卫门来弘前城到藩厅商讨要事，出城时遭到不明身份的武士暗杀。幸好躲过一劫，才安然回到五所川原。从那时起，就已出现主张“惟有杀之，才可打开我藩困境”的偏激者了。

七

与右卫门在心里默念：“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的话，我可真是个无能之人，真就是个十足的米虫了。”

他没有屈服于大自然的淫威和人们的迫害，接着又继续沉思：“津轻藩在幕府统治之下，而经济受藩控制。统治层不论花费多大，也不能让工程停滞不前；而底层的人们不论做什么，也无法改变他们被重税剥削的命运。生活在越底层越是艰苦，烦恼如何为无米之炊——那么，夹在统治层和底层中间的人，是谁呢？是武士——这种情况下武士要做点什么呢？”

他又进一步苦苦思索：“虽说是另辟蹊径解决问题，那也得是在制度范围内的蹊径。这些解决方案只能用于津轻藩。这不就等于，除了立足于自己这方水土寻求解决方案，别无他法了吗？而作为一个武士，现在正是要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出发、找到可行之策为藩效力的时候了。是时候秉持元和令、宽永令规定的武士道，贯彻‘用刀说话才是真正的武士道’了。”

他总结道：“人们要生存下去、繁衍下去、发展下去。节衣缩食不是不行，但绝对只是权宜之计，不适合任何饥馑之地，也就是根本不适合当今社会的。”

最后他终于顿悟：“我要变成鬼——不变成鬼不成事！”

连阿珠也看出与右卫门最近的面相有了改变。因整天和大自然搏命，他变得易怒且凶狠了。

与右卫门上工的打扮看上去一点也不威风。从他对阿珠说的“每天就洗好麻布汗衫给我穿”就知道，他每天早晨都是抱着决死的心态出门的。

已经年近五十的他，经常爬山，身体硬朗，手持紫竹鞭，在工地上只要有人敢反抗他的命令，或偷懒打盹，他便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吼“你这家伙！”，然后对其拳脚相加。

有时在夏天那冒着热气的泥土或草丛里，能看到与右卫门眼中噙着泪水照料受伤的百姓或患了痢疾的人们，可一旦到了工地上，又完全是穷凶极恶、只顾工程进度的人。

他连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自己也会挑土、运石头。

连阿珠也来到工地和百姓们一起劳动。

“阿珠，你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好。我来帮你看火，帮你劈柴。”

这是十川村乡士注的儿子安太郎，他总是心疼阿珠，来开水房安慰她。

开水房的工作也不轻松。原本开水房不止这里一处，可光是这里，午饭时间就会有三百人左右蜂拥而至。烈日当头，还要劈柴、烧火、打水……

一开始工人们劳动时喝的是河水，谁知有矿毒注，一下子就有几十人患了病，因此河边要么高挂着布告牌、写着“这里的水不能喝”，要么立着一块布告牌、写着“这里的水能喝”。当然，这些布告牌都是与右卫门写的。

八

从半岛东西两侧的山区汇聚而来、纵贯津轻平原的河流，光是主河道就多达十几条。每条河流都杂乱无章，横冲直撞，动辄分成几条支流，河水、石头和高低起伏的土地犬牙交错、奔流激进，好不容易到了地势平缓的地带，又形成了沼泽地，地里满是没过人身的茅草，保持着原始生态。与右卫门的事业就是要违逆这些河流的自然天性，让它们有秩序地流动，让它们的性子不再狂暴。自动工起已经三年半了，几乎还是徒劳无功。

但是，倔强的他已经留意到：“我这三年多时间里，在断崖处堆石，

在平地筑堤，一遇涨水就加固拦河坝，这是想用人类的力量去治理河流，可谓螳臂当车——所以，别以为我们已经征服了河流，哪怕修筑几百座堤坝，也会被连夜的暴雨卷走，被河水报复啊——接下来，我要改变控制河水怎么流的思路，试着顺应河流的天性看看。”

迄今为止的成果一切归零，他开始重新从根本上制定施工方针。

其间，一百几十座村庄的不平与责难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有几次，人们发起了暴动，还有几次，人们变着花样地迫害他，围殴或故意把他推进河里。由于工程的巨大变动，百姓心中按捺不住的怒火一触即发了。

“那该死的开垦役，把我们的辛苦劳动都当成消遣了！”

“几年来一文钱也没发过，比牛马还使唤得勤，现在又动动嘴皮子，说换个地方开工，这算什么事儿啊？”

“再也不干了，死也不去了。”

“干脆，做了他。”

“对，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

连续几夜栋方父女俩都过得胆战心惊。入夜后，哪怕一步不出御月山的小屋也知道危险重重——因为从被火光染红的天空里，能看到零星分布在远方山脚下的那些村落在烧火、撞钟。

钟声响个不停，搅得阿珠心神不宁，无法入睡。

“阿珠、阿珠……已经睡下了吗？我是安太郎，很担心你，所以就过来了，能见你一面吗？”安太郎一边笃笃地敲着小屋的窗户，一边低声说道。阿珠探起身来，见父亲睡得深沉，便悄悄走出了小屋。

九

满月照得津轻半岛上的山脉清晰可见。

今夜月光如此清亮，放眼望去，仿佛连津轻海峡、甚至虾夷注也

都出现在了视线尽头。

“……不行吗？真的不行吗？……阿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父亲打消进行这个工程的念头吗？”

“除非化作白骨，否则他不会罢休的。”

“啊，这可难办了。”

“安太郎……”阿珠突然放开相握的手，更用力地抱紧安太郎说道，“算我求你……请你写封信到各个村里传阅看看，再安抚一下大家吧！……听说你父亲也是个乡士，还是个学者。可以也求求你父亲帮忙吗？”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对你父亲所坚持的事情十分不满啊。要是人们开始破坏山下的开垦役所，他一定冲在最前面。”

“……可是！安太郎，我求你一定要帮帮我父亲！……好吗？安太郎，阿珠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

苍白的月光下，阿珠那白皙的后颈颤抖着，她哭了。泪水沾湿了安太郎的和服，他的肌肤感受到了眼泪的温度。

“好，我去试试看！……你先别哭了啊。等天一亮，我就把信发出去供大家传阅，再想办法说服我爹……那阿珠，你也不要忘了我的一片真心啊。”

“谢谢你，安太郎。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但是，到头来，这个工程也还是没能取消呢……如果这个工程最终不成器，你父亲还是难逃一死，那到时候我们俩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你哪怕预见到这么危险的后果，也还是对我……”

“总之，我的这份爱，是赌上性命了。”

“快别说了！……对、对不起，安太郎！”

安太郎抱紧了喜极而泣的阿珠，封住她的双唇，热情洋溢地送上幸福甜蜜的窒息。

十

与右卫门计划在七泽、沙泽、十腰泽等山麓地带，利用地形之便，开凿方圆几十町(注)的大水池，工程开工了。

挖出来的土不断埋向低洼的茅草地和沼泽地里。建好一处大水池后，附近的河流完全就转了性。因为河流顺着围堤聚集到水池里，有了很好的缓冲，在此任意停留后，就会温和地顺着新修的河堤流出去。

就算下暴雨，水池附近绝不再洪水肆虐。

与右卫门不禁欢欣雀跃地大叫：“有希望了！有成功的希望了！”

到了预定完工的第五年春天，大水池已经有多处竣工。竣工过后还有护堤、护岸工程，在决定好这一系列工作的基本方针后，他不必再到藩主那里申请延期了。

因为支流方面的工程基本完成了，是年夏天要全力以赴，对岩木川上流的主河道进行最后的攻坚工程。每天征发徭役，都是从一百十几个村落里抓来近两千名壮丁。

百姓们汗流浃背、浑身是泥，仿佛连抚过这片平原的风都带着汗味。他们要先将上游的溪流引入大水池，使它不再流向平地，然后再让它徐徐地从新修的河堤汇入其他河流去。

“再加把劲儿啊！争取今年秋天完工啊！”

与右卫门手持紫竹鞭，一边走一边寻找挨打的目标。

如今，已经数不清挨过竹鞭的百姓有几十还是几百个了。

由于与右卫门操之过急、督促得过猛，工人在进行溪流的护岸工程时，遇到悬崖塌方，有十几人一下子被活埋了。

炎炎烈日，他听说此事后只说了一句“是嘛”，就立刻把小组长叫到身边说：“把尸体挖出来，然后先摆在阴凉处的草地上吧，留到晚上再处理都行。没办法！这里就是战场。死了几个人就吓成这样，还怎么战斗啊？工程也别停，快继续做！”

这样的牺牲者也不是只有今年才有，可以说已经出现无数个了。而与右卫门对待牺牲者的态度，最近也变得极为冷淡了。

“真不是人呐！”

“没人性的鬼！”

工人们堆着石头，挥着铁锹，汗水流到了眼睛里，嘴里都在咒骂与右卫门竟如此残忍。

十一

汗滴山间路，路上盛开着的可爱的龙胆花，还没等到有人来欣赏便被草鞋碾作泥尘——秋天到了。

有许多人在开水房围观。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附近的工人们都你一言我一语地朝开水房赶去。

果然，与右卫门又在拿着竹鞭打人了。不过，今天挨打的不是劳动的百姓，而是他的亲生女儿阿珠。

“饶了我吧，下次不敢了！父亲！”阿珠在竹鞭之下哭喊道。

“哪儿来的‘父亲’，我说过，在工地上就不存在父女的关系！”与右卫门一边说，一边继续挥动竹鞭。

阿珠合起双手来向凶神恶煞的父亲求饶，可手却被竹鞭打到，手指渗出血迹来——阿珠“呜”地哭倒在地。

“你给我好好记住！听到没？记住！”竹鞭打在阿珠的背上，现在又打到了十分脆弱的手腕关节。

她的皮肤一下子就变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这时，一直趴在她身后的一位年轻男子，突然跳起来，扬起一阵杂草和灰尘，大喊：“你太过分了！就算是她父亲也太过分了吧！”说着便

和与右卫门扭打在一起。

与右卫门一把推开这年轻人，说：“你也逃不掉！”

竹鞭打得年轻人嗷嗷直叫，抱头鼠窜——此人正是安太郎。

看热闹的百姓们都在说，这对小情侣忙里偷闲，在开水房后的树荫下开心地说着悄悄话，谁曾想，却被与右卫门撞见了。

“可恶，居然打我？混蛋！”

“还没打够呢，给我趴好！”

“你、你居然把我当成壮丁了啊？我好歹也是十川的乡士哦。”

“乡士又怎样？在我栋方与右卫门的眼里，不管是乡士还是女儿，所有人不过是一天能够挑多少土的苦力罢了。就算是藩主大人上工，也一视同仁。”

“我是看阿珠太可怜了，才说服我爹，来到工地上受你的气……全都是为了你这老家伙！”

与右卫门一听，露出前所未有的愤怒至极的表情，怒火从眼底燃烧起来，说：“什么叫‘为了我’？……蠢货！”他怒嗔道，“我夹在藩主和百姓中间，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而已。我从没想过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津轻家，也没想过是为了造福百姓——但我做这件事决不是为了自己，天地可证。”

“你在说什么笑话吧？……你是因为事到如今，都无法趁夜色逃走，想回藩里又回不去才不得不做这个工程的吧。再者说，百姓们哪怕满腹牢骚也还是来劳动，并不是因为怕你，而是怕主上发怒。说得更清楚点，大家不想受磔刑[注]也不想被绞死，所以泪水只能往肚里流，饭都吃不上的年代也不敢造反，万般无奈来到工地上劳动的。”

“你闭嘴！在这个工程里，我才是统领三军的将军！你们对我要绝对服从，不服从命令的家伙别来了！”

“哦，那你看看谁想来！”安太郎撂下这句话就跑，眼睛红肿地回头一探，“我反正不会来了，你的工程撑不过九月初一的，给我记好了！”

十二

自从安太郎离开之后，工地上的人数明显减少了。

就连来上工的百姓也说：“十川村和它邻村的人，一个都没来吗？”他们也有所动摇了。

看来是安太郎从中作梗，暗地里传阅书信，工人数量逐日减少。到了夜晚，天空红红的，各个村庄人心惶惶。

当然，应对人员递减的问题，五所川原代官所[注]和栋方与右卫门的开垦役所联手进行处置也是理所应当，何况就算大水池工程延迟竣工，地方官也不会面露喜色。

“就是安太郎捣的鬼啊，真是没度量的家伙！”

看到父亲这么念叨，阿珠觉得自己仿佛没有栖身之地了。

但是，与右卫门曾经说过，哪怕工地上只剩一个人，也要在冬天前完成最后的工程。

上工人数也减少到之前的十分之一，但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一屯[注]的人数从来就没变动过，非但如此，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劳动到天黑之后。

“看来在无知的百姓中间，也还是有几个人体谅我的艰辛啊……”他感叹道，然后前去向那屯人道谢。这时天色已暗，那屯人刚劳动完，正在看不见星光、漆黑的河边洗着手脚上的泥。

“哎呀？”

与右卫门看到其中有个穿着僧衣的男人，觉得奇怪，就去探看此人的脸。虽然体型和肤色完全变了，但他的确是十几年前在碇关的山林里分别的福原主水，一副落魄的样子。

“啊……哦……福原主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总算是发现了啊。”主水笑着说，“我去年也来的……今年又来

了……不过，本来是想等到你的这个工程大功告成之后再报上名来的。”

“那，你来，是为我的事业出一份力喽？”

“倒也不全是为了帮你……”说完，主水沉默片刻，晃了晃自己僧衣的衣袖说，“我是修行之人。在此地劳动也是修行嘛。”

“感激不尽。”

“栋方，你可不要气馁哦！”

“来，到我小屋坐坐。”

“不去了。等到这津轻平原上，有风吹拂青苗田的时候再去吧……我再说一遍，你不要气馁……当年你在碇关放我走，就是因为你气馁了。我原本不值得你救，而想必主上为那事也为难过你。千万气馁不得哦！”

主水提起人字草鞋，不知道回到何处，消失在夜色中。

与右卫门目送着他的背影说：“原来……是福原主水在一边劳动、一边劝说周围的百姓们，所以现在留下来的人们都毫无怨言地努力劳动啊……福原主水，真是太感谢你了！”

仿佛福原主水站在面前一样，与右卫门泪影婆娑地鞠了一躬。

十三

暴风雨来势汹汹，九月初一也陡然而至。

大风几乎快将小屋屋顶的那块石头给掀翻了。

之前说要等看到青苗田再来小屋做客的福原主水，仿佛要把门敲破了似地边敲边喊：“栋方！栋方！快来啊！大事不好了！”

与右卫门和阿珠顶着倾盆大雨，连忙赶到山脚。

好像是有人趁暴风雨肆虐之机动了什么手脚。位于工程难点、岩木川上游的石墙坍塌了，接着还造成了山崩。

“嗯……”好事多磨。与右卫门想哭似的，脸上的皱纹略微抽了一下，立刻说：“小事无所惧！不管任何事，总要有人冲在前面啊。好，上！”

阿珠被父亲的举动吓到，以为他疯了。与右卫门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开始将滚落在溪流边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推到上游的小道上。

主水也对他的想法感到诧异，问：“看这暴风骤雨的，你是要做什么？”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哪怕就是一块石头，现在开始推上去，结果就会不同。”

“嗯，我也来帮你！”

主水一下子跨上开垦役所的马，在暴风雨中飞驰，不知道去往何处。

他动员而来的百余人合力阻止了第二次山崩。最终大水池没有决口，总算保住了。

穿着僧衣的苦力和手持竹鞭的与右卫门拼尽了全力，从第二天起，劳动时开始变得奋不顾身了。随着大工程离竣工越来越近，两个人的意念越发激昂，在人们看来，他们完全就是与土和汗同化后的鬼。

十四

前年发生的事让人只觉得是梦一场。

从御月山上的小屋隔窗远眺的风景独好。现在，窗前有两张忘却了一切艰辛的脸，喜笑颜开，乐此不疲地看着眼前这番景象。

他们正是栋方父女俩。

五月的晴空，万里无云，大地更是绿油油的。五所川原的宿驿等地仿似浮在青苗田里。远远望去，连对面的山脚也有青苗打着绿浪。

“今年的秧都插好了啊！”

“听说那一百十几座村庄明天要举办庆典呢。就是为了举办这个庆典，大家才齐心协力赶在今天把秧苗全都插好呢。”

“哦……这样啊。”

“父亲……您还高兴吧。”

“阿珠……只有我看上去很高兴，是吧？”

阿珠一下子慌了，忙说：“哪有？不是啦……我可没胡思乱想哦。”

“那我来说给你听啊。我很高兴哦，阿珠，我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啊，赶快到明天吧，真想听听这一百十几座村庄吹笛子、敲太鼓啊！”

“都是靠父亲的努力，让洪水不再泛滥，把曾经的沼泽地啊、河滩啊，变成了这么广阔的土地，才有和风轻轻吹拂青苗田呀。”

“我的努力？……不，是大家的努力。我不过是他们身边用竹鞭抽打他们的鬼而已哦。”

“现在还有谁会说您是鬼啊？都说您是拯救一百十几座村庄的神明呢。明天还有乐队吹着笛子、敲着太鼓到御月山来慰劳您呢！”

“对了，阿珠……还没到秋天，百姓们还没从这些田地里收获实实在在的大米呢。举办庆典应该是苦中作乐吧。大家辛苦了这么多年，身上也没几个钱，一点也不能浪费……你拿着那把钥匙，去山脚的开垦役所把剩下的藩里给的拨款全都取出来，到五所川原买些好酒好菜，把余款都用完吧。”

“啊？藩里的拨款吗？”

“我会好好向主上解释清楚的。恐怕主上不会怪罪下来吧。不用担心，新种的稻田今年秋天至少会有一万石米的收成，而收成会一年比一年多哦。因为，我的信念已经成为百姓们的信念了。”

“那我就出发了……真的可以把余款用完吗？”

“当然！你现在出发到五所川原的话，到那儿已经天黑了，东西也买不齐，你也很久没外出了吧，今晚就在镇上过夜好了。”

“照您这么一说，还真可能在镇上过夜呢，那我明早回来，买好的酒菜驮在马上。”

阿珠刚一走出小屋，马上又折返回来了，告诉他：“父亲，福原主水大人来了。”

不久，脚踩新草鞋的福原主水一副云游修行的打扮来到窗前。

十五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栋方。既然你刚表达过喜悦之情，那我今天就来祝你身体健康了再走。”

“啊，要出远门啊？哎，你不进屋里来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好像有谁那么说过——以后有机会再到这儿来的话，我会进屋的。”

“你很急着赶路啊。”

“急倒是一点也不急，不过，出家之人本就如此。比起我来，你才是一定注意保重身体。成就了一番宏伟的事业之后，谁都会有些意志消沉。你看，你的白头发一下子多了不少啊。”福原主水站在窗外，说完便飘然踏上了他的旅程。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津轻平原方圆几十里都回荡着笛声和太鼓声。一行白鹭乘着初夏的熏风，张开了翅膀从青苗田上空飞过。

五匹马驮着十桶酒，一匹马驮着菜肴，还有町里的人和当地的百姓们把货物堆在独轮车上，抑或是挑着，一大早从五所川原风尘仆仆地赶来，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一支庆典乐队一路上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连马身上的铃铛也发出清脆的叮呤声，音乐响了一上午。

“让阿珠上来吧，现在要给栋方大人的千金过节喽！”

举办庆典的村民们硬把阿珠扶上了一匹打扮好的马，马背上立着随

风摇曳的祭神驱邪幡。

从其他村落赶来的几百人，已经聚集在御月山脚下的役所了，他们都在说："我们有什么脸去见栋方大人啊？我们曾经恨他、骂他，现在只能用面具遮住自己的脸，否则哪好意思进小屋啊。"

村民们迎来了骑在马背上的阿珠后，又不断喊着，"千金小姐……栋方大人家的千金大小姐……"一边手舞足蹈地欢呼着。

"栋方大人赏我们酒喝，来，干了它！大人可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就算是在等大人的原谅，也要先喝这再生父母赏的酒啊。喝完就留乐队在这儿奏乐，我们上山去吧。"

醇郁的酒香在狂欢的人们头上飘过，一看有人跳舞，吹笛子的吹笛子，敲太鼓的敲太鼓，那些从其他村落赶来的人们也在吹吹打打之间跳起舞来。

"大事不妙，小姐！快来啊！"

山上突然有谁大叫。一看，是戴着滑稽面具、先爬上山的人，他把面具扔到一边，大喊道："你看小屋的门关得死死的。到现在了，大人也没出来。"

阿珠连滚带爬地跑在所有人前面，接着，几个村民紧随其后，跌跌撞撞地飞奔而来。

人们匆匆忙忙卸下小屋的门，有阵风一如往日越过晴空的阳光、拂过产量万石的青苗田，悄然入室。

"怎么了，父亲？父亲！父亲！"阿珠紧紧抱住与右卫门的身体，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十六

与右卫门俯身趴在屋中央，仿佛经历了一番大彻大悟，在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屋里切腹了。

他的脸微微地抽搐了几下。大家连一丝呻吟也听不到，他已经奄奄

一息了。

“……阿珠，你、你来啦。还有这么多、百姓的代表过来啊。”

“各个村的长老都来了……父亲，他们就在走廊外面，有的还在后面。”

“是嘛……你替一百十几座村落的各位百姓听好了。我在遗书里也承认，那五年，想必有很多人怨我残酷吧。我用竹鞭打过别人的孩子、打过别人的父亲，还让好多生命牺牲了。我栋方与右卫门是大罪人，村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为我举办庆典啊？……还是献给领主大人，还有你们一方水土的守护神吧。接下来，你们大家都要高高兴兴的。”

微弱的气息突然像火焰一般袭来，他继续说道，

“我没少用竹鞭打过别人，最后终于轮到自己了……恶有恶报……我对不住大家，我是哭着，用竹鞭抽打你们的孩子或父亲的，我道歉……我道歉……但那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请一定原谅我！”

说完，他好像快耗尽了气，却好像又想起来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从膝盖下取出一封遗书，“阿珠……阿珠……”叫了两遍女儿的名字。

等到女儿终于回应他的时候，他把遗书塞进女儿的手里说：“你拿上这个，差信使送到安太郎那里去……在列的各村长老们代为传信也行……好吗？给你留下的，只有，这、这个了……”

遗书从沾满血迹的手上滑落，当他和女儿的手掌合在一起之后，与右卫门便再也没有动过。

遗书上写的收件人是，十川安太郎父子。

是年秋天，新种的稻田有了一万石的大丰收。虽然与右卫门的丧期未过，但广大民众倾力相助，在收获之后为阿珠与安太郎安排了婚礼，庆祝持续了三天三夜，丰收的粮食是给他们的最好贺礼。

1. 津轻藩：陆奥国津轻领（今青森县西部地区）以及因关原之战加封的上野国势多郡大馆领（今群马县太田市尾岛地区），通称“弘前藩”，藩厅是弘前城。（译注）

2. 南部藩：今岩手县大部至青森县东部地区。（译注）

3. 碇关：地名，位于今青森县平川市碇关。（译注）

4. 里：日里，日本的长度单位，一日里约为3927米。（译注）

5. 表高：所辖土地的理论粮食产量。（译注）

6. 佐竹藩：今秋田县大部地区。（译注）

7. 黑石支藩：津轻藩的分藩，位于今青森县黑石市。（译注）

8. 家中：江户时代指支配大名领地（藩）的组织，或侍奉大名的武士（或藩士），亦可指大名的领土。（译注）

9. 家老：诸侯的家臣之长。（译注）

10. 半纸：和纸的标准尺寸，宽25cm、长35cm。（译注）

11. 宿驿：江户时代主要为旅行者住宿而在各地设置的投宿点。（译注）

12. 奉行所：江户时代指为幕府及其下属权力服务的机关单位，集行政、司法、立法、警察、消防和工商等职责角色于一身。（译注）

13. 乡士：乡居的武士或获得武士待遇的农民。（译注）

14. 矿毒：因采矿或冶炼而产生的毒。（译注）

15. 虾夷：北海道的古称。（译注）

16. 町：日本古长度单位，约等于109米。（译注）

17. 磔刑：日本的刑罚之一。江户时代是将罪犯钉在刑柱上，再用长枪插其腹部的左右侧致死的刑罚。（译注）

18. 代官所：江户时代管理幕府直辖地的机构。（译注）

19. 屯：同一种职业或朋友聚集而成的集团，或所在的地方。（译注）